北齊書

上冊

孫虨平點校本

李百藥北齊書凡五十篇總五十卷

本紀八卷

列傳四十二卷

皇明崇禎十有一年歲在著雍攝提格夏五日琴川毛氏開雕

北齊書目錄

第一卷　本紀一　神武上
第二卷　本紀二　神武下
第三卷　本紀三　文襄
第四卷　本紀四　文宣
第五卷　本紀五　廢帝
第六卷　本紀六

孝昭
第七卷　本紀七
武成
第八卷　本紀八
後主
幼主
第九卷　列傳一
神武婁后
文襄元后
文宣李后
孝昭元后
武成胡后
後主斛律后
胡后
穆后
第十卷　列傳二
高祖十一王
永安簡平王浚
平陽靖翼王淹
彭城景思王淑
上黨剛肅王渙
襄城景王淯
任城王湝
高陽康穆王湜

博陵文簡王濟
華山王凝
馮翊王潤
漢陽敬懷王洽

第十一卷　列傳三

文襄六王
河南康舒王孝瑜
廣寧王孝珩
河間王孝琬
蘭陵武王孝瓘
安德王延宗
漁陽王紹信

第十二卷　列傳四

文宣四王
太原王紹德
范陽王紹義
西河王紹仁
隴西王紹廉

孝昭六王
樂陵王百年
始平王彥德
城陽王彥基
定陽王彥康
汝南王彥忠

汝南王彥理
武城十二王
南陽王綽
琅邪王儼
齊安王廓
北平王貞
高平王仁英
淮南王仁光
西河王仁幾
樂平王仁邕
頼川王仁儉
安陽王仁雅
丹陽王仁直
東海王仁謙
第十三卷　列傳六
趙郡王琛子敞
清河王岳子勣
第十四卷　列傳七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弟長公弼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思宗子元海
平秦王歸彥
武興王普

長樂太守靈山從兄伏護
第十五卷　列傳七
竇泰
尉景
婁昭子叡
庫狄干子士文
韓軌
潘樂
第十六卷　列傳八
段榮子韶
第十七卷　列傳九
斛律金子光　羨
第十八卷　列傳十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第十九卷　列傳十一
賀拔允
蔡儁
韓賢
尉長命
王懷
劉貴
任延敬

莫多婁貸文
高市貴
厙狄迴洛
厙狄盛
薛孤延
張保洛
侯莫陳相

第二十卷　列傳十二

張瓊
斛律羌舉
堯雄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薛循義
叱利平
步大汗薩
慕容儼

第二十一卷　列傳十三

高乾　弟昂　弟季式
封隆之　子子繪
李元忠
盧文偉

第二十二卷　列傳十四

李義深

第二十三卷　列傳十五

魏蘭根

崔悛 子瞻

第二十四卷　列傳十六

孫搴

陳元康

杜弼

第二十五卷　列傳十七

張纂

張亮

張耀

趙起

徐遠

王峻

王紘

第二十六卷　列傳十八

薛琡

敬顯儁

平鑒

第二十七卷　列傳十九

万俟普 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韋子粲
第二十八卷　列傳二十
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暉業
元弼
元韶
第二十九卷　列傳二十一
李渾　子湛　渾弟繪　族子公緒
李璵　弟瑾　族弟曉
鄭述祖　子元德
第三十卷　列傳二十二
崔暹　子達拏
高德政
崔昂
第三十一卷　列傳二十三
王昕　弟晞
陸法和
王琳
第三十二卷　列傳二十四
第三十三卷　列傳二十五

蕭明
蕭祇
蕭退
蕭放
徐之才
第三十四卷 列傳二十六
楊愔 燕子獻 宋欽道 鄭頠
第三十五卷 列傳二十七
裴讓之 弟詡之 讞之
皇甫和
李構
張宴之
陸卬
王松年
劉禕
第三十六卷 列傳二十八
邢邵
第三十七卷 列傳二十九
魏收
第三十八卷 列傳三十
辛術
元文遙
趙彥深
第三十九卷 列傳三十一

崔季舒
祖珽
第四十卷　列傳三十二
尉瑾
馮子琮
赫連子悅
唐邕
白建
第四十一卷　列傳三十三
暴顯
皮景和
鮮于世榮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傅伏
高保寧
第四十二卷　列傳三十四
陽斐
盧潛
崔劼
盧叔武
陽休之
袁聿修

第四十三卷　列傳三十五
李稚廉
封述
許惇
羊烈
源彪
第四十四卷　列傳三十六
儒林
李鉉
刁柔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子元熙
張景仁
權會
張思伯
張雕
孫靈暉
石曜
第四十五卷　列傳三十七

文苑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劉逖
荀士遜
顏之推 袁奭 韋道遜 蕭慤 古道子
第四十六卷 列傳三十八
循吏
張華原
宋世良 弟世軌
郎基
孟業
崔伯謙
蘇瓊
房豹
路去病
第四十七卷 列傳三十九
酷吏
邸珍
宋遊道
盧斐
畢義雲
第四十八卷 列傳四十

江旰 陸豫 朱才 荀仲舉

外戚
趙猛
婁敞
尔朱文暢
鄭仲禮
李祖昇
元纘
胡長仁
第四十九卷　列傳四十一
方伎
由吾道榮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母懷文
張子信
馬嗣明
第五十卷　列傳四十二

北齊書目錄 終
恩倖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韓寶業

北齊書卷一

帝紀第一

神武上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歡字賀六渾渤海蓨人也六世祖隱晉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湖率衆歸魏爲右將軍湖生四子第三子謐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謐生皇考樹性通率不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隣人以爲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産姊壻鎮獄隊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沉有大度輕財重士爲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顴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爲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

樹魏書及北史俱作樹生按本書杜弼傳二名不偏諱之語則作樹生爲是

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爲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用之神武自隊主轉爲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絶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履衆星而行覺而内喜爲函使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史麻祥使祥嘗以肉啗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爲慢已笞神武四十及自洛陽還傾産以結客親故怪問之荅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爲奔走之友懷朔户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儁子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兎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兎俱死神武怒以

鳴鏑射之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竟中酒烹羊以飯客因自言善暗相遍捫諸人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飯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孝昌元年秦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儁圖之不果而逃爲其騎所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於牛上抱負之文襄屢落牛神武彎弓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榮求救賴榮遽下取之以免遂奔葛榮又亡歸尒朱榮於秀容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爲神武更衣復求見焉因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命翦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翦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

有馬十二各色別爲群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清帝側覇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後從榮徙據并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婦主人遥聞行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團焦赤氣赫然屬天又蒼鷹嘗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爲異密覘之唯見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武爲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爲第號爲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團焦以石堊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爲宮既而榮以神武爲親信都督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紇逼靈太后未敢制私使榮舉兵内向榮以神武爲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孝莊帝立以定策勳封銅鞮伯及尒朱榮擊葛榮令神武喻下賊别稱王者七人後與行臺于暉破羊侃于泰山尋與元天穆破邢杲于濟南累遷第三鎮人酋長常在榮帳内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尒朱兆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子穿鼻乃以神武爲晉州刺史於是大聚斂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時州庫肉無故自鳴神武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尒朱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騰復命神武曰兆舉兵犯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北神武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僞賀兆因密覘孝莊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以受

惡名於海內兆不納殺帝而與尒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改元建
明封神武爲平陽郡公及費也頭紇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晉陽兆
徵神武神武將往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神武乃往逗遛辭
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藩軍盛兆敗走初孝莊之誅尒朱榮知其黨
必有逆謀乃密敕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既敗兆等以兵勢日盛兆
又請救於神武神武內圖兆復慮步藩後之難除乃與兆悉力破
之藩死深德神武誓爲兄弟時世隆度律彥伯共執朝政天光據
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葛榮衆流入
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
半猶艸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
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直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
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拳歐之折其一齒曰

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曰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
敢誣下罔上請殺之兆以神武爲誠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
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楊
曲川陳部分有欵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廁左右訪之
則以力聞常於并州市搭殺人者乃署爲親信都督兵士素惡兆
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
旱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汚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
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
擾擾人懷異望況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爲兆曰香火重誓
何所慮也紹宗曰親兄弟尚爾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神
武金因譖紹宗與神武舊有隙兆乃禁紹宗而催神武發神武乃
自晉陽出滏口路逢尒朱榮妻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百匹

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於是自追神武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與神武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神武斫已神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搆閒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爲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神武懿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勁捷而兇狡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又召神武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止兆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兆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爲營神武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從者從者盡散於是士衆咸悅倍願附從初魏眞君內學者奏言上黨有天子氣云在壺關大王山武帝於是南巡以厭當之累石爲三封斬其北鳳凰山以毀兵形後上黨人居晉陽者號上黨坊神武實居之及是行舍大王山六旬而進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遂前行屯鄴求糧相州刺史劉誕誕不供有軍營租米神武自取之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月尒朱度律廢元曇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三月乃白節閔帝封神武爲渤海王徵使人覲神武辭四月癸巳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龐蒼鷹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爲行臺郎尋以爲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爲書言尒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愁怨又爲并州符

一本君下有中字朱筌云真君魏世祖年号內學訪圖讖之學見後漢書方伎傳注

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爲請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皆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柰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取笑天下衆皆頓顙死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椎牛饗士喻以討尒朱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神武曰討賊大順也拯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之何敢讓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尚未顯背尒朱氏及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尒朱羽生首來謁神武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是時兵威既振乃抗表罪狀尒朱氏世隆等祕表不通八月尒朱兆攻陷殷州李元忠來奔孫騰以爲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渤海太守朗爲皇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洛陽尒朱兆會之神武用竇泰策縱反間度律仲遠不戰而還神武乃敗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爲地道往建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麻祥時爲湯陰令神武呼之曰麻都祥慙而逃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帝進神武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大都督崔暹珍大都督耿翔皆遣使婦附行汾州軍事劉貴棄城來降閏三月尒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爲大行臺總督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

敵乃於韓陵爲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四面赴擊之尒朱兆責神武以背已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户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絶矣乃合戰大敗之尒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將輕走紹宗反旗鳴角收聚散卒成軍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崗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斛斯椿倍道先據河橋初普泰元年十月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聚於觜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有王者興是時神武起於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月斛斯椿執天光度律送洛陽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智張歡入洛陽執世隆彦伯斬之兆奔荆州仲遠奔梁州遂死焉時凶蠹既除朝廷慶悦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忽被數騎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敕紹爲軍導向鄴云佐受命者除殘賊紹迴視之兵不測整疾無聲將至鄴乃放焉及戰之日尒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蓋神助也既而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孝武既卽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增封并前十五萬户神武辭天柱減戶五萬壬辰還鄴魏帝餞於乾脯山執手而別七月壬寅神武帥師北伐尒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尒朱普皆反噬今在京師寵任必搆禍隙神武深以爲然乃帰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滏口入尒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尒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神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

軍繼之二年正月竇泰奄至介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憧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親臨厚蓼之慕容紹宗以介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焉突城降神武以義故待之甚厚神武之入洛也介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且數反覆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與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祿王思政搆神武於魏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敕大不敬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曰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時司空高乾密啟神武言魏帝之貳神武封呈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勑長樂太守龐蒼鷹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矟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敕書於袍領來奔神武抱其首天子枉害司空遽使以白武

幡勞其家屬時乾次弟愼在光州政嚴猛又縱部下取納魏帝詔以寇賊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婦降復授神武大行臺隨機處分神武常資其粟帛議者以爲徒費無益神武不從撫慰如初其酋帥吐陳等感恩皆從指麾救曹泥取万俟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居河池恃險擁衆神武遣長史侯景屢招不從

軍繼之二年正月竇泰奄至尒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憧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以尒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焉突城降神武以義故待之甚厚神武之入洛也尒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且數反覆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内不自安乃與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祿王思政搆神武於魏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敕大不敬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謡言曰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時司空高乾寄啟神武言魏帝之貳神武封呈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勑長樂太守龐蒼鷹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矟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敕書於袍領來奔神武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遽使以白武

幡勞其家屬時乾次弟愼在光州爲政嚴猛又縱部下取納魏帝使代之愼聞難將奔梁其屬曰公家勳重必不兄弟相及乃弊衣推鹿車歸渤海逢使者亦來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阿至羅虜正光以前常稱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納便附款先是詔以寇賊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神武大行臺隨機處分神武常賚其粟帛議者以爲徒費無益神武不從撫慰如初其酋帥吐陳等感恩皆從指麾救曹泥取万俟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居河池恃險擁衆神武遣長史侯景屢招不從

白武通鑑作白虎此避唐

北齊書卷二

帝紀第二

神武下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於河西滅之遷其部於河東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圖災既而人有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乃滅說者以爲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渤海應矣魏帝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並亡來奔稱魏帝撾舍人梁續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攘臂擊之謂騰曰語爾高王元家兒拳正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魏帝於是以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鷙

北齊書卷一　帝紀第一　終

在徐州神武使邸珍奪其管籥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神武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中尉綦儁察儁罪以開府賈顯智爲濟州儁拒之魏帝逾怒五月下詔云將征句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丁巳魏帝密詔神武曰宇文黑獺自平破秦隴多求非分脫有變詐事資經略但表啓未全背戾進討事涉忽忽遂召群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吳楚時魏帝將伐神武部署將帥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荆州綰接蠻右容邇畿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臣今潛勒兵馬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庫狄干瀛州刺史郭瓊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衛將軍彭樂擬兵四萬從其來違津渡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州刺史竇榮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荆州遣冀州刺史尉景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儁前侍中封隆之擬出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所部伏聽處分魏帝知覺其變乃出神武表命羣官議之欲止神武諸軍神武乃集在州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臣爲嫠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令猖狂之罪佘朱時計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辛未帝復錄在京文武議意以答神武使舍人溫子昇草勑子昇逡巡未敢作帝據胡牀拔劒作色子昇乃爲勑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綦儁具申朕懷今得王啟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略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

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爲亂賀拔勝應之故纂嚴欲與王俱爲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爲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爲國立功念無可責君若欲分討何以爲辭東南不實爲日已久先朝已來置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王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閒動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既爲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欲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韲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既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既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歔欷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爲洛陽久經喪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請遷都魏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爲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神武奉詔至是復謀焉遣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聽向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魏帝又勑神武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絶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齊州之軍令蔡儁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

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
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
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爲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
於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魏帝時以任祥爲兼尚書左
僕射加開府祥棄官走至河北據郡待神武魏帝乃勑文武官北
來者任去留下詔罪狀神武爲北伐經營神武亦勒馬宣告曰孤
遇尒朱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讒
構以誠節爲逆首昏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
椿而已以高昂爲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
答神武曰本欲立小者正爲此耳魏帝徵兵關右呂賀拔勝赴行
在所遣大行臺長孫承業大都督潁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鎮武牢
汝陽王暹鎮石濟行臺長孫子彥帥前恒農太守元洪略鎮陝賈
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壽伐蔡雋神武使竇泰與左廂大都督
莫多婁貸文逆顯智韓賢逆暹元壽軍降泰貸文與顯智遇於長
壽津顯智陰約降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魏帝遣大
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死之七月魏帝躬
率大衆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神
武乃引軍渡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
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
椿徑還紿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遜於長安己酉神武入洛陽
停於永寧寺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臣救危亂若處
不諫爭出不陪隨緩則虺寵臣節安在遂收開府
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
官尚書劉廞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並殺之誅其貳

也士弼籍沒家口神武以萬機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亶爲大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決事焉王稱警蹕神武醜之神武尋至恒農遂西尅潼關執毛洪賓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降神武退舍河東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薛紹宗爲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旬敬魏帝皆不答九月庚寅神武還於洛陽乃遣僧道榮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僚四門耆老議所推立以爲自孝昌喪亂國統中絕神主摩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爲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曰天子無父若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爲二神武以孝武旣西恐逼崤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redacted]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遷鄴

護軍祖榮贊焉詔下三日車[redacted]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redacted]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謠曰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子謂魏帝清河王子鸚鵡謂神武也初孝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西土歲被其寇謂之胡荒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衆內屬神武迎納之壬戌神武襲擊劉蠡升大破之已巳魏帝褒詔以神武爲相國假黃鉞劒履上殿入朝不趨神武固辭三月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侯其不設備辛酉潛師襲之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送其衆復立其子南海王神武進擊之又獲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戶壬申神武朝于鄴四月神武請給遷人廩各有差九月甲寅神武以州郡縣官多乖法請出使問人疾苦三

也士弼籍沒家口神武以萬機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亶爲大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決事焉王稱警蹕神武醜之神武尋至恒農遂西尅潼關執毛洪賓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降神武退舍河東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薛紹宗爲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旬魏帝皆不答九月庚寅神武還於洛陽乃遣僧道榮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僚四門耆老議所推立以爲自孝昌衰亂國統中絕神主摩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爲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袞祚短職此之由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無父若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爲二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遷鄴

護軍祖榮贊焉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謡曰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子謂魏帝清河王子鸚鵡謂神武也初孝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西土歲被其寇謂之胡荒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衆內屬神武迎納之壬戌神武襲擊劉蠡升大破之已巳魏帝褒詔以神武爲相國假黃鉞劒履上殿入朝不趨神武固辭三月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侯其不設備辛酉潛師襲之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送其衆復立其子南海王神武進擊之又獲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戶壬申神武朝于鄴四月神武請給遷人廩各有差九月甲寅神武以州郡縣官多垂法請出使問人疾苦三

年正月甲子神武帥庫狄干等萬騎襲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爲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費也頭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以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劉豐遣使請内屬周文圍泥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神武命阿至羅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西軍後獲馬五十匹西師乃退神武率騎迎泥豐生拔其遺戶五千以歸復泥官爵魏帝詔加神武九錫固讓乃止二月神武令阿至羅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萬俟普撥神武以衆應之三月甲子普撥與其子太宰受洛干幽州刺史叱干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百餘人擁部來降八月丁亥神武請均斗尺班於天下九月辛亥汾州胡王迫觸曹貳龍聚衆反署立百官年號平都神武討平之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晉陽西討遣兼僕射行臺汝陽王暹司徒高昂等趣上洛大都督竇泰入自潼關

四年正月癸丑竇泰軍敗自殺神武次蒲津以冰薄不得赴救乃班師高昂攻剋上洛四月乙酉神武以并肆汾建晉東雍南汾秦陝九州霜旱人饑流散請所在開倉賑給六月壬申神武如天池獲瑞石隱起成文曰六王三川十一月壬辰神武西討自蒲津濟衆二十萬周文軍於沙苑神武以地阨少却西人鼓譟而進軍大亂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橐駝候船以歸

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請解丞相魏帝許之四月庚寅神武朝于鄴壬辰還晉陽請開酒禁并賑恤宿衛武官七月壬午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於金墉西魏帝及周文並來赴救大都督庫狄干帥諸將前驅神武總衆繼進八月辛卯戰於河陰大破西魏軍俘獲數萬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宗顯死之西師

之敗獨孤信先入關周文留其都督長孫子彥守金墉遂燒營以遁神武遣兵追奔至崤不及而還初神武知西師來侵自晉陽帥衆馳赴至孟津未濟而軍有勝負既而神武渡河子彥亦棄城走神武遂毀金墉而還十一月庚午神武朝於京師十二月壬辰還晉陽

興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進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固讓乃止十一月乙丑神武以新宮成朝於鄴魏帝與神武讌射神武降階稱賀又辭渤海王及都督中外諸軍事詔不許十二月戊戌神武還晉陽

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別部遣使請降神武帥衆迎之出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

三年五月神武巡北境使使與蠕蠕通和

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鄴請令百官每月面敷政事明揚側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褒黜勤怠牧守有愆節級相坐椒掖之内進御以序後園鷹犬悉皆棄之六月甲辰神武還晉陽九月神武西征十月己亥圍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於玉壁城欲以致敵西師不敢出十二月癸未神武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師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三月壬辰周文率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敗之於芒山擒西魏督將已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是時軍士有盜殺驢者軍令應死神武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復戰奔西軍告神武所在西師盡銳來攻衆潰神武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神武與蒼頭馮文洛扶上俱走從者步騎六七人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去矣興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濟以爾爲懷州若死則

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興慶鬬矢盡而死西魏太師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勝稍將中神武段孝先橫射勝馬殪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劉豐追奔拓地至弘農而還七月神武貽周文書責以殺孝武之罪八月辛未魏帝詔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大行臺餘如故固辭乃止是月神武命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土隥四十日罷十二月己卯神武朝京師庚辰還晉陽

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師以冬春亢旱請蠲懸責賑窮乏宥死罪以下又請授老人板職各有差四月景辰神武還晉陽十一月神武討山胡破平之俘獲一萬餘戶口分配諸州

三年正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爾朱文暢開府司馬任胄都督鄭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參軍房子遠等謀賊神武因十五日夜打簇懷刃而入其黨薛季孝以告並伏誅丁未神武請於并州置晉陽宮以處配戶三月乙未神武朝鄴丙午還晉陽十月丁卯神武上言幽安定三月北接奚蠕蠕請於險要修立城戍以防之躬自臨履莫不嚴固乙未神武請釋芒山俘桎梏配以民間寡婦

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炊氣逆生氣爲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軍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搆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蟲陣鬬占者以爲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蟲盡炊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盆射之每中其目用李

業興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
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
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欲者七萬人聚爲一冢有星墜於神武
營衆驢並鳴士皆讋懼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輿疾班師庚戌遣
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有惡鳥集亭樹世子使斛
律光射殺之已卯神武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帝優詔
許焉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
作勑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矣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
曰王在吾不敢有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
至是世子爲神武書台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背微點乃來書
至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世子曰我雖疾
爾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豈非憂侯景叛耶曰然
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拔扈志顧我能蓄養豈
爲汝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厚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勑
勒老公並性遒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
異心賀拔焉過兒樸實無罪過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
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少堪敵
矣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
經略
五年正月朔日餝神武曰日蝕其爲我耶死亦何恨丙午陳傲於
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祕不發喪六月壬午魏帝於東
堂舉哀三日制緦衰詔凶禮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
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綬輼輬車黃屋左
纛前後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兼備九錫殊禮謚獻武王八月甲申

塋於鄴西北漳水之西魏帝臨送於紫陌天保初追崇爲獻武帝
廟號太祖陵曰義平天統元年改謚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神武性
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
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統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
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勳舊性周給每有
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
所堪乃至拔於厮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
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刀劒鞍勒無金玉之
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范陽盧
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擒並蒙恩宥置
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
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至南威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咸
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欽定四庫全書

北齊書卷三

帝紀第三

文襄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母曰婁太后生而岐嶷神武異之魏中興元年立爲渤海王世子就杜詢講學敏悟過人詢甚歎服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雋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明事無凝滯於是朝野振肅大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爲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

欽定四庫全書

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爲賓客每山園遊燕必見招携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爲娛適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廉絜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爲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枉路絶乃牓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書苦言切至者皆優容之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豫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衛還晉陽五年正月丙午神武崩祕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據河南反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遣司空韓軌率衆討之夏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鄴六月巳巳韓軌等自潁州班師丁丑文襄還晉陽乃發喪告喻文武陳神武遺志七月戊戌魏帝詔以文襄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渤海王文襄啓辭位願停王爵壬寅魏帝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喻八月戊辰文襄啓申神武遺令請減國邑分封將督各有差辛未朝鄴固辭丞相魏帝詔曰既朝野攸憑安危所繫不得令遂本懷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議者咸云侯景猶有北望之心但信命不至耳又景將蔡遵道北歸稱景有悔過之心王以爲信然謂可誘而致乃遣景書曰先王與司徒契闊夷險孤子相依偏所眷屬義貫終始情存歲寒待爲國士者乃立漆身之節饋以一餐者便致扶輪之効況其重於此乎常以故舊之義欲將子孫相託方爲秦晉之匹共成劉范之親況聞負杖行歌便以狼顧反噬不蹈忠臣之路便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彊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爲累卵之危西取救於宇文南請援於蕭氏以狐疑之心爲首鼠之事入秦則秦人不容崤

吳則吳人不信當是不逞之人曲爲無端之説遂懷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比來舉止事已可見人相疑誤想自覺知闔門大小悉在司寇意謂李氏未滅猶言少卿可反孤子無狀招禍丁天酷罰但禮由權奪志在忘私聊遣偏裨前驅致討南兗揚州應時尅復卽欲乘機席卷縣瓠屬以炎暑欲爲後圖且令還師待時更舉今寒膠向折白露將團方憑國靈襲行天罰器械精新士馬彊盛內外感恩上下勠力三令五申可赴湯火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雪事等注熒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爲福寧人負我不我負人當開從善之途使有改迷之路若能卷甲來朝番褰還關者卽當授豫州必使終君身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進得保其祿位退則不喪功名今王思改等皆孤軍偏將遠來深入然其性命在君掌握脫能刺之想有餘力卽相加授永保彊場君門眷屬可以無患寵妻愛子亦送相還仍爲通家共成親好君今不能東封函谷南面稱孤受制於人威名頓盡得地不欲自守聚衆不以爲彊空使身有背叛之名家有惡逆之禍覆宗絶嗣自貽伊戚戴天覆地能無愧乎孤子今日不應遣此但見蔡遵道云司徒本無西歸之心深有悔過之意未知此語爲虛爲實吉凶之理想自圖之景報書曰僕鄉一布衣本乘華藝用出身爲國綿歷一紀犯危履難豈避風霜遂得富貴當年榮華身世一旦舉旗旆援鼓枹北面相抗者何哉寔以畏懼危亡恐招禍害故耳往年之暮尊王遘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遂使嬖倖弄權心腹離貳妻子在宅無事見圍及迴歸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遣斧鉞已臨旣旌旗相對咫尺不遠飛書每奏冀申鄙情而群帥恃雄耻然弗顧運戟推鋒專欲屠滅掘圍堰水僅存三版舉目相看命縣漏刻不忍死亡出戰城

下拘秦送地豈樂爲之禽獸惡死人倫好生僕寔不辜相莊何罪且尊王平昏見與比肩戮力同心共奬帝室雖復權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鴈行而已福祿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授理不相干欲求吞滅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之盜祿去公室抑謂不取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拜恩私第何足關言賜嗤不能東封函谷受制於人當似教僕賢祭仲而哀季氏無主之國在禮未聞動而不法將何以訓竊以分財養幼事歸令終舍宅存孤誰云嗛未復言僕衆不足以自彊身危如累卵然億兆夷人卒降十亂紛之百克終自無後賴川之戰卽是殷監輕重由人非鬼在德苟能忠信雖弱必彊殷憂啟聖處危何苦況今梁道邕熙招携以禮被我虎文縻之好爵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掃氛穢以拯黎元東驅吻越西道汧隴吳越悍勁帶甲千羣秦兵冀馬控弦十萬大風一振枯幹必摧凝霜暫落秋蒂自殞此而爲弱誰足稱雄又見誣兩端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何太甚昔陳平背楚歸漢則彊百里出虞入秦斯霸蓋昏明由主用舍在人奉禮而行神其吐邪書稱士馬精新尅日齊舉誇張形勢必欲相滅切以寒膠白露節候乃同秋風揚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從苟欲狗意於前塗不覺坑穽在其側去危就安今歸正朔轉禍爲福已脫網羅彼當嗤僕之過迷此亦笑君之晦昧今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虎齊奮尅復中原荆襄廣頼已屬關右項城縣瓠亦奉江南幸自取之何勞見援然權變非一理有萬塗爲君計者莫若割地兩和三分鼎峙燕衛趙晉足相俸祿齊曹宋魯悉歸大梁使僕得輸力南朝北敦姻好東帛自行戎車不駕僕立當世之功君卒父禰之業各保彊壘聽享歲時百姓又寧四人安堵孰若驅農夫於壟畝抗

勍敵於三方避干戈於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爲將不能獲存帰之高明何以克濟來書曰妻子老幼悉在司寇以此見要庶其可反當是見疑褊心未識大趣昏王陵附漢母在不帰太上因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救之無損復加吭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遵道所説頗亦非虚故重陳辭更論欵曲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讒入間之翻爲讎敵撫弦搦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其何能述王尋覽書問誰爲作或曰其行臺郎王偉王曰偉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王欲閒景於梁又與景書而謬其辭云本使景陽叛欲與圖西西人知之故景更與圖南爲事漏其書於梁梁人亦不之信壬申東魏主與王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曰天子莫走馬大將軍怒王嘗侍飲舉大觴曰臣澄勸陛下酒東魏主不悦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如此生王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歐之三拳奮衣而出尋遣季舒入謝東魏主賜季舒綵季舒未敢卽受啟之於王王使取一段東魏主以四百匹與之曰亦一段耳東魏主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因流涕三月辛亥王南臨黎陽濟於虎牢自洛陽從太行而反晉陽於路遺書百僚以相戒勵朝野承風莫不震肅又令朝臣牧宰各舉賢良及驍武膽略堪守邊城務得其才不拘職業六月王巡北邊城戍賑賜有差七月王還晉陽辛卯王遇盜而殂時年二十九葬于峻成陵齊受禪追謚爲文襄皇帝廟號世宗時有童謡曰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燈燈滅識者以爲王將殂之兆也數日前崔季舒無故於北宮門外諸貴之前誦鮑明遠詩曰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聲甚凄斷淚不能已見者莫不怪之初梁

將蘭欽子京爲東魏所虜王命以配厨欽請贖之王不許京再訴王使監厨蒼頭薛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爾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時王居北城東栢堂莅政以寵琅邪公主欲其來往無所避忌所有侍衛皆出於外太史啟言宰輔星甚微變不出一月王曰小人新杖之故嚇我耳將欲受禪與陳元康崔季舒等屏斥左右署擬百官京將進食王却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宜殺却京聞之寘刀於盤具言進食王怒曰我未索食爾何遽來京揮刀曰來將殺汝王自投傷足入于床下賊黨去床因而見殺先是訛言曰軟脫帽床底喘其言應矣時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入而討賊臠割京等皆潰其頭祕不發喪徐出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若臣等詳文襄紀其首與北史同而未多出於東魏孝靜紀其間與矣景往復書見梁書景傳其所序列尤無倫次蓋雜取之以成此書非正史也

北齊書卷三　帝紀第三　終

北齊書卷四

帝紀第四

文宣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高祖第二子世宗之母弟后初孕每夜有赤光照室后私嘗惎之初高祖之歸爾朱榮時經危亂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時尚未能言欻然應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而不敢言鱗身重踝不好戲弄深沈有大度晉陽曾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爲阿禿師帝曾與諸童共見之歷問祿位至帝舉手再三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異之高祖嘗試觀諸子意識各使治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高祖是之又各配兵四出而使甲騎僞攻之世宗等怖撓帝乃勒衆與彭樂敵樂免胄言情猶擒之以獻後從世宗行過遼陽山獨見天門

開餘人無見者內雖明敏貌若不足世宗每嗤之云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唯高祖異之謂薛琡曰此兒意識過吾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過人景裕不能測也天平二年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太原郡開國公武定元年加侍中二年轉尚書左僕射領軍將軍五年授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武定七年八月世宗遇害事出倉卒內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鸞斬羣賊而漆其頭徐宣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異焉乃赴晉陽親總庶政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冬十月癸未朝以咸陽王坦爲太傅潘相樂爲司空十一月戊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梁齊州刺史茅靈斌德州刺史劉領隊南豫州刺史皇甫脊等並以州內屬十二月己酉以幷州刺史彭樂爲司徒太保賀拔仁爲幷州刺史八年春正月庚申梁楚州刺史宋安顧以州內屬辛酉西魏帝爲世宗舉哀於東堂梁定州刺史田聰能洪州刺史張顯等以州內屬戊辰魏詔進帝位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食冀州一萬戶甲戌地豆于國遣使朝貢三月辛酉又進封齊王食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萬戶自居晉陽寢室夜有光如晝既爲王夢人以筆點已額旦以告館客王曇哲曰吾其退乎曇哲再拜賀曰王上加點便成王字乃當進也夏五月辛亥帝如鄴甲寅進相國總百揆封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高陽章武定州之中山常山博陵十郡邑二十萬戶加九錫殊禮齊王如故魏帝遣兼太尉彭城王韶司空潘相樂冊命曰於戲敬聽朕命夫惟天爲大列曜宿而垂象謂地蓋厚疏川岳以阜物所以匹時代序萬類駢羅庶品得性羣形不夭

然則皇王統曆深視高居拱默垂衣寄成師相此則夏伯殷尹竭其股肱周成漢昭無爲而治頃者天下多難國命如旒則我建國之業將墜於地齊獻武王奮迅風雲大濟艱危爰翼朕躬國爲再造經營庶土以至勤憂及文襄承構愈廣前業康邦夷難道格穹蒼王縱德應期千齡一出惟幾惟深乃神乃聖大崇霸德實廣相猷雖寃功妙實貌絕言象摽聲示迹典禮宜宣今申後命其敬虛受王摶風初舉建旗上地庇民立政時雨滂流下識廉恥仁加水陸移風易俗自齊變魯此王之功也仍攝天臺總參戎律策出若神威行朔土引弓竄跡松塞無烟此又王之功也逮光統前緒持衡臣合華戎混一風海調夷日月光華天地清晏聲接響隨無思不偃此又王之功也逖矣炎方逋違正朔懷文耀武授略申規淮楚連城灌然桑落此又王之功也關峴衿帶蹻躡蕭條腸胃之地岳立鴟跱偏師纔指渙同氷散此又王之功也晉熙之所險薄江雷迴隔聲教迷方未改命將鞠旅覆其巢穴威略風騰傾懾南海此又王之功也羣蠻跋扈世絕南疆搖蕩邊垂亟爲壅梗懷德畏威向風請順傾阪盡落其至如雲此又王之功也胡人別種攜山谷酋渠萬旅廣袤千里憑險不恭恣其桀黠有樂淳風相攜叩欵粟帛之調王府充積此又王之功也茫茫涉海世敵諸華風行鳥逝倏來忽往既飲醇醪附同膠漆氈裘委仞奇獸銜尾此又王之功也秦川尚阻作我仇讎爰挹椒蘭飛書請好天動其衷辭卑禮厚區宇入寧遐邇畢至此又王之功也江陰告禍民無適歸蕭宗子弟尚相投庇如鳥還山猶川赴海荆江十部俄而獻割乘此會也將混來方此又王之功也天平地成率土咸茂禎符顯見史不停筆既連百木兼呈九尾素過秦雀蒼比周烏此又王之功

也搜揚管庫衣冠獲序禮云銷沉俱振輕傜徹賦矜獄寬刑大信外彰深仁遠洽此又王之功也王有安日下之大勳加以表光明之盛德宣贊洪猷以左右朕言昔旦奭外分毛畢入佐出內之任王宜總之人謀鬼謀兩儀協契錫命之行義申公道以王踐律蹈禮軌物蒼生圓首安志率心歸道是以錫王大路戎路各一玄牡二駟王深重民天唯本是務衣食之用榮辱所由是用錫王袞冕之服赤烏副焉王深廣惠和易調風化神祇且格功德可象是用錫王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王風聲振赫九域咸綏遠人率俾奔走委賮是用錫王朱戶以居王求賢選衆草萊以盡陳力就列罔非其人是用錫王納陛以登王英圖猛槩抑揚千品毅然之節肅是非違是用錫王武賁之士三百人王興亡所繫制極幽顯糾行天討罪人咸得是用錫王鈇鉞各一王鷹揚豹變實扶下土狼顧鴟張罔不殫射是用錫王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率民興行感達區宇是用錫王秬鬯一卣珪瓚副焉往欽哉其祇順往冊保彌皇家用終爾休德對揚我太祖之顯命魏帝以天人之望有歸景辰下詔曰三才剖判百王代興治天靜地和神敬鬼庶民造物咸自靈符非一人之大寶實有道之神器昔我宗祖應運奄一區宇歷聖重光暨於九葉德之不嗣仍離屯圮盜名字者遍於九服擅制命者非止三公王殺朝危人神靡繫天下之大將非魏有賴齊獻武王奮揚靈武尅剪多難重懸日月更綴參辰廟以掃除國由再造鴻勳巨業無德而稱逮文襄承搆世業逾廣邇安遠服海內晏如國命已康生生得性迄相國齊王緯文經武統茲大業盡叡窮幾研深測化思隨冥運智與神行恩比春天威同夏日坦至心於萬物被大道於八方故百僚師

師朝無粃政網疏澤洽率土歸心外盡江淮風靡屈膝辟地懷人百城奔走關隴慕義而請好瀚漠仰德而致誠伊所謂命世應期實撫千載禎符雜遝異物同途謳頌填委殊方一致代終之迹斯表人靈之契已合天道不遠我不獨知朕入纂鴻休將承世祀籍援立之厚延宗社之算靜言大運欣於避賢遠惟唐虞禪代之典近想魏晉揖讓之風其可昧與替之禮稽神祇之望今便遜於別宮歸帝位於齊國推聖與能眇符前軌王者宣布天下以時施行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儁奉冊曰咨爾相國齊王夫氣分形化物繫君長皇王遞興人非一姓昔放勳馭世沉璧屬子重華握曆持衡擁璇所以英賢茂實昭播千古豈盛衰有運興廢在時知命不得不授畏天不可不受是故漢劉告否當塗順民曹歷不永金行納禪此皆重規襲矩率由舊章者也我祖宗光宅混

一一萬寓迄於正光之末奸孽乘權厥政多僻九域離盪永安運窮人靈殄瘁羣逆滔天割裂四海國土臣民行非魏有齊獻武王應期授手鳳舉龍驤舉廢極以立天扶傾柱而鎮地剪滅黎毒匡我隆曆有大德於魏室被博利於蒼生及文襄繼軌誕光前業內剿凶權外摧侵叛遐邇肅晏功格上玄王神祇協德舟梁一世體文昭武追變窮微自舉跡藩旗頌歌總集入統機衡風猷弘遠及大承世業扶國昌家相德日躋霸風愈邈威靈斯暢則荒遠奔馳聲略所播而隣敵順款以富有之資運英特之氣顧眄之間無思不服圖謀潛蘊千祀彰明嘉禎幽祕一朝紛委以表代德之期用啟興邦之迹蒼蒼在上照臨不遠朕以虛昧猶未邊巡靜言愧之坐而待旦且時來運往嬀舜不暇以當陽世革命改伯禹不容於北面況於寡薄而可踟躕是以仰協窮昊俯從百姓敬以帝位式授

於王天祿永終大命格矣於戲其祇承曆數允執其中對揚天休斯年千萬豈不盛歟又致璽書於帝遣兼太保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儁奉皇帝璽綬禪代之禮一依唐虞漢魏故事又尚書令高隆之率百寮勸進戊午乃即皇帝位於南郊升壇柴燎告天曰皇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否泰相沿廢興迭用至道無親應運斯輔上覽唐虞下稽魏晉莫不先天揖讓考歷歸終魏氏多難年將三十孝昌已後內外去之世道橫流蒼生塗炭賴我獻武拯其將溺三建元首再立宗祧掃絕羣凶芟夷奸宄德被黔黎勳光宇宙文襄嗣武尅構鴻基功洽寰宇威稜海外窮髮懷音西寇納欵青丘保候丹穴來庭扶翼危機重匡顛運是則有大造於魏室也魏帝以卜世告終上靈厭德獻德欽若昊天允歸大命以禪於臣諱夫四海至公天下爲一總民宰世樹之以君既川岳啟符人神效祉羣公卿士八方兆庶僉曰皇極乃顧於上魏朝推進於下天位不可以暫虛遂逼羣議恭膺大典猥以寡薄託於兆民之上雖天畏在顏咫尺無遠循躬自省實懷祇陽敬簡元辰升壇受禪肆類上帝以答萬國之心永隆嘉祚保祐有齊以被於無窮之作是日京師獲赤雀獻於南郊事畢還宮御太極前殿詔曰無德而稱代刑以禮不言而信先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化天人一揆弘宥之道今古同風朕以虛薄功業無紀昔先獻武王值魏世不造九鼎行出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拯厥顛墜俾亡則存文襄王外挺武功內資明德纂戎先業闢土服遠年踰二紀世歷兩都獄訟有適謳歌斯在故魏帝俯遵曆數爰念褰裳遠取唐虞終同脫屣實幽憂未已志在陽城而羣公卿士誠守愈切遂屬代終居於民上如涉深水有瞻終朝始發晉陽九尾呈瑞外壇告天赤雀效祉惟爾

文武不貳心之臣股肱爪牙之將左右先王克隆大業永言誠節
共斯休祉思與億兆同始茲日其大赦天下改武定八年爲天保
元年其百官進階男子賜爵鰥寡六疾義夫節婦旌賞各有差已
未詔封魏帝爲中山王食邑萬戶上書不稱臣答不稱詔載天子
旌旗行魏正朔乘五時副車封王諸子爲縣公邑一千戶奉絹萬
匹錢千萬粟二萬石奴婢二百人水碾一具田百頃園一所詔追
尊皇祖文穆王爲文穆皇后皇考獻武王爲獻武
皇帝皇兄文襄王爲文襄皇帝祖宗之稱付外速議以聞辛酉尊
王太后爲皇太后乙丑詔降魏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從義及宣
力霸朝者及西來人并武定六年以來南來投化者不在降限辛
未遣大使於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嚴勒長吏厲以廉平興利
除害務存安靜若法有不便於時政有未盡於事者具條得失還
以聞秦甲戌遷神主於太廟六月己卯高麗遣使朝貢辛巳詔曰
頃者風俗流宕浮競日滋家有吉凶務求勝異婚姻喪葬之費車
服飲食之華動竭歲資以營日富又奴僕帶金玉婢妾衣羅綺始
以刱出爲奇後以過前爲麗上下貴賤無復等差今運屬惟新思
蠲往弊反樸還淳納民軌物可量事具立條式使儉而獲中又詔
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魯郡以時修治廟宇務
盡褒崇之至詔分遣使人致祭於五岳四瀆其堯祠舜廟下及孔
父老君等載於祀典者咸秩罔遺詔曰冀州之渤海長樂二郡先
帝始封之國義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齊郡霸業所在
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貴不忘本思申恩洽蠲復田租齊郡渤海可
並復一年長樂二年太原復三年詔故太傅孫騰故太保尉景故
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昂故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故領軍万俟

于故定州刺史段榮故御史中尉劉貴故御州刺史劉豐故濟州刺史蔡儁等並左右先帝經贊皇基或不幸早徂或殞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幷撫問妻子慰逮存亡又詔封宗室高岳爲清河王高隆之爲平原王高歸彥爲平秦王高思宗爲上洛王高長弼爲廣武王高普爲武興王高子瑗爲平昌王高顯國爲襄樂王高叡爲趙郡王高孝緒爲循城王又詔封功臣庫狄干爲章武王斛律金爲咸陽王賀拔仁爲安定王韓軌爲安德王可朱渾道元爲扶風王彭樂爲陳留王潘相樂爲河東王癸未詔封諸弟青州刺史浚爲永安王尚書左僕射淹爲平陽王定州刺史湝爲彭城王儀同三司演爲常山王冀州刺史渙爲上黨王儀同三司湛爲長廣王湜爲任城王湜爲高陽王濟爲博陵王凝爲新平王潤爲馮翊王洽爲漢陽王丁亥詔立王子殷爲皇太子王后李氏爲皇后庚寅詔以太師庫狄干爲太宰司徒彭樂爲太尉司空潘相樂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軍司州牧壬辰詔曰自今已後諸有文啟論事幷陳要密有司悉爲奏聞已亥以皇太子初入東宮赦畿內及幷州死罪已下餘州死降徒流已下一皆原免秋七月辛亥詔尊文襄妃元氏爲文襄皇后宮曰靜德又詔封文襄皇帝子孝琬爲河間王孝瑜爲河南王乙卯以尚書令平原王隆之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爲尚書令又詔曰古人鹿皮爲衣書囊成帳有懷盛德風流可想其魏御府所有珍奇雜綵常所不給人者徒爲畜積命宜悉出送內後園以供七日晏賜八月詔郡國修立黌序廣延髦俊敦述儒風其國子學生亦仰依舊詮補服膺師說研習禮經往者文襄皇

帝所建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又詔曰有能直言正諫不避罪辜謇謇若朱雲諤諤若周舍開朕意沃朕心弼于一人利兼百姓者必當寵以榮祿待以不次又曰諸牧民之官仰專意農桑勤心勸課廣收天地之利以備水旱之災庚寅詔曰朕以虛寡嗣弘王業思所以贊揚盛績播之萬古雖史官執筆有聞無墜猶恐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親奉音旨或承傳傍說凡可載之文籍悉宜條錄封上甲午詔曰魏世議定麟趾格遂爲通制官司施用猶未盡善可令羣官更加論究適治之方先盡要切引綱理目必使無遺九月癸丑以散騎常侍車騎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麗王成爲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王公如故詔梁侍中使持節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承制邵陵王蕭綸爲梁王庚午帝如晉陽拜辭山陵是日皇太子入居涼風堂監總國事冬十月己卯備法駕御金輅入晉陽宮朝皇太后於內殿辛巳曲赦幷州太原郡晉陽縣及相國府四獄囚癸未茹茹國遣使朝貢乙酉以特進元韶爲尚書左僕射幷州刺史戊辰詔爲尚書右僕射景戍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壬辰罷相國府留騎兵外兵曹各立一省別掌機密十一月周文帝率衆至陝城分騎北渡至建州甲寅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景寅帝親戎出次城東周文帝聞帝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退師庚午還宮十二月丁丑茹茹庫莫奚國竝遣使朝貢辛丑帝至晉陽

二年春正月丁未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辛亥有事于圜丘以神武皇帝配癸亥親耕籍田于東郊乙酉前黃門侍郎元世寶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謀逆免死配邊有事於太廟甲戌帝泝舟於

城東二月壬辰太尉彭樂謀反伏誅壬寅茹茹國遣使朝貢三月丙午襄城王淯薨巳未詔梁承制湘東王繹爲梁使持節假黃鉞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梁交州刺史李景盛梁州刺史馬嵩仁義州刺史夏侯珍洽新州刺史李漢等竝率州內附庚申司空司馬子如坐事免夏四月壬辰梁王蕭繹遣使朝貢閏月乙丑室韋國遣使朝貢五月丙戌合州刺史斛斯顯攻尅梁歷陽鎮丁亥高麗國遣使朝貢是月侯景廢梁簡文立蕭棟爲王六月庚午以前司空司馬子如爲太尉七月壬申茹茹遣使朝貢癸酉行臺郎那景遠破梁龍安戍獲鎮城李洛文巳卯改顯陽殿爲昭陽殿九月壬申詔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爲白戶癸巳帝如趙定二州因如晉陽冬十月戊申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壽諸殿庚申蕭繹遣使朝貢丁卯文襄皇帝神主入于廟十一月侯景廢梁王僭卽偽位於建鄴自稱曰漢十二月中山王殂

三年春正月丙申帝親討庫莫奚於代郡大破之獲雜畜十餘萬分賚將士各有差以奚口付山東爲民二月茹茹王阿那瓌爲突厥虜所破瓌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俟利發注子庫提竝擁衆來奔茹茹餘衆立注次子鐵伐爲王辛丑契丹遣使朝貢三月戊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爲使持節南道大都督司徒潘相樂爲使持節東南道大都督及行臺辛術率衆南伐癸巳詔進梁王蕭繹爲梁主夏四月壬申東南道行臺辛術於廣陵送傳國璽甲申以吏部尚書楊愔爲尚書右僕射丙申室韋國遣使朝貢六月乙亥清河王岳等班師丁未帝至自晉陽乙卯帝如晉陽九月辛卯帝自幷州幸離石冬十月乙未至黃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祉干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十一月辛巳梁王蕭繹卽帝位於

祉干通鑑作社平胡三省注疑紀作社子

江陵是爲元帝遣使朝貢十二月壬子帝還宮戊午帝如晉陽
四年春正月丙子山胡圍離石戊寅帝討之未至胡已逃竄因巡
三堆戍大狩而歸戊寅庫莫奚遣使朝貢己丑改鑄新錢文曰常
平五銖二月迭茹茹王鐵伐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爲契丹
所殺國人復立登注爲王仍爲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國人復立
庫提爲王夏四月戊戌帝還宮戊午西南有大聲如雷五月庚午
帝校獵於林慮山戊子還宮九月契丹犯塞壬午帝北巡冀定幽
安仍北討契丹冬十月丁酉帝至平州遂從西道趣長堅詔司徒
潘相樂率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經昌黎
城復詔安德王韓軌率精騎四千東趣斷契丹走路癸卯至陽師
水倍道兼行掩襲契丹甲辰帝親踰山嶺爲士卒先指麾奮擊大
破之虜獲十萬餘口雜畜數十萬頭樂又於青山大破契丹別部
所虜生口皆分置諸州是行也帝露頭袒膊晝夜不息行千餘里
唯食肉飲水壯氣彌厲丁未至營州丁巳登碣石山臨滄海十一
月己未帝自平州遂如晉陽閏月壬寅朔帝遣使來聘十二月己
未突厥復攻茹茹茹茹舉國南奔癸亥帝自晉陽北討突厥迎納
茹茹乃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爲王置之馬邑州給其
稟餼繒帛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於是貢獻相繼
五年春正月癸巳帝討山胡從離石道遣太師咸陽王斛律金從
顯州道常山王演從晉州道掎角夾攻大破之斬首數萬獲雜畜
十餘萬道平石樓石樓絕險自魏世所不能至於是遠近山胡莫
不懾服是月周文帝廢西魏立齊王廓是爲恭帝三月茹茹菴羅
辰叛帝親討大破之辰父子北遁太保賀拔仁坐違節度除名夏
四月茹茹寇肆州丁巳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黃瓜堆虜騎走時

大軍已還帝率麾下千餘騎遇茹茹別部數萬四面圍逼帝神色自若指畫形勢虜衆披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不退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里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人五月丁亥地豆干契丹等國竝遣使朝貢丁未北討茹茹大破之六月茹茹率部衆東徙將南侵帝率輕騎於金山下邀擊之茹茹聞而遠遁秋七月戊子肅愼遣使朝貢壬辰降罪人庚戌帝至自北伐八月丁巳突厥遣使朝貢庚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爲大保司空尉粲爲司徒太子太師侯莫陳相爲司空尚書令平陽王淹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尚書令中書令上黨王渙爲尚書左僕射乙亥儀同三司元旭以罪賜死丁丑帝幸晉陽己卯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薨是月詔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等率衆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河南城九月帝親自臨幸欲以致周師周師不出乃如晉陽冬十月西魏伐梁元帝於江陵詔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平原王段韶等率衆救之未至而江陵陷梁元帝爲西魏將于謹所殺梁將王僧辯在建康共推晉安王蕭方智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承制置百官十二月庚申帝北巡至達速嶺覽山川險要將起長城

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以擊梁軍渡江赴夏首迭梁郢州刺史陸法和詔以梁散騎常侍貞陽侯蕭明爲梁王遣尚書左僕射上黨王渙率衆送之二月甲子以陸法和爲使持節都督荊雍江巴梁益湘萬交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梁鎮北將軍侍中荊州刺史宋蕑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郢州刺史甲戌上黨王渙赴譙郡三月丙戌上黨王渙至東關斬梁將裴之橫俘斬數千景申帝至自晉陽封世宗二子孝珩爲廣寧王延宗爲

安德王戊戌帝臨昭陽殿聽獄決訟夏四月庚申帝如晉陽丁卯儀同蕭軌克梁晉熙城以爲江州戊寅突厥遣使朝貢梁反人李山花自號天子逼魯山城五月乙酉鎮城李仲侃擊斬之庚寅帝至自晉陽蕭明入于建鄴丁未茹茹遣使朝貢六月壬子詔曰梁國遘禍王喪臣離邊彼炎方盡生荆棘典亡繼絶義在於我納以長君拯其危弊比送梁王已入金陵藩禮既修分義方篤越鳥之思豈忘南枝凡是梁民宜聽反國以禮發遣丁卯帝如晉陽壬申親討茹茹甲戌諸軍大會於祁連池乙亥出塞至庫狄谷百餘里內無水泉六軍渴乏俄而大雨戊寅梁王蕭明遣其子章兼侍中表泌兼散騎常侍楊裕奉表朝貢秋七月己卯帝頓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茹茹壬午及於懷朔鎮帝躬當矢石頻大破之遂至沃野獲其俟利蔼焉力婁阿帝吐頭發郁久閭狀延等幷口二萬餘牛羊數十萬頭茹茹俟利郁久閭李家提率部人數百降壬辰帝還晉陽九月乙卯帝至自晉陽冬十月梁將陳霸先襲王僧辯殺之廢蕭明復立蕭方智爲王辛亥帝如晉陽十一月丙戌高麗遣使朝貢梁秦州刺史徐嗣輝南豫州刺史任約等襲據石頭城竝以州內附壬辰大都督蕭軌率衆至江遣都督柳達摩等渡江鎮石頭東南道行臺趙彦深獲秦郡等五城戶二萬餘所在安緝之已亥太保司州牧清河王岳薨是月柳達摩爲霸先攻逼以石頭降十二月戊申庫莫奚遣使朝貢是年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餘里

七年春正月甲辰帝至自晉陽於鄴城西馬射大集衆庶而觀之二月辛未詔常山王演等於涼風堂讀尚書奏按論定得失帝親決之三日丁酉大都督蕭軌等率衆濟江夏四月乙丑儀同婁叡

率衆討魯陽蠻大破之丁亥詔造金華殿五月景申漢陽王洽薨是月帝以肉爲斷慈遂不復食六月乙卯蕭軌等與梁師戰於鍾山之西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寶東方老軍司裴英起竝沒士卒散還者十二三乙丑梁湘州刺史王琳獻馴象是年修廣三臺宮殿秋七月巳亥大赦天下八月庚申帝如晉陽九月甲辰庫莫奚遣使朝貢冬十月丙戌契丹遣使朝貢是月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以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五分之一是月周文帝殂十一月壬子詔曰崐山作鎮厥號神州瀛海爲池是稱赤縣蒸民乃粒司牧存焉王者之制沿革迭起方割成災肇分十二水土既平還復九州道或繁簡義在通時殷因於夏無所改作然則日月纏於天次王公國於地野皆所以上叶玄儀下符川嶽逮于秦政鞭撻區寓罷侯置守天下爲家洎兩漢承基曹馬屬統其間

損益難以勝言魏自孝昌之季數鍾澆否祿去公室政出多門衣冠道盡黔首塗炭銅馬鐵脛之徒黑山青犢之侶梟張晉趙豕突燕秦綱紀從茲而頹彝章因此而紊是使豪家大族鳩率卿部託迹勤王規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謁內成昧利納財啟立州郡離大合小本逐時宜剖竹分符益不獲已牧守令長虛增其數求功錄實諒足爲煩損害公私爲弊殊久既乖爲政之禮徒有驅羊之費自爾因循未遑刪改朕寅膺寶曆恭臨八荒建國經野務存簡易將欲鎮躁歸靜反薄還淳苟失其中理從刋正傍觀舊史逖聽前言周曰成康漢稱文景編戶之多古今爲最而丁口減於疇日守令倍於昔辰非所以馭俗調風示民就物且五嶺內實三江迴化拓土開疆利窮南海但要荒之所舊多浮僞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譬諸木犬猶彼泥龍循名督實事歸烏有

今所併省一依別制於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二鎮二十六戍入制刺史令盡行兼不給幹物十二月西魏相宇文覺受魏禪先是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築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八年春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夏四月庚午詔諸取蝦蠏蜆蛤之類悉令停斷唯聽捕魚乙酉詔公私鷹鷂俱亦禁絕以太師咸陽王斛律金爲右丞相前大將軍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爲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爲太保尚書令常山王演爲司空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尚書令尚書右僕射楊愔爲尚書左僕射以幷省尚書右僕射崔暹爲尚書令黑王渙錄尚書事是月帝在城東馬射敕京師婦女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七日乃止五月辛酉冀州民劉向於京師謀逆黨與皆伏誅秋八月己巳庫莫奚遣使朝貢庚辰詔丘郊禘祫時祀皆仰市取少牢不得剖割有司監視必令豐備農社先蠶酒肉而已雩禖風雨司民司祿靈星雜祀果餅酒脯唯當務盡誠敬義同如在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畿內八郡大蝗是月飛至京師蔽日聲如風雨甲辰詔今年遭蝗之處免租是月周冢宰宇文護殺其主閔帝而立帝弟毓是爲明帝冬十月乙亥陳霸先弒其主方智自立是爲陳武帝遣使稱藩朝貢是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

九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已丑詔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時行火損昆蟲草木三月丁酉帝至自晉陽夏四月辛巳大赦是夏大旱帝以祈雨不應毀西門豹祠掘其冢山東大蝗差夫役捕而坑之是月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城叛入於周五月辛巳尚書令

長廣王湛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平秦王歸彥爲尚書左僕射甲辰以前尚書令六月乙丑帝自晉陽北巡已至祁連池戊寅還晉陽秋七月辛丑給京畿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職及杖帽各有差戊申詔趙燕瀛定南營五州及司州廣平清河二郡去年蠶潦損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賦八月乙丑至自晉陽甲戌帝如晉陽是月陳江州刺史沈泰以三千人內附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營三臺於鄴下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遊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獸曰聖應氷井曰崇光十一月甲午帝至自晉陽登三臺御乾象殿朝讌羣臣竝命賦詩以宮成丁酉大赦內外文武普泛一大階丁巳梁湘州刺史王琳遣使請立蕭莊爲梁王仍以江州內屬令莊居之十二月癸酉詔梁王蕭莊爲梁王進居九派戊寅以太傅可朱渾道元爲太師司徒尉粲爲太尉冀州刺史段韶爲司空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大司馬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司徒是月起大莊嚴寺是年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

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陳相爲大將軍甲寅帝如遼陽甘露寺乙卯詔於麻城置衛州二月丙戌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政奏聞三月戊戌以侍中高德政爲尚書右僕射丙辰帝至自遼陽是月梁主蕭莊至郢州遣使朝貢閏四月丁酉以司牧彭城王浟爲司空侍中高陽王湜爲尚書右僕射乙巳以司空彭城王浟兼太尉封皇子紹廉爲長樂郡王五月癸未誅始平公元世哀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特進元韶等十九家竝令禁止六月陳武帝殂兄子蒨立是爲文帝秋八月戊戌封皇太子紹義爲廣陽郡王以尚書右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尚書左僕射癸卯詔諸

軍民或有祖父改姓冒入元氏或假託攜認妄稱姓元者不問世數遠近悉聽改復本姓九月己巳帝如晉陽是月使鄱懷則陸仁惠使於蕭莊冬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宮德陽堂時年三十一遺詔凡諸凶事一依儉約三年之喪雖曰達禮漢文革刱通行自昔義有存焉同之可也喪月之斷限以三十六日嗣王百寮內外返適奉制割情悉從公除癸卯發喪斂於宣德殿十一月辛未梓宮還京師十二月乙酉殯於太極前殿

乾明元年二月丙申葬於武寧陵謚曰文宣皇帝廟號威宗武平初又改爲文宣廟號顯祖帝少有大度志識沉敏外柔內剛果敢能斷雅好吏事測始知終理劇處繁終日不倦初踐大位留心政術以法馭下公道爲先或有違犯憲章雖密戚舊勳必無容舍內外清靖莫不祗肅至於軍國幾策獨決懷抱規模宏遠有人君大略又以三方鼎跱諸夷未賓修繕甲兵簡練士卒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唯恐前敵之不多屢犯艱危常致克捷常於東山遊讌以闕隴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於御前立爲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伐是歲周文帝殂西人震恐常爲度隴之計既征伐四克威振戎夏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連耽湎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晝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拔刃張弓遊於市肆勳戚之第朝夕臨幸時成災因而致斃

論曰高祖平定四胡威權延世遷鄴之後雖主器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顯祖因循鴻業內外協從自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世樂推曾未期月玄運集已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翕斯致治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世未有饗

國弗永實由斯疾徧嗣殄絶固亦餘殃者也

贊曰天保定位受終攸屬奄宅區夏爰膺帝籙勢叶謳歌情睽廢毀龜玉始存政術聞斯德音罔遵克念乃肆其心窮理殘虐盡性荒淫

北齊書卷五

帝紀第五

廢帝

廢帝殷字正道文宣帝之長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爲皇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爲跡豈非自反耶常宴北宮獨令河間王勿入左右問其故太子曰世宗遇賊處河間王復何宜在此文宣每言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立太原王初詔國子博士李寶鼎傳之寶鼎卒復詔國子博士邢峙侍講太子雖富於春秋而温裕開朗有人君之度貫綜經業省覽時政甚有美名七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親自臨聽太子手筆措問在坐莫不歎美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

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變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匹後文宣登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時復昏擾十年十一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即帝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亡官失爵聽復資品庚戌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詔九州軍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職武官年六十已上及癃病不堪驅使者並皆放免土木營造金銅鐵諸雜作工一切停罷十一月乙卯以右丞相咸陽王斛律金爲左丞相以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太傅以司徒長廣王湛爲太尉以司空琅邪王儉爲司徒以平陽王淹爲司空高陽王湜爲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司州牧侍中燕子獻爲右僕射戊午分命使者巡省四方求政得失省察風俗問人疾苦十二月戊戌改封上黨王紹仁爲漁陽王紹義爲范陽王長樂王紹廣爲隴西王是歲周武成元年

乾明元年庚辰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已未詔寬徭賦癸亥高陽王湜薨是月車駕至自晉陽癸亥以太傅常山王演爲大師錄尚書事以太尉長廣王湛爲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爲司空趙郡王叡爲尚書左僕射詔諸元良口配沒宮內及賜人者並放免甲辰帝幸芳林園親錄囚徒死罪已下降免各有差乙巳太師常山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尚書左僕射燕子獻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散騎常侍鄭子默戊申以常山王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大司馬長

廣王湛爲太傅京畿大都督以司徒段韶爲大將軍以前司空平陽王淹爲太尉以司空平秦王歸彥爲司徒彭城王浟爲尚書令又以高麗王世子湯爲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是月王琳爲陳所敗蕭莊自拔至和州三月甲寅詔軍國事皆申晉陽稟大丞相常山王規笁壬申封文襄第二子孝珩爲廣寧王第三子長恭爲蘭陵王夏四月癸亥詔河南定冀趙瀛滄南膠光青九州徃因蝗水頗傷時稼遣使分塗贍恤是月周明帝崩五月壬子以開府儀同三司劉洪徽爲尚書右僕射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令廢帝爲濟南王令食一郡以大丞相常山王演入纂大統是日王居別宮皇建二年九月殂於晉陽年十七帝聰慧夙成寬厚仁智天保間雅有令名及承大位楊愔燕子獻宋欽道等同輔以常山王地親望重內外畏服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故愔等竝懷猜忌常山王憂悵乃白太后誅其黨時平秦王歸彥亦預謀焉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歸彥慮有後害仍白孝昭以王當咎乃遣歸彥馳驛至晉陽宮殺之王薨後孝昭不豫見文宣爲崇孝昭深惡之厭勝術備設而無益也薨三旬而孝昭崩大寧二年葬於武寧之西北謚閔悼王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帝從而尤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焉文宣不許曰天也因謂孝昭帝曰奪伯奪慎勿殺也

北齊書卷五　帝紀第五　終

北齊書卷六

帝紀第六

孝昭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也幼而英特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愛重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及文襄執政遣中書侍郎李同軌就霸府爲諸弟師帝所覽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辭彩每歎云雖盟津之師左驂震而不衂以爲能遂篤志讀漢書至李陵傳恒壯其所爲焉聰敏過人所與遊處一知其家諱終身未嘗誤犯同軌病卒又命開府長流參軍刀柔代之性嚴褊不適誘訓之宜中被遣出帝送出閤慘然斂容淚數行下左右莫不歔欷其敬業重舊也如此天保初進爵爲王五年除幷省尚書令帝善斷割長於文理省內畏服七年從文宣

還鄴文宣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
敷奏帝長於政術剖斷咸盡其理文宣歎重之八年轉司空錄尚
書事九年除大司馬仍錄尚書時文宣溺於遊宴帝憂憤表於神
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
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杯於地曰汝以此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
之因取所御杯盡皆壞棄後益沈湎或入諸貴戚家肉力批拉不
限貴賤唯常山王至內外肅然帝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
爲不可帝不從因開極言遂逢大怒順成后本魏朝宗室文宣欲
帝離之陰爲帝廣求淑媛望移其寵帝雖承旨有納而情義彌重
帝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令史姦慝便即考竟文
宣乃立帝於前以刀環擬脇召被帝罰者臨以白刃求帝之短咸
無所陳方見解釋自是不許笞筆郎中後賜帝魏時宮人醒而忘
之謂帝擅取遂以刀環亂築因此致困皇太后日夜啼泣文宣不
知所爲先是禁友王晞乃捨之令侍帝帝餘月漸瘳不敢復諫及
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即位乃即朝班除太傅錄尚書朝
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是詔敕多不關帝客或言於帝曰
鷙鳥捨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廢帝
赴鄴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
以帝威望既重內懼權逼請以帝爲太師司州牧錄尚書事長廣
王湛爲大司馬錄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帝時以尊親而見
猜斥乃與長廣王期獵謀之於野三月甲戌帝初上省且發領軍
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幔帝甚惡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
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
欽道等於坐帝戎服與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歸彥領軍劉洪徽

入自雲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騎常侍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
府之內帝至東閤門都督成休寧抽刀呵帝帝令高歸彥喻之休
寧厲聲大呼不從歸彥旣爲領軍素爲兵士所服悉皆弛仗休寧
歎息而罷帝入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竝出臨御坐帝
奏悟等罪求伏專擅之辜時庭中及兩廊下衛士二千餘人皆被
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又被文宣重遇撫刃思效廢帝性
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皇太后又爲皇太后誓言帝無異志唯
云逼而已高歸彥敕勞衛士解嚴永樂乃內刀而泣帝乃令歸彥
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入守門閤斬娥永樂於園詔以
帝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相府佐史進位一等帝尋
如晉陽有詔軍國大政咸諮決焉帝旣當大位知無不爲擇其令
典考綜名實廢帝恭已以聽政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

大業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卽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乾明元年
爲皇建詔奉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
信乙酉詔自太祖創業已來諸有佐命功臣子孫絕滅國統不傳
者有司搜訪近親以名聞當量爲主後諸郡國老人各授版職賜
黃帽鳩杖又詔審正之士竝聽進見陳事軍人戰亡死王事者以
時申聞當加榮贈督將朝士名望素高位歷通顯天保以來未蒙
追贈者亦皆錄奏又以廷尉中丞執法所在繩違按罪不得舞文
弄法其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免爲庶人戊子以太傅長廣王湛爲
右丞相以太尉平陽王淹爲太傅以尚書令彭城王浟爲大司馬
壬辰詔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考求得失搜訪
賢良甲午詔曰昔武王尅殷先封兩代漢魏二晉無廢茲典及元

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業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說不同可議定是非列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又詔國子寺可脩立官屬依舊置生講習經典歲時考試其文襄帝所運石經宜即施列於學館外州大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景申詔九州勳人有重封者聽分授子弟以廣骨肉之恩九月壬申詔議定三祖樂冬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爲皇后世子百年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癸丑有司奏太祖獻武皇帝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烈之舞世宗文襄皇帝廟宜奏文德之樂舞宣政之舞獻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之樂舞光大之舞詔曰可庚申詔以故太師尉景故太師竇泰故太師太原王妻昭故太宰章武王厙狄干故太尉段榮故太師万侯普故司徒蔡儁故太師高乾故司徒莫多婁貸文故太保劉貴故太保封祖喬故廣州刺史王懷十三人配饗太祖廟庭故太師清河王岳故太宰安德王韓軌故太宰扶風王可朱渾道元故太師高昂故大司馬劉豐故太師万侯受洛于故太尉慕容紹宗七人配饗世宗廟庭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故司空薛修義故太傅破六韓常三人配饗顯祖廟庭是月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城虜奔遯分兵致討大獲牛馬括總入晉陽宮十二月景午車駕至晉陽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圜丘壬子禘於太廟癸丑詔降罪人各有差二月丁丑詔內外執事之官從五品已上及三府王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二年之內各舉一人冬十月景子以尚書令彭城王浟爲太保長樂王尉粲爲太尉己酉野雉栖于前殿之庭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無逮今嗣子沖眇未閒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相長廣

王湛研機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內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
憑可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徵王統茲大寶其喪紀之禮
一同漢文三十六日悉從公除山陵施用務從儉約先是帝不豫
而無闕聽覽是月崩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大寧元年閏十二月
癸卯梓宮還鄴上謚曰孝昭皇帝庚午葬於文靖陵帝聰敏有識
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
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閒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彌所尅勵
輕徭薄賦勤恤人隱內無私寵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別
日昃臨朝務知人之善惡每訪問左右冀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
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
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
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疎漏澤因被
寵遇其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叡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須拔我
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
顯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
以爲非而今行之非妄言耶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
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以至無
爲耳又問王晞晞答如顯安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
南宮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
餘步雞鳴而去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輿輦太后所苦小增便
即寢伏閤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常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
帷前以爪掐手心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雄斷有謀于
時國富民強將雪神武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爲進取之策遠圖不
遂惜哉初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與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

云鄴城有天子氣帝常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鴆毒濟南不從乃扼而殺之後頗愧悔初苦內熱頻進湯散時有尚書令史姓趙於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復讎帝在晉陽宮與毛夫人亦見焉遂漸危篤備禳厭之事或煮油四灑或持炬燒逐諸厲方出殿梁騎棟上歌呼自若了無懼容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兎驚馬帝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太后怒曰殺去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之際唯扶服牀枕叩頭求哀遣使詔追長廣王入纂大統手書云宜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已遷鄴之後雖王器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期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鬱國不永實由斯疾濟南繼業大革其弊風教粲然搢紳稱幸殷肱輔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親懿又不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咎臣既誅夷君尋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爾孝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崩後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徵召英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王將相猜不無危殆乃脁關右實懷兼并之志經謀宏遠實當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之間實有報復將齊之基宇止存於斯欲帝大之天不許也

北齊書卷六　帝紀第六　終

北齊書卷七

帝紀第七

武成

世祖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皇帝之母弟也儀表瓌傑神武尤所鍾愛神武方招懷荒遠乃爲帝聘蠕蠕太子菴羅辰女號隣和公主帝時年八歲冠服端嚴神情閒遠華戎歎異元象中封長廣郡公天保初進爵爲王拜尚書令尋兼司徒遷太尉乾明初楊愔等密相疎忌以帝爲大司馬領幷州刺史帝既與孝昭謀誅諸執政遷太傅錄尚書事領京畿大都督皇建初進位右丞相孝昭幸晉陽帝以懿親居守鄴政事咸見委託二年孝昭崩遺詔徵帝入統大位及晉陽宮發喪於崇德殿皇太后令所司宣遺詔左丞相斛律金率百僚敦勸三奏乃許之

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即位於南宮大赦改皇建二年爲
大寧乙卯以司徒平秦王歸彥爲太傅以尚書右僕射趙郡王敞
爲尚書令以太尉尉粲爲太保以尚書令段韶爲大司馬以豐州
刺史婁叡爲司空以太傅平陽王淹爲太宰以太保彭城王浟爲
太師錄尚書事以冀州刺史博陵王濟爲太尉以中書監任城王
湝爲尚書左僕射以幷州刺史斛律光爲右僕射封孝昭皇帝太
子百年爲樂陵郡王庚申詔大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惡問人疾苦
擢進賢良是歲周武帝保定元年

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廟
景戌立妃胡氏爲皇后子緯爲皇太子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沉級
諸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已亥以前定州刺史馮翊王潤爲尚書左
僕射詔斷屠殺以順春令二月丁未以太宰平陽王淹爲青州刺
史太傅領司徒以領軍大將軍宗師平秦王歸彥爲太宰冀州刺
史乙卯以兼尚書令任城王湝爲司徒詔散騎常侍崔瞻聘于陳
夏四月辛丑皇太后婁氏崩乙巳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濟
清以河濟清改大寧二年爲河清降罪人各有差五月甲申祔葬
武明皇后於義平陵已丑以尚書右僕射斛律光爲尚書令秋七
月太宰冀州刺史平章王歸彥據土反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
計擒之乙未斬歸彥幷其三子及黨與二十人於都市丁酉以大
司馬段韶爲太傅以司空婁叡爲司徒以太傅平陽王淹爲太宰
以尚書令斛律光爲司空以太子太傅趙郡王叡爲尚書令中書
監河間王孝琬爲尚書左僕射癸亥行幸晉陽陳人來聘冬十一
月丁丑詔兼散騎常侍封孝琰使於陳十二月景辰車駕至自晉
陽是歲殺太原王紹德

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詔臨朝堂策試秀才以太子少傅魏收爲兼
尚書右僕射已卯兼右僕射魏收以阿縱除名丁丑以武明皇后
配祭北郊辛卯帝臨都亭錄見囚降在京罪人各有差三月乙丑
詔司空斛律光督五營軍士築戍於軹關壬申室韋國遣使朝貢
景戌以兼尚書右僕射趙彥深爲左僕射夏四月幷汾京東雍南
汾五州蟲旱傷稼遣使賑恤戊午陳人來聘五月壬午詔以城南
雙堂閨位之死廻造大總持寺六月乙巳齊州言濟河水口見八
龍升天乙卯詔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使于陳庚申司州牧河南王
孝瑜薨秋八月辛丑詔以三臺宮爲大興聖寺冬十二月癸巳陳
人來聘己酉周將楊忠師突厥阿史那木可汗等二十餘萬人自
恒州分爲三道殺掠吏人是時大雨雪連月南北千餘里平地數
尺霜晝下雨血於太原戊午帝至晉陽己未周軍逼幷州又遣大

將軍達奚武帥衆數萬至東雍及晉州與突厥相應是歲室韋庫
莫奚靺羯契丹竝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庚申朔周軍至城下而陳戰於城西周軍及突厥大
敗人畜死者相枕數百里不絕詔平原王段韶追出塞而還三月
辛酉以律令班下大赦己巳盜殺大師彭城王浟庚辰以司空斛
律光爲司徒以侍中武興王普爲尚書左僕射甲申以尚書令馮
翊王潤爲司空夏四月辛卯詔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使於陳五月
甲子帝至自晉陽壬午以尚書令趙郡王叡爲錄尚書事以前司
徒婁叡爲太尉甲申以太傅段韶爲太師丁亥以太尉任城王湝
爲大將軍壬辰行幸晉陽六月庚子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乃止
是月晉陽訛言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捍之殺樂陵王百年歸
宇文媼于周秋九月乙丑封皇子綽爲南陽王儼爲東平王是月

歸閻媼于周陳人來聘突厥寇幽州入長城虜掠而還閏月乙未詔遣十二使巡行水潦州免其租調乙巳突厥寇幽州周軍三道竝出使其將尉遲迥寇洛陽楊標入軹關權景宣趣懸瓠冬十一月甲午迥等圍洛陽戊戌詔兼散騎常侍劉逖使於陳甲辰太尉婁叡大破周軍於軹關擒楊標十二月乙卯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城降周將權景宣丁巳帝自晉陽南討己未太宰平陽王淹薨壬戌太師段韶大破尉遲迥等解洛陽圍丁卯帝至洛陽免洛州經周軍處一年租賦赦州城內死罪已下囚已以太師段韶爲太宰以司徒斛律光爲太尉并州刺史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壬申帝至武牢經滑臺次於黎陽所經減降罪人景子車駕至自洛陽是歲高麗靺羯新羅竝遣使朝貢山東大水饑死者不可勝計詔發賑給事竟不行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大將軍任城王湝爲大司馬辛未幸晉陽二月甲寅詔以新羅國王金眞興爲使持節東夷校尉樂浪郡公新羅王壬申以年穀不登禁酤酒己卯詔減百官食禀各有差三月戊子詔給西兗梁滄趙州司州之東郡陽平清河武都冀州之長樂渤海遭水潦之處貧下戶粟各有差家別斗升而已又多不付是月彗星見有物隕於殿庭如赤漆鼓帶小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對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於脣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夏四月戊午大將軍東安王婁叡坐事免乙亥陳人來聘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有易王景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皇太子大赦改元爲天統元年百官進級降罪各有差又詔皇太子妃斛律氏爲皇后於是羣公上尊號爲太上皇帝

軍國大事咸以奏聞始將傳政使內參乘子尚乘驛送詔書於鄴
子尚出晉陽城見人騎隨後忽失之尚未至鄴而其言已布矣天
統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於鄴宮乾壽堂時年三十二尊
曰武成皇帝廟號世祖五年二月甲申葬於永平陵

北齊書卷七　帝紀第七　終

甄山屯鳳蔭氏閻庭南街

北齊書卷八

帝紀第八

後主

幼主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胡皇后夢於海上坐
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幷州邸帝少
美容儀武成特所愛寵拜王世子及武成入纂大業大寧二年正
月景戌立爲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禪位於帝
天統元年夏四月景子皇帝即位於晉陽宮大赦改河清四年爲
天統丁丑以太保賀拔仁爲太師太尉侯莫陳相爲太保司空馮
翊王潤爲司徒錄尚書事趙郡王叡爲司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
孝琬爲尚書令庚寅以瀛州刺史尉粲爲太尉斛律光爲大將軍

甄山屯鳳蔭氏閻庭南街

本書例各年下書干支者景戌二字疑衍

東安王婁叡爲太尉尚書僕射趙彦深爲左僕射六月壬戌彗星出文昌東北其大如手後稍長乃至丈餘百日乃滅己巳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使於陳秋七月乙未太上皇帝詔增置都水使者一人冬十一月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己丑太上皇帝詔改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爲武明皇后其文宣謚號委有司議定十二月庚戌太上皇帝狩於北郊壬子狩於南郊乙卯狩於西郊壬戌太上皇帝幸晉陽丁卯帝至自晉陽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爲威宗景烈皇帝是歲高麗契丹靺鞨竝遣使朝貢河南大疫

二年景戌春正月辛卯祀圜丘癸巳祫祭於太廟詔降罪人各有差景申以吏部尚書尉瑾爲尚書右僕射庚子行幸晉陽二月庚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壬子陳人來聘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三臺施興聖寺以旱故降禁囚夏四月陳文帝殂五月乙酉以兼尚書左僕射武興王普爲尚書令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爲東平王仁弘爲齊安王仁固爲北平王仁英爲高平王仁光爲淮南王六月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韋道儒聘於陳秋八月太上皇帝幸晉陽冬十月己卯以太保侯莫陳相爲太傅大司馬任城王湝爲太保太尉婁叡爲大司馬徒馮翊王潤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韓祖念爲司徒十一月大雨雪盜竊太廟御服十二月乙丑陳人來聘是歲殺河間王孝琬突厥靺鞨國竝使朝貢於周爲天和元年

三年春正月壬辰太上皇帝至自晉陽乙未大雪平地二尺戊戌太上皇帝詔京官執事散官三品已上各舉三人五品已上各舉二人稱事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史尚書都檢校御史主書及門

下錄事各舉一人鄴宮九龍殿災延燒西廊二月壬寅朔帝加元服大赦九州職人各進四級內外百官普進二級夏四月癸丑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使於陳五月甲午太上皇帝詔以領軍大將軍東平王儼爲尚書令乙未大風晝晦發屋拔樹六月己未太上皇帝詔封皇子仁機爲西河王仁約爲樂浪王仁儉爲潁川王仁雅爲安樂王仁統爲丹陽王仁謙爲東海王閏六月辛巳左丞相斛律金薨壬午太上皇帝詔尚書令東平王儼錄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趙彥深爲尚書令并省尚書左僕射斐子高爲右僕射秋八月辛未太上皇帝詔以太保任城王湝爲太師太尉馮翊王潤爲大司馬太宰段韶爲左丞相太師賀拔仁爲右丞相太傅侯莫陳相爲太宰大司馬婁叡爲太傅大將軍斛律光爲太保司徒韓祖念爲大將軍司空趙郡王叡爲太尉尚書令東平王儼爲司徒九月己酉太上皇帝詔諸寺署所綰雜保戶姓高者天保之初雖有優敕權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雜戶任屬郡縣一准平人丁巳太上皇帝幸晉陽是秋山東大水人饑僵尸滿道冬十月突厥大莫婁室韋百濟靺鞨等國各遣使朝貢十一月甲午以晉陽大明殿成故大赦文武百官進二級免幷州居城太原一郡來年租賦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十二月己巳太上皇帝詔以故左丞相趙郡王琛配饗神武廟庭

四年正月詔以故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十人竝配饗神武廟庭癸亥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使於陳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司徒東平王儼爲大將軍南陽王綽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徐顯秀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廣寧王孝珩爲尚書令夏四

月辛未鄴宮昭陽殿災及宣光瑤華等殿辛巳太上皇帝幸晉陽
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爲左僕射中書監和士開爲右
僕射壬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六月甲子
朔大雨甲申大風拔木折樹是月彗星見于東井秋九月景申周
人來通和太上皇帝詔侍中斛斯文略報聘于周冬十月辛巳以
尚書令廣寧王孝珩爲錄尚書左僕射胡長仁爲尚書令右僕射
和士開爲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爲右僕射十一月壬辰太上皇帝
詔兼散騎常侍李翥使於陳是月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而自
立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景子大赦九州職人普加一級內外
百官竝加兩級戊寅太上皇后尊號爲皇太后甲申詔細作之務
及所在百工悉罷之又詔掖庭晉陽中山宮人等及鄴下幷州太
官官口二處其年六十已上及有癃患者仰所司簡放庚寅詔天

保七年已來諸家緣坐配流者所在令還是歲契丹靺鞨國竝遣
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辛亥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施大興聖寺是月
殺定州刺史博陵王濟二月乙丑詔應宮刑者普免刑爲官口又
詔禁網捕鷹鷂及畜養籠放之物癸酉大莫婁國遣使朝貢已丑
改東平王儼爲琅邪王詔侍中叱列長文使於周是月殺太尉趙
郡王叡三月乙酉以司空徐顯秀爲太尉幷省尚書令婁定遠爲
司空是月行幸晉陽夏四月甲子詔以幷州尚書省爲大基聖寺
晉祠爲大崇皇寺乙丑車駕至自晉陽秋七月已丑詔降罪人各
有差戊申詔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境內偏旱者優免租調冬
十月壬戌詔禁造酒十一月辛丑詔以太保斛律光爲太傅大司
馬馮翊王潤爲太保大將軍琅邪王儼爲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

開府儀同三司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爲尚書右僕射

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大赦内外百官普進二級九州職人普進四級己丑詔以開府儀同三司唐邕爲尚書右僕射秋七月癸丑封孝昭皇帝子彦基爲城陽王彦康爲定陵王彦忠爲梁郡王甲寅以尚書令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爲尚書右僕射

申詔兼散騎常侍裴獻之聘于陳二月癸亥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王如故己巳以太傅咸陽王斛律光爲右丞相并州刺史右丞相安定王賀拔仁爲録尚書事冀州刺史任城王湝爲太師景子降死罪己下囚閏月戊戌録尚書事安定王賀拔仁薨三月辛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爲尚書左僕射夏六月乙酉以廣寧王孝珩爲司空甲辰以皇子恒生故大赦内外百官普進二級己丑詔以開府儀同三司唐邕爲尚書右僕射秋七月癸丑封孝昭皇帝子彦基爲城陽王彦康爲定陵王彦忠爲梁郡王甲寅以尚書令蘭陵王長恭爲錄尚書事左僕射徐之才爲尚書令右僕射唐邕爲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爲右僕射夏四月壬午以大司馬琅邪王儼爲太保甲午陳遣使連和謀伐周朝議弗許六月戊部攻周汾州尅之獲刺史

恭爲錄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爲尚書令癸亥鞅鞫國遣使朝貢癸酉以華山王凝爲太傅八月辛卯行幸晉陽九月乙巳立皇子恒爲皇太子冬十月辛巳以司空廣寧王孝珩爲司徒以上洛王思宗爲司空封蕭莊爲梁王戊子曲降并州死罪己下囚己丑復改威宗景烈皇帝謚號爲顯祖文宣皇帝十二月丁亥車駕至自晉陽詔左丞相斛律光出晉州道修城戍

二年春正月丁巳詔兼散騎常侍劉環儁使於陳戊寅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都督東青州刺史二月壬寅以録尚書事蘭陵王長恭爲太尉并省録尚書事趙彦深爲司空尚書令和士開録尚書事左僕射徐之才爲尚書令右僕射唐邕爲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爲右僕射夏四月壬午以大司馬琅邪王儼爲太保甲午陳遣使連和謀伐周朝議弗許六月戊部攻周汾州尅之獲刺史

楊敷秋七月庚午太尉琅邪王儼矯詔殺錄尚書事和士開於南臺卽日誅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侍書御史王子宣等尚書左僕射馮子琮賜死殿中八月己亥行幸晉陽九月辛亥以太師任城王湝爲太宰馮翊王潤爲太師己未左丞相平原王段韶薨戊午曲降幷州界內死罪已下各有差庚午殺太保琅邪王儼壬申陳人來聘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府己亥車駕至自晉陽十一月庚戌詔侍中赫連子悅使於周景寅以徐州行臺廣寧王孝珩錄尚書事庚午以錄尚書事廣寧王孝珩爲司徒癸酉以右丞相斛律光爲左丞相

三年春正月己巳祀南郊辛亥追贈故琅邪王儼爲楚王二月己卯以衛菩薩爲太尉辛巳以并省吏部尚書高元海爲尚書右僕射庚寅以左僕射唐邕爲尚書令侍中祖珽爲左僕射是月敕撰玄洲苑御覽後改名聖壽堂御覽三月辛酉詔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是月周誅冢宰宇文護夏四月周人來聘秋七月戊辰誅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臺荊山公豐樂八月庚寅廢皇后斛律氏爲庶人以太宰任城王湝爲右丞相太師馮翊王潤爲太尉蘭陵王長恭爲大司馬廣寧王孝珩爲大將軍安德王延宗爲大司徒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戊子拜右昭儀胡氏爲皇后己丑以司州牧北平王仁堅爲尚書令特進許季良爲左僕射彭城王寶德爲右僕射癸巳行幸晉陽是月聖壽堂御覽成敕付史閣後改爲修文殿御覽九月陳人來聘冬十月降死罪已下囚甲午拜弘德夫人穆氏爲左皇后大赦十二月辛丑廢皇后胡氏爲庶人是歲新羅百濟勿吉突厥竝遣使朝貢於周爲建德元年

四年春正月戊寅以幷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爲錄尚書事庚辰詔兼散騎常侍崔象使於陳是月鄴都幷州竝有狐媚多截人髮二月乙巳拜左皇后穆氏爲皇后景午置文林館乙卯以尚書令北平王仁堅爲錄尚書事丁巳行幸晉陽是月周人來聘三月辛未盜入信州殺刺史和士休南兗州刺史鮮于世榮討平之庚辰車駕至晉陽夏四月戊午以大司馬蘭陵王長恭爲太保大將軍定州刺史南陽王綽爲大司馬大司馬大尉衛菩薩大將軍司徒安德王延宗爲太尉司空武興王普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王趙彥深爲司空癸丑祈皇祠壇壝蕝之內忽有車軌之轍按驗傍無人跡不知車所從來乙卯詔以爲大慶班告天下己未周人來聘五月景子詔史官更撰魏書癸巳以領軍穆提婆爲尚書左僕射以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爲右僕射是月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等與陳將吳明徹戰於呂梁南大敗破胡走以免洪略戰沒遂陷秦涇二州明徹進陷和合二州是月殺太保蘭陵王長恭六月明徹進軍圍壽陽壬子幸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以錄尚書事高阿那肱爲司徒景辰詔開府王師羅使於周九月校獵于鄴東冬十月陳將吳明徹陷壽陽辛丑殺侍中崔季舒張彫唐散騎常侍劉逖封孝琰黃門侍郎裴澤郭遵癸卯行幸晉陽十二月戊寅以司徒高阿那肱爲右丞相是歲高麗靺鞨竝遣使朝貢突厥使求婚

五年春正月乙丑置左右娥英各一人二月乙未車駕至自晉陽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反辛丑行幸晉陽尚書令唐邕等大破思好投火死焚其屍并其妻李氏丁未車駕至自晉陽甲寅以尚書令唐邕爲錄尚書事夏五月大旱晉陽得死罪長二尺面頂各二

目帝聞之使刻木爲其形以獻庚午大赦丁亥陳人寇淮北秋八月癸卯行幸晉陽甲辰以高勱爲尚書右僕射是歲殺南陽王綽六年春三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丁丑烹妖賊鄭子饒於都市是月周人來聘夏四月庚子以中書監楊休之爲尚書右僕射癸卯靺鞨遣使朝貢秋七月甲戌行幸晉陽八月丁酉冀定趙幽滄瀛六州大水是月周師入洛川屯芒山攻逼洛城縱火船焚浮橋河橋絶閏月己丑遣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禦之師次河陽周師夜遁庚辰以司空趙彦深爲司徒斛律阿列羅爲司空辛巳以軍國資用不足稅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開酒禁七年春正月壬辰詔去秋已來水潦人饑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諸富戶濟其性命甲寅大赦乙卯車駕至自晉陽二月辛酉括雜戶女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悉集省隱匿者家長處死刑二月景寅風從西北起發屋拔樹五日乃止夏六月戊申朔日有蝕之庚申司徒趙彦深薨秋七月丁丑大雨霖是月以水潦遣使巡撫流亡人戶八月丁卯行幸晉陽雉集於御坐獲之有司不敢以聞詔營邯鄲宮冬十月景辰帝大狩於祁連池周師攻晉州癸亥帝還晉陽甲子出兵大集晉祠庚午帝發晉陽癸酉帝列陣而行上雞栖原與周齊王憲相對至夜不戰周師斂陣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還長安留偏師守晉州高阿那肱等圍晉州城戊寅帝至圍所十二月戊申武帝來救晉州庚申戰于城南我軍大敗帝棄軍先還癸丑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大赦帝謂朝臣曰周師甚盛若何羣臣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賦安慰朝野收拾遺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意猶豫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卽欲奔

突厥羣臣皆曰不可帝不從其言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封輔相慕容鍾葵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師乙卯詔募兵遣安德王延宗爲左廣寧王孝珩爲右延宗入見帝告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帝密遣王康德與中人齊紹等送皇太后皇太子於北朔州景辰帝幸城南軍勞將士其夜欲遁諸將不從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爲隆化元年其日穆提婆周紹除安德王延宗爲相國委以備禦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走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廻之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彭道續至得數十人同行戊午延宗從衆議卽皇帝位於晉陽改隆化爲德昌元年庚申帝入鄴辛酉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爲周師所虜帝遣募人重加官賞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奏請出宮人及珍寶班賜將士帝不悅斛律孝卿居中受委帶甲以處分請帝親勞爲帝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旣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羣咍將士莫不解體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甲子皇太后從北道至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華門賜酒食給紙筆問以禦周之方羣臣各異議帝莫知所從又引高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欲議禪位皇太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華易於是依天統故事授位幼主

幼主名恒帝之長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於鄴其年十月立爲皇太子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卽皇帝位時八歲改元爲承光元年大赦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帝爲太上皇帝后爲太上皇后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

勸太上皇帝徃河外募兵更爲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自鄴先趨濟州周師漸逼癸未幼主又自鄴東走乙丑周師至紫陌橋癸巳燒城西門太上皇將百餘騎東走乙亥渡河入濟州其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令侍中斛律孝卿迭禪文及璽紱於瀛州孝卿乃以之歸周又爲任城王詔尊太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守國天王留太皇太后濟州遣高阿那肱留守太上皇幷皇后携幼主走青州韓長鸞鄧顯等數十人從太上皇既至青州卽爲入陳之計而高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主而屢使人告言賊軍在遠已令人燒斷橋路太上所以停緩周軍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將遜於陳置金囊於鞍後與長鸞淑妃等十數騎至青州南鄙村爲周將尉遲綱所獲迭鄴周武帝與抗賓主禮幷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安封帝温國公至建德七年誣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無少長咸賜死神武子孫所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楊休之陳德信等啟大丞相隋公請收瘞聽之瘞長安北源洪瀆川帝幼而念善及長頗學綴文置文林館引諸文士焉而言語澁吶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者卽有忿責其奏事雖三公令錄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旨驚走而出每災異寇盜水旱亦不貶損唯諸處設齋以此爲修德雅信巫覡解禱無方初琅邪王舉兵人告者誤云庫狄伏連反帝曰此必仁威也又斛律光先後諸武官舉高思好堪大將軍帝曰思好喜反皆如所言遂自以策無遺算乃益驕縱盛爲無愁之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嘗出見羣厲盡殺之或剝人面皮而視之任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信鄧

長顯何洪珍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諸宮奴婢闔人商人胡戶雜戶歌舞人見鬼人濫得富貴者將萬數庶姓封王者數百不復可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諸貴寵祖禰追贈官歲一進位極乃止宮掖婢皆封郡君宮女寶衣玉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萬疋鏡臺直千金競爲變巧朝衣夕弊承武成之奢麗以爲帝王當然乃更增益宮苑造偃武修文臺其嬪嬙諸宮中起鏡殿寶殿璹瑁殿丹青彫刻妙極當時又於丹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所愛不恒數毀而又復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百工困窮無時休息鑿晉陽西山爲大佛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內宮又爲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工巧運石填泉勞費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御馬則籍以氈罽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狗則飼以粱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遥郡君凌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駮龍逍遥者也犬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鬬雞亦號開府犬馬雞鷹多食縣邑鷹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爲乞食兒又爲窮兒之市躬自交易鳶築西鄙諸城黑衣爲羌兵鼓噪凌之親率內參臨拒或實彎弓射人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驚衣解髮散而歸又好不急之務曾一夜索蝎及旦得三升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辦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責十焉賦斂自重傜役日繁人力既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幸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降中者故有敕用州王簿敕用郡功曹於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爲貪縱

人不聊生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稅百端俱起凡此諸役皆漸於武成至帝而增廣焉然未嘗有帷薄淫穢唯此事頗優於武成云初河清末武成夢大蝟攻破鄴城故索境內蝟膏以絕之識者以後主名聲與蝟相協亡齊徵也又婦人皆剪剔以着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爲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側當走西也又爲刀子者亦皆狹細名曰盡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然則亂亡之數蓋有兆云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笮弘長文武之官俱盡其力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帷薄之間淫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已出迹有虛飾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襁褓至于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誦夏弦過庭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宮妳媪屬之以麗色淫聲縱韝紲之娛恣朋淫之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御彌見淪胥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搏齒無厭賣獄鬻官溪壑難滿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浸溺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鄭文貞公魏徵惣而論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遠于時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摧宇文如反掌渦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故能氣攝西隣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膺樂

推之會地居當壁遂遷魏鼎懷譎詭非常之才運屈奇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內充實彊場無警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既而荒淫敗德罔念作狂爲善未能亡身餘殃足以傳後得以壽終幸也亂嗣不永宜哉孝昭地逼身危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內蘊雄圖將以牢籠區域奄一函夏享齡不永勳用無成若或天假之年足使秦吳旰食武成卽位雅道陵遲昭襄之風淮焉已墜洎乎後主外內崩離衆潰於平陽身禽於青土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揚搉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苞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帑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稅之賦未虧也士庶甲兵之衆不缺也然而前王用之而有餘後王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拯其溺而救其焚信賞必罰安而利之旣與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王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己彫墻峻宇酣酒嗜音鬬肆變於宮園禽色荒於外內俾晝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旣不軌物又暗於聽受忠信不聞萋斐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如順流佞閹處當軸之權婢媼擅廻天之力賣官鬻獄亂政淫刑剟削被於忠良祿位加於犬馬讒邪竝進法令多聞持瓢者非止百人搖樹者不唯一手於是土崩瓦解衆叛親離顧瞻周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馳倒戈之旅抗前歌之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滅豈非鑄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歟抑又聞之皇

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清之後逮于武平之末土木之功不息嬪嬙之選無已征稅盡人力殫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負薪以足之數既窮矣又爲惡以促之欲求大厦不燔延期過曆不亦難乎由此言之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唯天道也

北齊書卷八　帝紀第八　終

列傳第一

神武婁后
文襄元后
文宣李后
孝昭元后
武成胡后
後主斛律后
胡后
穆后
神武明皇后婁氏諱昭君贈司徒內干之女也少明悟强族多聘之並不肯行及見神武於城上執役驚曰此眞吾夫也乃使婢通

意又數致私財使以聘已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傾產以結英豪密謀祕策后恒參預及拜渤海王妃閫闈之事悉決焉后高明嚴斷雅遵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妒忌神武姬侍咸加恩待神武嘗將西討出師后夜孿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爲神武聞之嗟嘆良久沙苑敗後侯景屢言請精騎二萬必能取之神武悅以告於后后曰若如其言豈有還理得獺失景亦有何利乃止神武逼於茹茹欲娶其女而未決后曰國家大計願不疑也及茹茹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神武愧而拜謝焉曰彼將有覺願絕勿顧慈愛諸子不異已出躬自紡績人賜一袍一袴手縫戎服以帥左右弟昭以功名自達其餘親屬未嘗爲請爵位每言有材當用義不以私亂公文襄嗣位進爲太妃文宣將受魏禪后固執不許帝所以中止天保初尊爲皇太后宮曰宣訓濟南即位尊爲太皇太后尚書令楊愔等受遺詔輔政疎忌諸王太皇太后密與孝昭及諸大將定策誅之下令廢立孝昭即位復爲皇太后孝昭帝崩太后又下詔立武成帝大寧二年春太后寢疾衣忽自舉用巫媼言改姓氏四月辛丑崩於北宮時年六十二五月甲申合葬義平陵太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蠕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孕魏二后並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后未崩有童謠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緋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作樂帝女進白袍帝怒投諸臺下和士開請止樂帝大怒撻之帝於昆季次實九蓋其徵驗也

文襄敬皇后元氏魏孝靜帝之姊也孝武帝時封馮翊公主而嵗於文襄容德兼美曲盡和敬初生河間王孝琬時文襄爲世子三日而孝靜帝幸世子第贈錦綵及布帛萬疋世子辭求通受諸貴禮遺於是十屋皆滿次生兩公主文宣受禪尊爲文襄皇后居靜德宮及天保六年文宣漸致昏狂乃移居于高陽之宅而取其府庫曰吾兄昔姦我婦我今須報乃淫於后其高氏女婦無親疎皆使左右亂交之於前以葛爲絚令魏安德王騎上使人推引之又命胡人苦辱之帝又自呈露以示羣臣武平中后崩祔葬義平陵

文宣皇后李氏諱祖娥趙郡李希宗女也容德甚美初爲太原公夫人及帝將建中宮高隆之高德正言漢婦人不可爲天下母宜更擇美配楊愔固請依漢魏故事不改元妃而德正猶固請廢后而立段昭儀欲以結歡貴之援帝竟不從而立后焉帝好捶撻嬪御乃至有殺戮者唯后獨蒙禮敬天保十年改爲可賀敦皇后孝昭卽位降居昭信宮號昭信皇后武成踐祚逼后淫亂云若不許我當殺爾兒后懼從之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閤不得見慍曰兒豈不知耶姊姊腹大故不見兒后聞之大慙由是生女不舉帝橫刀詬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對后前築殺紹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撾撻之號天不已盛以絹囊流血淋漓投諸渠水良久乃蘇犢車載送妙勝尼寺后性愛佛法因此爲尼齊亡入關隋時得還趙郡

孝昭皇后元氏開府元蠻女也初爲常山王妃天保末賜姓步六孤孝昭卽位立爲皇后帝崩梓宮之鄴始渡汾橋武成聞后有奇藥追索之不得使閹人就車頻辱降居順成宮武成既殺樂陵王元被閉隔不得與家相知宮闈內忽有飛語帝令撿推得后父兄

書信元蠻由是坐免官后以齊亡入周氏宮中隋文帝作相放還山東

武成皇后胡氏安定胡延之女其母范陽盧道約女初懷孕有胡僧詣門曰此宅瓜廬中有月既而生后天保初選爲長廣王妃產後主日鴞鳴于產帳上武成崩尊爲皇太后陸媚及和士開密謀殺趙郡王叡出婁定遠高文遨爲刺史和陸諂事太后無所不至初武成時后與諸閹人褻狎武成寵幸和士開每與后握槊因此與后姦通自武成崩後數出詣佛又與沙門曇獻通布金錢於獻席下又挂寶裝胡牀于獻屋壁武成平生之所御也乃置百僧於內殿託以聽講日夜與曇獻寢處以獻爲昭玄統僧徒遙指太后以弄曇獻乃至謂之爲太上者帝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少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法幷殺元山王三郡君皆太后之所昵也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鄴至紫陌卒遇大風舍人魏僧伽明風角奏言卽時當有暴逆事帝詐云鄴中有急轡弓纏稍馳入南城令鄧長顒幽太后北宮仍有敕內外諸親一不得與太后相見久之帝復迎太后太后初聞使者至大驚慮有不測每太后設食帝亦不敢嘗周使元偉來聘作述行賦敘鄭莊公克段而遷姜氏文雖不工當時深以爲愧齊亡入周恣行姦穢隋開皇中殂

後主皇后斛律氏左丞相光之女也初爲皇太子妃後主受禪立爲皇后武平三年正月生女帝欲悅光詐稱生男爲之大赦光誅后廢在別宮後令爲尼齊滅嫁爲開府元仁妻

後主皇后胡氏隴東王長仁女也胡太后失母儀之道深以爲愧欲求悅後主故飾后於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立爲弘德夫人進

左昭儀大被寵愛斛律后廢陸媼欲以穆夫人代之太后不許祖孝徵請立胡昭儀遂登爲皇后陸媼既非勸立又意在穆夫人其後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女作如此語言太后問有何言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喚后出立剃其髮送令還家帝思之每致物以通意後與斛律廢后俱召入內數日而鄴不守后亦改嫁

後主皇后穆氏名邪利本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也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姦私而生后莫知氏族或云后卽欽道女子也小字黃花後字舍利欽道婦妒黥輕霄面爲宋字欽道伏誅知其寵養以爲女薦爲後主武平元年六月生皇子恒于時後主未有儲嗣陸媼陰結侍以監撫之任不可無主時皇后斛律氏丞相光之女也慮其懷恨先令母養之立爲皇太子陸以國姓之重穆陸相對又奏賜姓穆氏胡庶人之廢也陸有助焉故遂立爲皇后大赦初有折衝將軍元正烈於鄴城東水中得璽以獻文曰天皇后璽蓋石氏所作詔書頒告以爲穆后之瑞焉武成時爲胡后造眞珠裙袴所費不可稱計被火所燒後主旣立穆皇后復爲營之屬周武遭太后喪葬侍中薛孤康賢等爲弔使又遣商胡齎錦綵三萬疋與弔使同往欲市眞珠爲皇后造七寶車周人不與交易然而竟造焉先是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觴滿盃酌言黃花不久也後主自立穆后以後晉飲無度故云清觴滿盃酌陸息駱提婆詔改姓爲穆陸大姬皆以皇后故也后旣以陸爲母提婆爲家更不採輕霄輕霄自療面欲求見太后陸媼使禁掌之竟不得見

北齊書卷九　列傳第一　終

甄山宅鳳夢氏圖宋本

北齊書卷十

列傳第二

高祖十一王

永安簡平王浚

平陽靖翼王淹

彭城景思王浟

上黨剛肅王渙

襄城景王淯

任城王湝

高陽康穆王湜

博陵文簡王濟

華山王凝

甄山宅鳳夢氏圖宋本

馮翊王潤

漢陽王洽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婁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孝昭皇帝襄城景王淯武成皇帝博陵文簡王濟王氏生永安簡平王浚穆氏生平陽靖翼王淹大爾朱氏生上黨剛肅王渙小爾朱氏生任城王湝游氏生高陽康穆王湜鄭氏生馮翊王潤馬氏生漢陽敬懷王洽

永安簡平王浚字定樂神武第三子也初神武納浚母當月而有孕及產浚疑非已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後更被寵年八歲時問於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荅及長嬉戲不節曾以屬請受納大見杖罰拘禁府獄既而見原後稍折節頗以讀書爲務元象中封永安郡公豪爽有氣力善騎射爲文襄所愛文宣性雌懦每忝文襄有時涕出浚常責帝左右何因不爲二兄拭鼻由是見銜累遷中書監兼侍中出爲青州刺史頗好畋獵聰明矜恕上下畏悅之保定初進爵爲王文宣末年多酒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祚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帝又見銜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裎爲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尾戲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遵彥譏其不諫帝時不欲與大臣諸王交通遵彥懼以奏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浚浚懼禍謝疾不至上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盛以鐵籠與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溲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

右臨穴歌誤令浚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戰帝爲愴然因泣將赦之長廣王湛先與浚不睦進曰猛獸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聞之呼長廣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與渙皆有雄略爲諸王所傾服帝恐爲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燒殺之填以石土後出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天下爲之痛心後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提舊帝蒼頭也以軍功見用時令郁提害浚故以配焉後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於浚敕與離絕乾明元年贈太尉無子詔以彭城王浟第四子也元象中封平陽郡公累遷平陽靖翼王淹字子邃神武第四子也元象中封平陽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天保初進爵爲王歷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太尉皇建初爲太傅與彭城河間王並給仗身羽林百人太寧元年遷太宰性沉謹以寬厚稱河清三年薨於晉陽或云酖終還葬鄴贈黃鉞太宰錄尚書事子德素嗣

彭城景思王浟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浟書見浟筆迹未工戲浟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爲長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浟正色答曰皆甘羅幼爲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動誇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爲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慙武定六年出爲滄州刺史爲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衆佐下及胥吏行遊往來皆自賫糧食浟纖介知人間事有濕汝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浟察知之守令畢集浟對衆曰食雞羹何不還價直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爲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浟乃令左右及

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擒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滋乃詐爲上府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滋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爲當時第一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徵爲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此鄉食聊獻蔬薄滋重其意爲食一口七年轉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爲美選州舊案五百餘滋未暮悉斷盡別駕羊脩等恐犯權戚乃詣閤諮陳滋使告曰君直道而行何懌權戚卿等當成人之美反以權戚爲

言脩等慙悚而退後加特進加兼司空太尉州牧如故太妃薨解任尋詔復本官俄拜司空兼尚書令濟南嗣位除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大宗正卿皇建初拜大司馬兼尚書令轉太保武成入承大業遷太師錄尚書滋明練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以情趙郡李公綰頹高歸彥之逆其母崔氏即御史中丞崔昂從父妹兼右僕射魏收之內妹也依令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陳訴所司以昂收故崔遂獲免滋摘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自車駕巡幸滋嘗留鄴河清三年二月羣盜田子禮等數十人謀劫滋爲主詐稱使者徑向滋第至內室稱敕牽滋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滋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初滋未被劫前其妻鄭氏夢人斬滋頭持去惡之數日而滋見殺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給輼車子寶德嗣位開府兼尚書左僕射

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傑俶儻不羣雖在
童幼恒以將略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力能扛鼎
材武絕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不爲博士耳故讀書頗
知梗槩而不甚耽習元象中封平原郡公文襄之遇賊渙年尚幼
在西學聞宮中讙驚曰大兄必遭難矣彎弓而出武定末除冀州
刺史在州有美政天保初封上黨王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與常
山王演等築伐惡諸城遂聚鄴下輕薄凌犯郡縣爲法司所糾文
宣戮其左右數人渙亦被譴六年率衆送梁王蕭明還江南仍破
東關斬梁特進裴之橫等威名甚盛八年錄尚書事初術士言亡
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後每出行不欲見沙門爲黑衣故也是時
文宣幸晉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是黑莫過漆帝以渙第七子
爲當之乃使庫真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
昇以逃憑河而度土人執以送帝鐵籠盛之與末安王浚同置地
牢下歲餘與浚同見殺時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是帝
家舊奴積勞位至刺史帝令文洛等殺渙故以其妻妻焉至乾明
元年收二王餘骨葬之贈司空諡曰剛肅有敕李氏還第而文洛
尚以故意修飭詣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于階下數之曰遭難
流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藩闈汝是誰
家孰奴猶欲見侮於是杖之一百流血洒地渙無嫡子庶長子寶
嚴以河清二年襲爵位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襄城景王淯神武第八子也容貌甚美弱年有器望元象中封章
武郡公天保初封襄城郡王二年春薨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
取富商羣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寧蘭陵王等頗引文藝清識之
士當時以此稱之乾明元年二月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

無子詔以常山王演第二子亮嗣亮字彥道性恭孝美風儀好文學爲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官後主敗奔鄴亮從焉遷兼太尉太傅周師入鄴亮於啓夏門拒守諸軍皆不戰而敗周軍於諸城門皆入亮軍方退走亮入太廟行馬內慟哭拜辭然後爲周軍所執入關依例受儀同分配遠邊卒於龍州

任城王湝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孝昭武成時車駕還鄴嘗令湝鎮晉陽惣幷省事歷司徒太尉幷省錄尚書事天統三年拜太保幷州刺史別封平正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城外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人在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武平初遷太師司州牧出爲冀州刺史加太宰遷右丞相都督青州刺史湝頻牧大藩雖不潔已然寬恕爲吏人所懷五年青州崔蔚波等夜襲州城湝部分倉卒之際咸得齊整擊賊大破之拜左丞相轉瀛州刺史及後主奔鄴加湝大丞相及安德王稱尊號於晉陽使劉子昂修啓於湝至尊出奔宗廟既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帝至濟州禪位於湝啓竟不達湝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幷赦詔湝並沉諸井戰敗湝孝珩俱被擒憲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歸其妻子將至鄴城湝上馬大哭自投於地流血滿面至長安尋與後主同死妃盧氏賜斛斯徵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爲尼隋開皇三年表請文帝葬湝及五子於長安北原

高陽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十年稍遷尚書令以滑稽便辟有寵於文宣帝左右行杖以撻諸王太后滾銜之其妃父護軍長史張晏之嘗要道拜湜湜不禮焉帝問其故對曰無官職漢何須禮帝於是擢拜晏之爲徐州刺史文宣崩兼司徒導引梓宮吹笛云至尊頗知臣不又擊胡鼓爲樂太后杖湜百餘未幾薨太后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就與杖何期帶劍死也乾明初博陵文簡王濟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濟嘗從文宣巡幸在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驚恍歷位太尉河清初出爲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語人云計次第亦應到我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贈假黃鉞太尉錄尚書子智襲爵

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新平郡王九年改封安定十五年封華山歷位中書令齊州刺史就加太傅薨於州贈左丞相太師錄尚書凝諸王中最爲孱弱妃王氏太子洗馬王洽女也與蒼頭姦凝知而不能限禁後事發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稱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天保初封歷位東北道大行臺右僕射都督定州刺史潤美姿儀年十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有穢雜之聲及長廉慎方雅習於吏職至擿發隱僞姦吏無所匿其情開府王迴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遙就州宣敕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爲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相輕間構曲生眉目於是迴洛決鞭二百獨孤枝決杖

輕殿版作橫

一百尋爲尚書令領太子少師歷司徒太尉大司馬司州牧太保
河南道行臺領錄尚書別封文成郡公太師太宰復爲定州刺史
薨贈假黃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漢陽敬懷王洽字敬延神武第十五子也天保元年封五年薨年
十三乾明元年贈太保司空無子以任城王第二子建德爲後

北齊書卷十　列傳第二　終

北齊書卷十一
列傳第三

文襄六王
河南康舒王孝瑜
廣寧王孝珩
河間王孝琬
蘭陵武王孝瓌
安德王延宗
漁陽王紹信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
生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氏生安德王延宗燕
氏生漁陽王紹信

河南康舒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齊受禪進爵爲王歷位中書令司州牧初孝瑜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武成卽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敕之曰吾飲汾清二盃勸汝於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碁不失一道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遊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稍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爲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敞處處營造武成常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親由是叡及士開皆側目士開密告其奢僭叡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爾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頓飲其酒三十七盃體至肥大腰帶十圍使婁子彥載以出檻之於車至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子弘節嗣孝瑜母魏吏部尚書宋弁孫也本魏頼川王斌之妃爲文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第爲太妃孝瑜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內姊也孝瑜薨後宋太妃爲盧妃所譖訴武成殺之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歷位司州牧尚書令司空司徒錄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伎藝嘗於廳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爲眞又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絕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王公議於含光殿孝珩以大敵既深事藉機變宜使任城王領幽州道兵入玉門揚聲趣幷州獨孤永業領洛州兵趣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滻口鼓行逆戰敵

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宮人珍寶賜將士帝不能用承光
卽位以孝珩爲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期正旦
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相願在內以禁兵應之族與敬
顯自遊豫園勒兵出旣而阿那肱從別宅取便路入宮事不果乃
求出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長鸞陳德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
不畏孝珩反耶孝瑜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
日之急猶作如此猜疑高韓恐其變出孝珩爲滄州刺史至州以
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爲匡復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
敵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吾道窮矣齊叛臣乞扶令和以稍剌孝
珩墜馬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猶傷數處遂見虜齊王憲問孝珩
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爲之改容親爲
洗瘡傳藥禮遇甚厚孝珩獨歎曰李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
然矣由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
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算展我心
力耳至長安依例授開府縣侯後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
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
口淚下嗚咽武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啓歸葬山東從之尋卒令
還葬鄴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尚書令初
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叩馬諫請委趙郡王
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胄將出帝使追還周軍退拜幷
州刺史孝琬以文宣世驕矜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內莫敢
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
諸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豈是

老嫗須着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旋以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將建金雞而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照室玄都法順請以奏聞不從帝聞使搜之得鎮庫稍幡數百帝聞之以爲反訊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對曰孝琬晝作陛下形哭之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對之泣帝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撾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爲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瘞諸西山帝崩後乃改葬子正禮嗣幼聰頴能誦左氏春秋齊亡遷綿州卒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幷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苦山之敗長恭爲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躬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謠之爲蘭陵王入陣曲是也歷司州牧青瀛二洲頗受貨後爲太尉與段韶討柏谷又攻定陽韶病長恭總其衆前後以戰功別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苦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罰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術相願曰王前既有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既受勳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荅相願曰豈不曰苦山大捷恐以威及江淮寇擾恐復爲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療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忠

以事上何辜於天而遭殛也妃曰何不求見天顏長恭曰天顏何由得見遂飲藥薨贈太尉長恭面柔心壯音容兼美爲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浹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杖士浹二十以安之嘗入朝而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所譴罰武成賞其功命賈護爲買妾二十人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爲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爲定州刺史于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蒸豬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聞之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三十又以囚試刀驗其利鈍騎縱多不法武成使撻之殺其昵近九人從是浹自改悔蘭陵王芒山凱撻自陳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入使延宗當此勢關西豈得復存及蘭陵死妃鄭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贖之延宗手書以諫而淚滿紙河間死延宗哭之淚亦甚又爲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臥延宗於地馬鞭撾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太尉及平陽之役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擒周開府宗羅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全軍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馳鼠谷乃以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自取兒今去也

延宗曰陛下爲社稷莫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竟奔鄴在幷將率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卽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釁結蕭牆盜起疆埸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將墜於地王公卿士狼見推逼今便祇承寶位可大赦天下改武平七年爲德昌元年以晉昌王唐邕爲宰輔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沐陽王和阿于子右衛大將軍段暢武衛將軍相里僧伽開府韓骨胡侯莫陳洛州爲爪牙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克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笑之及乃嚇然奮發氣力絕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傾覆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幷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各流涕涕嗚咽衆皆爭爲死兒童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甎石以禦周軍特進開府那盧安生守太谷以萬兵叛周軍圍晉陽望之如黑雲四合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奮大矟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尚書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捉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芙蓉慕連延長皆死於陣阿于子段暢以千騎投周周軍攻東門際昏遂入進兵焚佛寺門屋飛焰照天地延宗與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軍大亂爭門相填壓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武帝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輒牽馬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幾中焉城東阨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爲之導僅免時四更也延宗謂周武帝崩于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鬚者不得時齊人旣勝入坊飲酒盡醉臥延宗不復能整周武帝出城饑甚欲爲遁逸計齊王憲及杜國王

誼諫以爲去必不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內空虛周武帝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詰旦還攻東門尉之又入南門延宗辭曰力屈走至城北於人家見禽周武帝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爲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禮之先是高都郡有山焉絕壁臨水忽有異書見云齊亡延宗洗視逾明帝使人就寫使者改亡爲上至是應焉延宗敗前在鄴聽事見兩日相連置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敕守幷州明日建尊號不閒日而被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既而周武帝問取鄴計辭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非臣所及彊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自裁侍婢苦執諫而止未幾

保定北史作武定魏世每此保定紀年者

周武誅後主及延宗等云遙應穆提婆反使並賜死皆自陳無之延宗攘袂泣而不言皆以椒塞口而死明年李起收殯之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孫正言竊謂人曰我保定中爲廣州士曹聞襄城人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光其言竟信云

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牀坐太守鄭道蓋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而主人公爲起乃與長命結爲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爲姊妹責其闔家幼長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齊滅死於長安

北齊書卷十一　列傳第三

汲古閣　正本

北齊書卷十二

列傳第四

文宣四王

太原王紹德

范陽王紹義

西河王紹仁

隴西王紹廉

孝昭六王

樂陵王百年

始平王彥德

城陽王彥基

定陽王彥康

汲古閣　毛氏

汝南王彥忠
汝南王彥理
武成十二王
南陽王綽
琅邪王儼
齊安王廓
北平王貞
高平王仁英
淮南王仁光
西河王仁幾
樂平王仁邕
頍川王仁儉
安陽王仁雅
丹陽王仁直
東海王仁謙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生范陽王紹義裴
嬪生西河王紹仁顏嬪生隴西王紹廉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因怒
李后罵紹德曰你父打我時竟不來救以刀環築殺之親以土埋
之遊豫園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辨才爲後襲太原王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廣陽後封范陽歷位侍中清都
尹好與羣小同飲擅置內參打殺博士任方榮武成嘗杖之二百
送付昭信后后又杖一百及後主奔鄴以紹義爲尚書令定州刺
史周武帝尅幷州以封輔相爲北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

士多聚焉前卒長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洲事不果便迎紹義紹義至焉馬邑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焉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至欲取幷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逼焉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衆三千家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大半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踝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隸紹義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卽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爲天水王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爲其報讎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爲天賛已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於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衆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牛爲齊軍所殺紹義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迴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又使賀若誼往說之他鉢猶不忍遂僞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流於蜀紹義妃渤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云夷狄無信送吾於此竟死蜀中

西河王紹仁文宣第四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尋薨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長樂後改焉性麤暴嘗拔刀逐紹義紹義走入廐閉門拒之紹義初爲清都尹未及理事紹廉先往喚囚悉出率意決遣之能飲酒一舉數升終以此薨

孝昭七男元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亮出後襄城景王諸姬生汝南王彥理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卽位在晉陽羣臣請建中宮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寮又請乃稱太后令立爲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幷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大寧中封樂陵王河淸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以奏帝乃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凉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遶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遍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於後園親看埋之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爲二十七院掘得一小屍緋袍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諸內參竊言百年太子也或言太原王昭德詔以襄成王子白澤襲爵樂陵王齊亡入關徙蜀死

汝南王彥理武平初封王位開府淸都尹齊亡入關隨例授儀同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宮故得不死隋開皇中卒幷州刺史

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南王彥忠與汝南同受封並加儀同三司後事闕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本夫人生南陽王綽後宮生齊安王廓北平王貞高平王仁英淮南王仁光西河王仁幾

樂平王仁邕賴川王仁儉安樂王仁雅丹楊王仁眞東海王仁謙
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景時生至午時後主
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爲第二名融字君明出後
漢陽王河清三年改封南陽別爲漢陽置後綽始十餘歲留守晉
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欻然斫殺數狗狼籍在地破胡驚走不
敢復言後爲司徒冀州刺史好裸人使踞爲獸狀縱犬噬而食之
左轉定州汲井水爲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遊獵無度恣情强
暴云學文宣伯爲人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
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後主
聞之詔鑠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蠍
將蛆混看極樂後主即夜索蠍一斗比曉得三二升置諸浴斛使
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
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爲後主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長
鸞聞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鸞令綽親信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
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使寵胡何猥薩後園與綽相撲搤殺之
瘞於興聖佛寺經四百餘日乃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
五日生者腦不壞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乳母爲姊
姊婦爲妹妹齊亡妃鄭氏爲周武帝所幸請葬綽敕所司葬於永
平陵北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侍中中書
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
軍錄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
公皆遙住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違違則赤棒棒之
自都鄴後此儀寖絕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初從北宮出

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入墜帝大笑以爲善更敕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在宮中坐含光殿以視事諸父皆拜焉帝幸幷州儼常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王師羅常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第三子別留連不覺晚武成憶儼爲之下泣舍師羅不問儼器服玩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冰早李還怒曰尊兒已有我何意無從是後主先得新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爲不足儼常患喉使醫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阿兄懦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爲劣有廢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盛修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弈弈數步射人向者覷對不覺汗出天子前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武平二年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復得每日見太后四月詔除太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督京畿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開府高舍洛中常侍劉辟疆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閒構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贊成其事儼乃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以他文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諮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王受敕何須重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曰事

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遥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剿家家頭使作阿尼故擁兵馬欲坐看孫鳳珎宅上臣爲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來迎臣臣卽入見姊姊卽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帝後聞之戰慄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彊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彊曰人少安德王顧衆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彦止八十人今乃數千何言人少後主泣啓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永巷帝率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卽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爲然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遥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所苦執其手彊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肰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辮頭良久乃釋之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彊都督翟顯貴於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殺之光以皆勳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彦深亦云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儼之未獲罪也鄴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爲澄公所作儼將修之巫曰若動此浮圖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虵長數丈回旋失之數旬而敗自是太后處儼於宮內食必自嘗之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

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計何洪珍與和士開素善亦請殺之未決以食畢密迎祖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酖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執儼元侃曰臣昔事先帝日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能行帝出元侃爲豫州刺史九月下旬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出獵須早出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兒兒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立殺之時年十四不脫靴裹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啓太后臨哭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謚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有遺腹四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王淹孫世俊嗣儼妃李祖欽女也進爲楚帝后居宣則宮齊亡乃嫁焉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長者無過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沉審寬恕帝嘗曰此兒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錄尚書事帝行幸總留臺事積年後主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肱承旨令馮士幹劾繫貞於獄奪其留後權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定州刺史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且暴位清都尹次河西王仁幾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王仁邕次潁川王仁儉次安樂王仁雅從小有瘖疾次丹陽王仁直次東海王仁謙皆養於北宮琅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武平末年仁邕已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克而已尋後主窮蹙以廓爲光州貞爲青州仁英爲冀州仁儉

爲膠州仁直爲濟州刺史自廓已下多與後主死於長安仁英以
清狂仁雅以瘖疾獲免俱徙蜀隋開皇中追仁英詔與蕭琮陳叔
寶修其本宗祭祀未幾而卒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買德次質
三十王歸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從戮者散配西土皆死邊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閒平然武藝英姿多
堪禦侮縱咸陽賜劒覆敗有徵若使蘭陵獲全未可量也而終見
誅剪以至土崩可爲太息者矣安得以時艱主暗匿迹韜光及平
陽之陣奮其忠勇蓋以臨難見危義深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羣情
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
李同自是後主心識去矣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
成殘忍姦穢事極人倫太原跡異猜嫌情非釁逆禍起昭信遂及
淫刑嗟乎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年
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云莫効前人之言可爲傷歎各愛其子豈
其然乎瑯邪雖無師傅之資而早聞氣尚士開淫亂多歷歲年一
朝勦絕慶集朝野以之受斃深可痛焉然專戮之釁未之或免贈
帝謚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亦異於是乎

北齊書卷十二　列傳第四　終

甄氏屯鳳凰氏圖宜常用

北齊書卷十三

列傳第五

趙郡王琛子叡

清河王岳子勤

趙郡王琛字永寶高祖之弟也少時便弓馬有志氣高祖既匡天下中興初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既居禁衛恭勤慎密率先左右太昌初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封南趙郡公食邑五千戶尋拜驃騎大將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永熙二年除使持節都督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琛推誠撫納拔用人士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釁結高祖將謀內討以晉陽根本召琛留掌後事以爲幷肆汾大行臺僕射領六州九酋長大都督其相府政事琛悉決之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迴避遠

甄氏屯鳳凰氏圖宜常用

近肅然尋亂高祖後庭高祖責罰之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滄瀛幽殷并肆雲朔十州諸軍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太尉尚書令謚曰貞平天統三年又贈假黃鉞左丞相太師錄尚書事冀州刺史進爵爲王配饗高祖廟庭子叡嗣

叡小名須拔生三旬而孤聰慧夙成特爲高祖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孃母之恩同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則魏華陽公主也有鄭氏者叡母之從母姊妹之女戲語叡曰汝是我姨兒何因倒親游氏叡因問訪遂精神不怡高祖甚以爲怪疑其感疾欲命醫看之叡對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高祖驚曰誰向汝道耶叡具陳本末高祖命元夫人令就宮與叡相見叡前跪拜因抱頭大哭高祖甚以悲傷語平秦王曰此兒天生至孝我兒子無有及者遂爲休務一日叡初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欷十歲喪母高祖親送叡至領軍府爲叡發喪舉聲殞絕哀感左右三日水漿不入口高祖與武明婁皇后慇懃慰勞方漸順旨居喪盡禮持佛象長齋至於骨立杖而後起高祖令常山王共臥起日夜說喻之并敕左右不聽進水雖絕清漱午後輒不肯食由是高祖食必喚叡同按其見愍惜如此高祖崩哭泣歐血及壯將爲婚娶而貌有戚容世宗謂之曰我爲爾娶鄭述祖女門閥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樂叡對曰自痛孤遺常深膝下之慕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世宗爲之憫然勵之勤學常夜久方罷武定末除太子庶子顯祖受禪進封爵爲南趙郡王邑一千二百戶遷散騎常侍叡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職有知人之鑒二年出爲定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叡留心庶事糾擿姦非勸課農桑接禮民儁所部大

治稱爲良牧三年加儀同三司六年詔叡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于時盛夏六月叡在途中屏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其勞苦而定州先有冰室每歲藏冰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犯暑熱遂遣舉冰倍道追送正值日中停軍炎赫尤盛人皆不堪而送氷者至咸謂得冰一時之要叡乃對之歎息云三軍之人皆飲溫水吾以何義獨進寒氷非追名古將實情所不忍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遲邇稱歎先是役徒罷作任其自返丁壯之輩各自先歸羸弱之徒棄在山北加以飢病多致僵殞叡於是親帥所部與之俱還配合州鄉部分營伍督帥監領彊弱相持遇善水草即爲停頓分有餘贍不足賴以全者十三四焉七年詔以本官都督滄瀛幽安平東燕六州諸軍事滄州刺史八年徵叡赴鄴仍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庫推以西黃河以東長城諸鎮諸軍事叡慰撫新遷量置烽戍內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爲兵民所安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鑿鍾裁下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九年車駕幸樓煩叡朝於行宮仍從還晉陽時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顯祖特崇其選乃除叡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叡後因侍宴顯祖從容顧謂常山王演等曰由來亦有如此長史不吾用此長史何如演對曰陛下垂心庶政優賢禮物須拔進居蟬珥之榮退當委要之職自昔以來實未聞如此銓授帝曰吾於此亦自謂得宜十年轉儀同三司侍中將軍長史王如故尋加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太子太保皇建初行幷州事孝昭臨崩預授顧託奉迎世祖於鄴以功拜尚書令別封浮陽郡公監太史太子太傅議律令又以討北狄之功封潁川郡公復拜尚書令攝大宗正卿天統中追贈叡父琛假黃鉞

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謚曰貞昭華陽長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授時隆冬盛寒叡跣步號哭面皆破裂歐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就第看問拜司空攝錄尚書事突厥嘗侵軼至幷州帝親御戎六軍進止皆令取叡節度以功復封宣城郡公攝宗正卿進拜太尉監議五禮叡久典朝政清貞自守譽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撰古之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世祖崩葬後數日叡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任幷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爲兗州刺史太后曰士開舊經驅使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爲言有中官嬰人知太后密旨謂叡曰太后意旣如此殿下何宜苦違叡曰吾國家事重死且不避若貪生苟全令國家擾攘非吾志也況受先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遂重進言詞理懇切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爲卮酒言訖便出其夜叡方寢見一人身長丈五臂長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叡良久遂失所在叡意甚惡之便起坐獨歎曰大丈夫命運一朝至此恐爲太后所殺旦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叡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豈容令一婦人傾危宗廟且和士開何物豎子如此縱橫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顚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殿下勿入慮有危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被執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而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寃惜之暮年後詔聽以王禮葬竟無贈謚焉子整信嗣歷散騎常侍儀同三司好學有行檢少年時因獵墜馬傷腰脚卒不能行起終于長安琛同母弟惠寶早亡元象初贈侍

中尚書令都督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天統三年重贈十州都督封陳留王謚曰文恭以清河王岳第十子敬文嗣

清河王岳字洪略高祖從父弟也父翻字飛雀魏朝贈太尉謚孝宣公岳幼時孤貧人未之知也長而敦直姿貌嶷然沈深有器量初岳家于洛邑高祖每奉使入洛必止于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高祖室中有光密往覘之乃無燈即移高祖于別室如前所見怪其神異詣卜者筮之遇乾之大有占之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飛龍九五大人之卦貴不可言山氏歸報高祖後高祖起兵於信都山氏聞之大喜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間行從之共圖大計岳遂往信都高祖見之大悅中興初除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高祖與四胡戰于韓陵高祖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績賊乘之岳舉麾大呼橫衝賊陣高祖方得回師表裏奮擊因大破賊以功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仍領武衛太昌初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左右衛封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戶母山氏封爲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時爾朱兆猶據幷州高祖將討之令岳留鎮京師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爲僚屬論者以爲美尋都監典書復爲侍學除使持節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詣京畿時高祖統務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在京師輔政元象二年遭母憂去職岳性至孝盡力色養母若有疾衣不解帶及遭喪哀毀骨立高祖深以憂之每日遣人勞勉尋起復本任二年除兼領軍將軍興和初世宗入總朝政岳出爲使持節都督冀州刺史侍中驃騎開府儀同如故三年轉青州刺史天統三年重贈十州都督謚曰文恭以清河王岳第十子敬文嗣

清河王岳字洪略高祖從父弟也父翻字飛雀魏朝贈太尉謚孝宣公岳幼時孤貧人未之知也長而敦直姿貌嶷然沈深有器量初岳家于洛邑高祖每奉使入洛必止于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高祖室中有光密往覘之乃無燈即移高祖于別室如前所見怪其神異詣卜者筮之遇乾之大有占之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飛龍九五大人之卦貴不可言山氏歸報高祖後高祖起兵於信都山氏聞之大喜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間行從之共圖大計岳遂往信都高祖見之大悅中興初除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高祖與四胡戰于韓陵高祖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績賊乘之岳舉麾大呼橫衝賊陣高祖方得回師表裏奮擊因大破賊以功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仍領武衛太昌初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左右衛封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戶母山氏封爲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時爾朱兆猶據幷州高祖將討之令岳留鎮京師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爲僚屬論者以爲美尋都監典書復爲侍學除使持節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詣京畿時高祖統務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在京師輔政元象二年遭母憂去職岳性至孝盡力色養母若有疾衣不解帶及遭喪哀毀骨立高祖深以憂之每日遣人勞勉尋起復本任二年除兼領軍將軍興和初世宗入總朝政岳出爲使持節都督冀州刺史侍中驃騎開府儀同如故三年轉青州刺史天統三年重贈十州都督

爲藩百姓望風讋懾武定元年除晉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得綏邊之稱時岳遇患高祖令還并治療疾瘳復令赴職及高祖崩侯景叛世宗徵岳還并共圖取景之計而梁武帝乘間遣其貞陽侯明率衆於寒山擁泗水灌彭城與景爲掎角聲援岳總帥諸軍南討與行臺慕容紹宗等擊明大破之臨陣擒明及其大將胡貴孫自餘俘馘數萬景乃擁衆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相持岳回軍追討又破之景單騎逃竄六年以功除侍中太尉餘如故別封新昌縣子又拜使持節河南總管大都督統慕容紹宗劉豐等討王思政于長社思政嬰城自守岳等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爲思政所獲關西出兵援思政岳內外防禦甚有謀算城不浹者三板會世宗親臨數日城下獲思政等以功別封眞定縣男世宗以爲已功故賞典弗弘也世宗崩顯祖出撫晉陽令岳以本官兼尚書左僕射留鎮京師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司州牧五年加太保梁蕭繹爲周軍所逼遣使告急且請援冬詔岳爲西南道大行臺都統司徒潘相樂等救江陵六年正月師次義陽遇荆州陷因略地南至郢州獲梁州刺史司徒陸法和仍尅郢州岳先送法和于京師遣儀同慕容儼據郢城朝廷知江陵陷詔岳旋師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並有功績威名彌重而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鐘諸王皆不及也初高歸彦少孤高祖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彦內銜之而未嘗出口及歸彦爲領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已更倚賴之歸彦密構其短岳於城南起宅聽事後開巷歸彦奏帝曰清河造宅僭擬帝宮制爲來巷但唯無闕耳顯祖聞而惡之漸以疎岳仍屬顯祖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宮而岳先嘗喚之至宅由其

姊也帝懸薛氏姊而鋸殺之讓岳以爲姦民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不用非姦也帝益怒六年十一月使高歸彥就宅切責之岳憂悸不知所爲數日而薨故時論紛然以爲賜鴆也朝野歎惜之時年四十四詔大鴻臚監護喪事贈使持節都督冀定滄瀛趙幽濟七州諸軍太宰太傅定州刺史假黃鉞給轀輬車賵物二千段謚曰昭武初岳與高祖經綸天下家有私兵幷畜戎器儲甲千餘領世宗之末岳以四海無事表求納之世宗敦至親之重推心相任云叔屬居肺腑職在維城所有之甲本資國用叔何疑而納之文宣之世亦頻請納又固不許及將薨遺表謝恩幷請上甲於武庫至此葬畢方許納焉皇建中配享世宗廟庭後歸彥反世祖知其前諸曰清河忠烈盡力皇家而歸彥毀之間吾骨肉籍沒歸彥以良賤百口賜岳家後又思岳之功重贈太師太保餘如故

子勱嗣

勱字敬德夙志早成爲顯祖所愛年七歲遣侍皇太子後除青州刺史拜日顯祖戒之曰叔父前牧青州甚有遺惠故遣汝慰彼黎庶宜好用心無墜聲績勱流涕對曰臣以蒙幼濫叨拔擢雖竭庸短懼忝先政帝曰汝既能有此言吾不慮也尋追授武衛將軍領軍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以清河地在畿內改封樂安王轉侍中尚書右僕射出爲朔州行臺僕射後主晉州敗太后從玉門道還京師勑勱統領兵馬侍衛太后時佞幸閹寺猶行暴虐民間雞豬悉放鷹犬搏噬取之勱收儀同三司苟子溢狗軍欲行大戮太后有令肰後釋之劉文殊竊謂勱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容如此豈不慮後生毀謗耶勱攘袂語文殊曰自獻武皇帝以來撫養士卒委政親賢用武行師未有折衂今西寇已次幷州達官多悉

委叛正坐此輩專政弄權所以內外離心衣冠解體若得今日斬
此卒明日及誅亦無所恨王國家姻婭須同疾惡返爲此言豈所
望乎太后還至鄴周軍續至人皆恟懼無有鬬心朝士出降晝夜
相屬勱因奏後主曰今所翻叛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貳請
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發之曰若戰不捷卽退焚臺此曹
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
之此亦計之上者後主卒不能用齊亡入周依例授開府隋朝歷
楊楚光洮四州刺史開皇中卒
史臣曰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蓋以通塞有期污隆
適道舉世思治則顯仁以應之小人道長則儉德以避之至若負
博陸之圖處藩屏之地而欲迷邦違難其可得乎趙郡以跗蕚之
親當顧命之重高揖則宗社易危去惡則人神俱泰是用安夫一
德同此貞心踐良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義取斃凶慝
豈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墟之禍不朕則
邦國殄瘁何影響之速乎清河屬經綸之會自致青雲出將入相
翊成鴻業雖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論其高下天保不辰易
生悔咎固不可掩其風烈適以彰顯祖之失德云
贊曰趙郡英偉風範凝正天道無親斯人斯命赫赫清河于以經
國末路小疵非爲敗德

北齊書卷十三　列傳第五　終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　弟長弼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思宗　子元海

平秦王歸彥

武興王普

長樂太守靈山　從兄伏護

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寬厚有長者風神武起兵於信都以盛爲中軍大都督封廣平郡公歷位司徒太尉天平三年薨於位贈假黃鉞太尉太師錄尚書事無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改封平

毛氏汲古閣

昌王卒於魏尹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陽州縣伯進爵爲公累
遷北豫州刺史河陰之戰司徒高昂失利退永樂守河陽南城昂
走趣城西軍追者將至永樂不開門昂遂爲西軍所擒神武大怒
杖之二百後罷豫州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爲長史辛
公正爲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入神武乃以永樂爲濟州仍
以監公正爲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永
樂至州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永樂然後
知二人清直竝擢用之永樂卒於州贈太師太尉錄尚書事謚曰
武昭無子從兄思以第二子孝緒爲後襲爵天保初改封脩城郡
王永樂弟長弼小名阿伽性麤武出入城市好毆擊行路時人皆
呼爲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廣武王時有天恩道人至兇暴橫行閭
肆後入長弼黨專以鬬爲事文宣竝收掩付獄天恩黨十餘人皆
棄市長弼鞭一百尋爲南營州刺史在州無故自驚走叛亡入突
厥竟不知死所
襄樂王獻國神武從祖弟也無才伎直以宗室謹厚天保元年封
襄樂王位右衞將軍卒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性寬和頗有武幹天保初封上洛郡王
歷位司空太傅薨於官子元海累遷散騎常侍願處山林修行釋
典文宣許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絕棄人事志不能固啓求歸徵復
本任便縱酒肆情廣納姬侍又除領軍器小志大頗以智謀自許
皇建末孝昭幸晉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孝
昭之誅楊愔等謂武成云事成以爾爲皇太弟及踐祚乃使武成
在鄴王兵立子百年爲皇太子武成甚不平先是恒留濟南於鄴

除領軍庫狄伏連爲幽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爲領軍以分武成之權武成留伏連而不聽豐樂視事乃與河陽王孝瞻僞獵謀於野暗乃歸先是童謡云中興寺內白皃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鐘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卽舊中興寺也皃翁謂雄雞蓋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打鐘言將被擊也旣而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氣昭帝以爲濟南應之乃使平秦王歸彥之鄴迎濟南赴并州武成王先咨元海并問自安之計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性非常殿下不須別慮武成曰豈我推誠之意耶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武成卽留元海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踱牀徐步夜漏未曙武成遽出曰神策如何答云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耳因説梁孝王懼誅入關事請乘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爲限求不干朝政必係太山之安此上策也若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大盛恐取謗衆口請青徐二州刺史洗靜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卽恐族誅因逼之答曰濟南世嫡王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此勅執豐樂斬歸彥尊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武成大悦狐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又召曹魏祖問之國事對曰當有大凶又時有林慮令姓潘知占候客謂武成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爲天下主武成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武成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於晉陽及孝昭崩武成卽位除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爲和士開所譖被捶馬鞭六十責云爾在鄴城説我以弟友兄幾許不義鄴城兵馬抗并州幾許無智不爲可使出爲兗州刺史元海後妻陸太姬甥也故尋被追任使

武平中與祖珽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語告珽珽求領軍元海不可珽乃以其所告報太姬姬怒出元海爲鄭州刺史鄭城將敗徵爲尚書令周建德七年於鄴城謀逆伏誅元海好樂禍然詐仁慈不飲酒噉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內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謀及爲右僕射又說後主禁屠酷酒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思宗弟思好

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養以爲弟遇之甚薄少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爲左衛大將軍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鶻入鵝群宜思好事故改名焉累遷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後主時斫骨光弁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弁倨敖思好因心銜恨武平五年遂舉兵反與并州諸貴書曰天王上少長深宮未辨人之情僞昵近凶狡疎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溢軒階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剝削生靈劫掠朝市闇於聽受專行忍害幽母深宮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絕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馬於東門光弁擊鷹於西市駿龍得儀同之號逍遥受郡君之名犬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叡寔曰宗英社稷惟寄左丞相斛律明月世爲元輔威著隣國無罪無辜奄見誅殄孤既忝預皇枝實蒙殊獎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悉此懷無致疑惑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思好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百官以行臺左丞相王尚之爲長史武衛趙海在晉陽掌兵時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須唱萬歲奉迎耳帝聞變使唐邕莫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庫狄士文馳之晉陽帝勒兵續進思好軍敗與行思投水而死其麾下二千人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

不降以至盡時帝在道叱奴世安自晉陽送露布於平都遇斛斯
孝卿孝卿誘使食因馳詣行宮叫已了帝大懽左右呼萬歲良久
世安乃以狀自陳帝曰告示何物事乃得坐食於是賞孝卿而免
世安罪暴思好屍七日然後屠剝焚之烹尚之於鄴市令內參射
其妃於宮內仍火焚殺之思好反前五旬有人告其謀反韓長鸞
女適思好故奏有人誣告諸貴事相擾動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
平秦王歸彥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徽魏末坐事當徙涼州行至
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流因於河州積年以解胡言爲西域大
使得胡師子來獻以功得河東守尋遂死焉徽於神武舊恩甚篤
及神武平京洛迎長以穆同營葬贈司徒諡曰文宣初徽常過長
安市與婦人王氏私通而生歸彥至是年已九歲神武追見之撫
對悲喜稍遷徐州刺史歸彥少質朴後更改節放縱好聲色朝夕
酣歌妻魏上黨王元天穆女也貌不美而甚嬌妒數忿爭密啓文
宣求離事寢不報天保元年封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竝
爲太妃善事二母以孝聞徵爲兼侍郎稍被親寵以討侯景功封
長樂郡公除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也文宣誅高德正
金寶財貨悉以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總知禁衛初濟南自晉陽
之鄴楊愔宣敕留從駕五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
乃知之由是陰怨楊燕楊燕等欲去二王問計於歸彥歸彥許喜
請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許心違馳告長廣長廣於是誅楊燕等
孝昭將入雲龍門都督成休寧列拒而不內歸彥諭之然後得入
進向柏閭永巷亦如之孝昭踐祚以此彌見優重每入常在平原
王段韶上以爲司空兼尚書令齊制宮內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

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孝昭崩歸彥從晉陽迎武成於鄴及武成卽位進位太傅領司徒常聽將私部曲三人帶刀入仗從武成還都諸貴戚等競要之其所住處一坐盡傾歸彥旣地居將相志意盈滿發言陵侮旁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爲禍亂上亦尋其前翻覆之跡漸忌之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等咸數言其短上幸歸彥家召魏收對御作詔草欲加右丞相收謂元海曰至尊以右丞相登位今爲歸彥威名太盛故出之豈可復加此號乃拜太宰冀州刺史卽乾和繕寫書日仍勑門司不聽輒入內時歸彥在家縱酒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別賜錢帛鼓吹醫藥事事周備又敕武職督將悉送至靑陽宮拜而退莫敢共語唯與趙郡王叡久語時無聞者至州不自安謀逆欲待受調訖班賜軍事望車駕如晉陽乘虛入鄴爲其郎中令呂思禮所告詔平原王段韶襲之歸彥舊於南境置私驛聞軍將逼報之便嬰城拒守先是冀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挹別駕陳季璩中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普興等疑歸彥有異使連名密啓歸彥追而獲之遂收禁仲鸞等五人仍竝不從皆殺之軍已逼城歸彥登城大叫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衆悉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爲殺此三人卽臨城自刎其後城破軍騎北走至交津見獲鑠送鄴帝令趙郡王叡私問其故歸彥曰使黃頷小兒牽挽我何可不反曰誰耶歸彥曰元海乾和豈是朝廷老宿如趙家老公時又詎懷怨於是帝又使讓焉對曰高元海受畢義雲宅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鼓吹臣爲藩王太宰仍不得鼓吹正殺元海義雲而已上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彥猶作前

語望活帝命議其罪皆云不可赦乃載以露車銜枚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贈仁州刺史魏時山崩得石角二藏在武庫文宣入庫賜從臣器特以二石角與歸彥謂曰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將此角嚇漢歸彥額骨三道著幘不安文宣嘗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當以此骨嚇漢其言反竟驗云

武興王普字德廣歸彥兄歸義之子也性寬和有度量九歲歸彥自河州俱入洛神武使與諸子同遊處天保初封武興郡王武平二年累遷司空六年爲豫州道行臺尚書令後王奔鄴就加太宰周師逼乃降卒於長安贈上開府豫州刺史

長樂太守靈山字景嵩神武族弟也從神武起兵信都終於長樂太守贈大將軍司空謚曰文宣子懿卒於武平鎮將無子文宣帝以靈山從父兄齊州刺史建國子伏護爲靈山後伏護字臣援粗有刀筆天統初累遷黃門侍郎伏護歷事數朝恒參機要而性嗜酒每多醉失末路逾劇乃至連日不食事酣酒神識恍惚遂以卒贈兗州刺史建國侯孫乂襲乂少謹武平末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爲太府少卿坐事卒

北齊書 卷十四 列傳 陵爲亂兵所殺 江觀津胄祖

北齊書卷十四　列傳第六

北齊書卷十五
列傳第七

竇泰
尉景
婁昭子叡
厙狄干子士文
韓軌
潘樂

竇泰字世寧大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觀津曾祖羅魏統萬鎮將因居北邊父樂魏末破六韓拔陵爲亂與鎮將楊鈞固守遇害泰貴追贈司徒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電光奪目駛雨霑洒寤而驚汗遂有娠暮而不產大懼有巫曰渡河湔裛

西谿中鳳蘭氏圖書館藏

北齊書卷十四　列傳第六

北齊書卷十五
列傳第七

竇泰
尉景
婁昭子叡
厙狄干子士文
韓軌
潘樂

竇泰字世寧大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觀津曾祖羅魏統萬鎮將因居北邊父樂魏末破六韓拔陵爲亂與鎮將楊鈞固守遇害泰貴追贈司徒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電光奪目駛雨霑洒寤而驚汗遂有娠暮而不產大懼有巫曰渡河湔禊

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及長善騎射有勇略泰父兄戰歿於鎮泰身負骸骨歸爾朱榮以從討邢杲功賜爵廣阿子神武之爲晉州請泰爲鎮城都督參謀軍事累遷侍中京畿大都督尋領御史中尉泰以勳戚居臺雖無多糾舉而百寮畏懼天平三年神武西討令泰自潼關入四年泰至小關爲周文帝所襲衆盡沒泰自殺初泰將發鄴鄴有惠化尼謠云寶行臺去不回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寶中尉宿直兵吏皆驚其人入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贈大司馬太尉錄尚書事謚曰武貞泰妻武明婁后妹也泰雖以親見待而功名自建齊受禪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子孝敬嗣位儀同三司尉景字士真善無人也秦漢置尉候官其先有居此職者因以氏焉景性溫厚頗有俠氣魏孝昌中北鎮反景與神武入杜洛周軍中仍共歸爾朱榮以軍功封博野縣伯後從神武起兵信都韓陵之戰唯景所統失利神武入洛留景鎮鄴尋進封爲公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以勳戚每有軍事與厙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懷射利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史又大納賄賂發夫獵死者三百人厙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董桶何爲不剝公神武誡景曰可以無貪也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害天子調神武笑不答改長樂郡公歷位太保太傅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暹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耶神武聞之泣詣闕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帝乃許之於是黜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武造之景恚臥不動

叫曰殺我時趣耶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爲爾汲水脈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爲之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爲墻人相扶爲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腹何須乾啼溼哭不聽打耶尋授青州刺史操行頗改百姓安之徵授大司馬遇疾薨於州贈太師尚書令齊受禪以景元勳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追封長樂王子粲少歷顯職性麤武天保初封厙狄干等爲王粲以父不預王爵大恚恨十餘日閉門不朝帝怪遣就宅問之隔門謂使者曰天子不封粲父爲王粲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勑粲遂彎弓隔門射使者使者以狀聞之文宣使段韶諭旨粲見韶唯撫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親詰其宅慰之方復朝請尋追封景長樂王粲襲爵位司徒太傅蕤子世辯嗣周師將入鄴令辯出千餘騎覘候出滏口登高阜西望遠見群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北至紫陌橋不敢顧瞻開皇中卒於浙州刺史

妻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也祖父提雄傑有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谷量性好周給士多歸附之魏太武時以功封真定侯父內干有武力未仕而卒昭貴魏朝贈司徒齊受禪追封太原王昭方雅正直有大度深謀腰帶八尺弓馬冠世神武少親重之昭亦早識人恒曲盡禮敬數隨神武獵每致請不宜乘危歷險神武將出信都昭贊成大策即以爲中軍大都督從破爾朱兆於廣阿封安喜縣伯改濟北公又徙濮陽郡公受領軍將軍魏孝武將貳於神武昭以疾辭還晉陽從神武入洛克州刺史樊子鵠反以昭爲東道大都督討之子鵠既死諸將勸昭盡捕誅其

黨昭曰此州無狀橫被殘賊其君是怨其人何罪遂皆捨焉後轉大司馬仍領軍遷司徒出爲定州刺史昭好酒晚得偏風雖愈猶不能處劇務在州事委寮屬昭舉其大綱而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師太尉諡曰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封太原王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長子仲達嗣改封濮陽王次子定遠少歷顯職外戚中偏爲武成愛狎別封臨淮郡王武成大漸與趙郡王等同受顧命位司空趙郡王之奏黜和士開定遠與其謀遂納士開賄賂成趙郡之禍其貪鄙如此尋除瀛州刺史初定遠弟季略提婆求其伎妾定遠不許因高思好作亂提婆令臨淮國郎中令告定遠陰與思好通徵至令開府段暢率三千騎掩之令侍御史趙秀通至州以贓貨事劾定遠定遠疑有變遂縊而死昭兄子叡叡字佛仁父坟魏南部尚書叡幼孤被叔父昭所養爲神武帳內都督封掖縣子

累遷光州刺史在任貪縱深爲文襄所責後改封九門縣公齊受禪得除領軍將軍別封安定侯叡無他器幹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爲瀛州刺史聚斂無厭皇建初封東安王太寧元年進位司空平高歸彥於冀州還拜司徒河清三年濫殺人爲尚書左丞宋仲羨彈奏經赦乃免尋爲太尉以軍功進大司馬武成至河陽仍遣摠偏師赴懸瓠叡在豫境留停百餘日專行非法詔免官以王還第尋除太尉薨贈大司馬子子產嗣位開府儀同三司

庫狄干無善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之西臘汗山地方百里以處之後率部落北邊因家朔方干梗直少言有武藝魏正光初除掃逆黨授將軍宿衛於內以家在寒鄉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師夏歸鄉里孝昌元年北邊擾亂奔雲中爲刺史費穆送於爾朱榮以軍主隨榮入洛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封

廣平縣公尋進郡公河陰之役諸將大捷唯干兵退神武以其舊功竟不責黜尋轉太保太傅及高仲密以武牢叛神武討之以干爲大都督前驅干上道不過家見侯景不遑食景使騎追饋之時文帝自將兵至洛陽軍容甚盛諸將未欲南度干決計濟河神武大喜繼至遂大破之還爲定州刺史不閑吏事事多擾煩然清約自居不爲吏人所患遷太師天保初以干平元勳佐命封章武郡王轉太宰干尚神武妹樂陵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常摠大衆威望之重爲諸侯所伏而爲性嚴猛曾詣京師魏譙王元孝友於公門言戲過度諸公無能面折者干正色責之孝友大慙時人稱善甍贈假黃鉞太宰給輼輬車謚曰景烈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書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一人至子孫竝知書干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子敬伏位儀同三司卒子士文嗣士文性孤直雖隣里至親莫與通狎在齊襲封章武郡王位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來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隋州刺史隋文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啜官廚餅士文枷之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迹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貼服道不拾遺凡有細過士文必陷害之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上異之別齎遺之士文至州發摘姦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厲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聞之令人捕搦捶

楚盈前而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趙達二人竝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剎政司馬蝮蛆瞋長史舍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歎曰士文暴過猛獸竟坐免未幾爲雍州長史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要貴無乃必死此官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妹爲齊氏嬪有色齊滅後賜薛公長孫覽覽妻鄭氏妒譖之文獻后令覽離絕士文恥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娉以爲妻由是君明士文竝爲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三子朝夕不繼親賓無贍之者

韓軌字百年太安狄那人也少有志操性深沈喜怒不形於色神武鎮晉州引爲鎮城都督及起兵於信都軌贊成大策從破爾朱兆於廣阿又從韓陵陣封平昌縣侯仍督中軍從破爾朱兆於赤洪嶺再遷泰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泰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人戶別絹布兩匹州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喜歎乃留焉頻以軍功進封安德郡公歷位中書令司徒齊受禪史糾劾削除官爵未幾復其安德郡公歷位中書令司徒齊受禪封安德郡王軌妹爲神武所納生上黨王渙復以勳庸歷登台鉉常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後拜大司馬從文宣征蠕蠕在軍暴疾薨贈假黃鉞太宰太師謚曰肅武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子晉明嗣天統中改封東萊王晉明有俠氣諸勳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庭處之貴要之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迺披故紙乎武平末除尚書左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辭官

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也本廣宗大族魏世分鎮北邊因家焉

父永有技藝襲爵廣宗男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爲字及長寬厚有膽略初歸葛榮授京兆王時年十九榮敗隨爾朱榮爲別將討元顯以功封敷城縣男齊神武出牧晉州引樂爲鎮城都將從破爾朱兆於廣阿進爵廣宗縣伯累以軍功拜東雍州刺史神武嘗議欲廢州樂以東雍地帶山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可棄也遂如故後破周師於河陰議欲追之令追者在西不願者東唯樂與劉豐居西神武善之以衆意不行而止改封金門郡公文宣嗣事鎮河陽破西將劉檛等時帝以懷州刺史平監等所築城深入敵境欲棄之樂以軹關要害必須防固乃更修理增置兵將而還鎮河陽拜司空齊受禪樂進璽綬進封河東郡王遷司徒周文東至崤陝遣其行臺侯莫陳崇自齊子嶺趣軹關儀同楊檦從鼓鍾道出建州陷孤公戍詔樂總大衆禦之樂晝夜兼行至長子遣儀同韓永興從建州西趣崇崇遂遁又爲南道大都督討侯景樂發石鼈南度百餘里至梁涇州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爲懷州樂獲其地仍立涇州又克安州除瀛州刺史仍略淮漢天保六年薨於懸瓠贈假黃鉞太師大司馬尚書令子子晃嗣諸將子弟率多驕縱子晃沈密謹慤以清淨自居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武平末爲幽州道行臺右僕射幽州刺史周師將入鄴子晃率突騎數萬赴援至博陵知鄴城不守詣冀州降周授上開府隋大業初卒

北齊書卷十六

列傳第八

段榮子韶

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後入魏以豪族徙北邊仍家於五原郡父連安北府司馬榮少好曆術專意星象正光初語人曰易云觀於天文以察時變又曰天垂象見吉凶今觀玄象察人事不及十年當有亂矣或問曰起於何處當可避乎榮曰構亂之源此地爲始恐天下因此橫流無所避也未幾果如言榮遇亂與鄉舊攜妻子南趣平城屬杜洛周爲亂榮與高祖謀誅之事不捷共奔爾朱榮後高祖建義山東榮贊成大策爲行臺右丞西北道慰喻大使巡方曉喻所在下之高祖南討鄴留榮鎮信都仍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時攻鄴未克所須軍資榮轉輸無闕高祖

甄心出鳳凰
氏圖閣開出

入洛論功封姑臧縣侯邑八百戶轉授瀛州刺史榮妻皇后姊也榮恐高祖招私親之義固推諸將竟不之州尋行相州事後爲濟州刺史天平三年轉行恭州事榮性温和所歷皆推仁恕民吏愛之初高祖將圖關右與榮密謀榮盛稱未可及渭曲失利高祖悔之曰吾不用段榮之言以至於此四年除山東大行臺大都督甚得物情大象元年授儀同三司二年五月卒年六十二贈使持節定冀滄瀛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太尉尚書左僕射謚曰昭景皇建初配饗高祖廟庭二年重贈大司馬尚書令武威王長子韶嗣

韶字孝先小名鐵伐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略高祖以武明皇后姊子益器愛之常置左右以爲心腹建義初領親信都督中興元年從高祖拒爾朱兆戰於廣阿高祖謂韶曰彼衆我寡其若之何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强者得天下之心爾朱狂狡行路所見

裂冠毀冕拔本塞源邙山之會搢紳何罪兼殺主立君不脫旬朔天下思亂十室而九王躬昭德義除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克哉高祖曰吾雖以順討逆奉辭伐罪但弱小在强大之間恐無天命卿不聞之也答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爾朱外賊天下內失善人知者不爲謀勇者不爲鬬不肖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兆戰兆軍潰攻劉誕於鄴及韓陵之戰韶督率所部先鋒陷陣毒從高祖出晉陽追爾朱兆於赤洪嶺平之以軍功封下洛縣男又從襲取夏州擒斛律彌娥突加龍驤將軍諫議大夫累遷武衛將軍後恩賜父榮姑臧縣侯其下洛縣男啓讓繼母弟寧安興和四年從高祖禦周文帝於邙山高祖身在行間爲西魏將賀拔勝所識率銳來逼韶從旁馳馬引弓反射一箭斃其前驅追騎懾憚莫敢前者西軍退賜馬并金進爵爲公武定四

年從征玉壁時高祖不豫攻城未下召集諸將共論進止之宜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軍劉豐等曰吾每與段孝先論兵殊有英略若使比來用其謀亦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勢危篤恐或不虞欲委孝先以鄴下之事何如金等曰知臣莫若君實無出孝先仍謂詔曰吾昔與卿父冒涉險艱同獎王室建此大功今病疾如此殆將不濟宜善相翼佐克茲負荷即令詔從顯祖鎮鄴召世宗赴軍高祖疾甚顧命世宗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親戚之中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五年春高祖崩於晉陽祕不發喪俄而侯景構亂世宗還鄴詔留守晉陽世宗還賜女樂十數人金十斤繒帛稱是封長樂郡公世宗征潁川詔留鎮晉陽別封眞定縣男行并州刺史顯宗受禪別封朝陵縣又封霸城縣加位特進啓求歸朝陵公乞封繼母梁氏爲郡君顯祖嘉之別以梁兵爲安定郡君又以霸城縣侯讓其繼母弟孝言論者美之天保三年爲冀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有惠政得吏民之心四年十二月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預招誘邊民殺害長吏淮泗擾動五年二月詔徵詔討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又陳武帝率衆將攻廣陵刺史王敬寶遣使告急復有尹思令率衆萬餘人謀襲盱眙三軍咸懼詔謂諸將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强者從之霸先等智小謀大政令未一外託同德內有離心諸君不足憂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敬顯儁堯雄示等圍守宿預自將步騎數千人倍道赴涇州塗出盱眙思令不虞大軍卒至望旗奔北進與超達合戰大破之盡獲其舟艦器械謂諸將士曰吳人輕躁本無大謀今破超達霸先必走即迴赴廣陵陳武帝果遁去追至楊子柵望揚州城乃還大獲其軍資器物旋師宿預六月詔遣辨

武成紀載此事於河清三年春二月

士喻白額禍福白額於是開門請盟詔與行臺辛術等議且爲受盟盟訖度白額終不爲用因執而斬之并其諸弟等竝傳首京師江淮帖然民皆安輯顯祖嘉其功詔賞吳口七十人封原郡王清河王岳之克鄴州執司徒陸法和詔亦豫行築層城於新蔡立郭默戍而還皇建元年領太子太師大寧二年除并州刺史高歸彥作亂冀州詔與東安王婁叡率衆討平之遷太傅賜女樂十人并歸彥衆園一千畝仍莅并州爲政舉大綱不存小察甚得民和十二月周武帝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衆逼晉陽世祖自鄴倍道兼行赴救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距汾河西被風谷時事既倉卒兵馬未整世祖見如此亦欲避之而東尋納河間王孝琬之請令趙郡王盡護諸將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山而下去城二里諸將咸欲逆擊之詔曰步人氣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敵前鋒盡殪無復孑遺自餘通宵奔遁仍令詔率騎追之出塞不及而還世祖嘉其功別封懷州武德郡公進位太師周冢宰宇文護母閻氏先配中山宮護聞閻尚存乃因邊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隣好時突厥屢犯邊詔軍於塞下世祖遣黃門徐世榮乘傳齎周書問詔詔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託爲相其實王也既爲母請和不遣介之使申其情理乃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弱如臣管見且外許之待通後放之未晚不聽遂遣使以禮將送護既得母仍遣將尉遲迥等襲洛陽詔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率衆擊之軍於邙山之下逗留未進世祖召謂曰今欲遣王赴洛陽之圍但突厥在此復須鎮禦王謂如何詔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羌鬬逼便是膏盲之病請奉詔南行

世祖曰朕意亦爾乃令韶督精騎一千發自晉陽五日便濟河與大將共量進止韶旦將帳下二百騎與諸軍共登邙阪聊觀周軍形勢至大和谷便值周軍卽遣馳告諸營追集兵馬仍與諸將結陣以待韶爲左軍蘭陵王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與周人相對韶遙謂周人曰汝宇文護幸得其母不能懷恩報德今日之來竟何意也周人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軍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徒我騎且却且引待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其中軍所當者亦一時瓦解投墜溪谷而死者甚衆洛城之圍亦卽奔遁盡棄營幕從邙山至穀水三十里中軍資器物彌滿川澤車駕幸洛陽親勞將士於河陰置酒高會策勳命賞除太宰封靈武縣公天統三年除左丞相永昌郡公食滄州幹武平二年正月出晉州道到定隴築威

敵平寇二城而還二月周師來寇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捍禦以三月暮行達西境有柏谷城者乃敵之絶險石城千仞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爲國家之有若不去柏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郡公是月周又遣將寇邊右丞相斛律光先率師出討韶亦請行五月攻服秦城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東接定陽又作深塹斷絶行道韶乃密抽壯士從北襲之又遣人潛度河告姚襄城中令內外相應度者千有餘人周人始覺於是合戰大破之獲其儀同若干顯寶等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就令得之城地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路破服秦併力

以圖定陽計之長者將士咸以爲然六月從圍定陽其城主開府儀同揚範固守不下詔登山望城勢乃縱兵急攻之七月屠其外城大斬獲首級時詔病在軍中以子城未克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險阻並無走路唯恐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南澗口其夜果如所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大潰範等面縛盡獲其衆詔疾甚先軍還以功別封樂安郡公竟以疾薨上舉哀東堂贈物千段溫明祕器輼輬車軍校之士陣衛送至平恩墓所發卒起冢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朔州刺史諡曰忠武詔出摠軍旅入參軍事相國太尉錄尚書事朔州刺史諡曰忠武詔出摠軍旅入參唯幄功既居高重以婚媾望傾朝野長於計略善於御衆得將士之心臨敵之日人人爭奮又雅性温慎有宰相之風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世勳貴之家罕有及者然僻於好色雖居要重微服間行有皇甫氏魏黃門郎元瑀之妻弟謹謀逆皇甫氏因沒官詔美其容質上啓固請世宗重違其意因以賜之尤嗇於財雖親戚故舊略無施與其子深尚公主并省承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杯酒長子懿嗣懿字德猷有姿儀頗解音樂又善騎射天保初尚潁川長公主累遷行臺右僕射兼殿中尚書出除兗州刺史卒子寶鼎嗣尚中山長公主武平末儀同三司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大業初卒於饒州刺史詔第二子深字德深美容貌寬謹有父風天保中受父封姑臧縣公大寧初拜通直散騎侍郎二年詔尚永昌公主未婚主卒清河三年又詔尚東安公主以父頻著大勳累遷侍中將軍源州大中正食趙郡幹詔病篤詔封深濟北王以慰其意武平末徐州行臺

左僕射徐州刺史入周拜大將軍郡公坐事死詔第三子德舉武
平末儀同三司周建德七年在鄴城與高元海等謀逆誅詔第四
子德衡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隆化時濟州刺史入周授儀同大
將軍詔第七子德堪武平中儀同三司隋大業初汴州刺史卒於
汝南郡守榮第二子孝言少警發有風儀魏武定末起家司徒參
軍事齊受禪其兄詔以別封霸城縣侯授之累遷儀同三司度支
尚書清都尹孝言本以勳戚緒餘致位通顯至此便驕奢放逸無
所畏憚曾夜行過其賓客宗孝王家宿喚坊民防援不時應赴遂
拷殺之又與諸淫婦密遊爲其夫覺復恃官勢拷掠而殞時苑內
須果木科民間及僧寺備輸悉分向其私宅種植又殿內及園須
石差車牛從漳河運載復分車迴取事悉聞徹出爲海州刺史尋
以其兄故徵拜都官尚書食陽城郡幹仍加開府遷太常卿除齊
州刺史以贓賄爲御史所劾屬世祖崩遇赦免拜太常卿轉食河
南郡幹遷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將廢趙彦深引孝言爲助除兼侍
中入內省典機密尋即正仍吏部尚書孝言既無深鑒又待物不
平抽擢之徒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尚書天
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答惟厲色遣下而已尋除
中書監加特進又託韓長鸞共構祖珽之短及祖出後孝言除尚
書右僕射仍掌選舉恣情用捨請謁大行勑濬京城北隍孝言監
作儀同三司崔士順將作大匠元士將太府少府酈孝裕尚書左
民郎中薛叔昭司州治中崔子清都尹丞李道隆鄴縣令尉長卿
臨漳令崔象成安令高子徹等並在孝言部下典作日別置酒高
會諸人膝行跪伏稱觴上壽或自陳屈滯更請轉官孝言意色揚
揚以爲已任皆隨事報答許有加授富商大賈多被銓擢縱令進

用人士咸是麤險放縱之流尋遷尚書左僕射特進侍中如故孝言富貴豪侈尤好女色後娶婁定遠妾董氏大毗愛之爲此內外不和更相糾列坐爭免官徙光州隆化敗後有敕追還孝言雖黷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賦詩奏伎畢盡歡洽雖艸萊之士粗閑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其貧蹙者亦時有乞遺世論復以此多之齊亡入周授開府大將軍後加上開府

史臣曰段榮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伐之地亦足稱焉韶光輔七君克隆門業每出當閫外或任以留臺以猜忌之朝終其眉壽屬亭候多警爲有齊上將竟其然乎當以志謝矜功名不逾實不以威權御物不以智數要時欲求覆餗其可得也語曰率性之謂道此其效歟

贊曰榮發其原韶大其門位因功顯望以德尊

贊曰昔卷十六　列傳第八　終

北齊書卷十七

列傳第九

斛律金子光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侯利以壯勇有名塞表道武時率戶內附賜爵孟都公祖幡地斤殿中尚書父大那瓌光祿大夫第一領民酋長天平中金貴贈司空公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初爲軍主與懷朔鎮將楊鈞送茹茹主阿那瓌還北瓌見金射獵深歎其工後瓌入寇高陸金拒擊破之正光末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衆屬焉陵假金王號金度陵終敗滅乃統所部萬戶詣雲州請降卽授第二領民酋長稍引南出黃瓜堆爲杜洛周所破部衆分散金與兄平二人脫身歸爾朱榮榮表金爲別將累遷都督孝莊立賜爵

阜城縣男加寧朔將軍屯騎校尉從破葛榮元顥頻有戰功加鎮南大將軍及爾朱兆等逆亂高祖密懷匡復之計金與婁昭厙狄干等贊成大謀仍從舉義高祖南攻鄴留金守信都領恒雲燕朔六州大都督委以後事別討李修破之加右光祿大夫會高祖於鄴仍從平晉陽追滅爾朱兆太昌初以金爲汾州刺史當州大都督進爵爲侯從高祖破紇豆陵於河西天平初遷鄴使金領步騎三萬鎮風陵以備西寇軍罷還晉陽從高祖戰於沙苑不利班師因此東雍諸城復爲西軍所據遣金與尉景厙狄干等討復之大象中周文帝復大舉向河陽高祖率衆討之使金徑往太州爲犄角之勢金到晉州以軍退不行仍與行臺薛循義共圍喬山之寇俄而高祖至仍共討平之因從高祖攻下南絳邵郡等數城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據城西叛周文帝入寇洛陽高祖使金統劉豐大汗步薛等步騎數萬守河陽城以拒之高祖到仍從破寇軍還除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邑一千戶轉第一領民酋長三年高祖出軍襲山胡分爲二道以金爲南道軍司由黃櫨嶺出高祖自出北道度赤徯嶺會金於烏突戍合擊破之軍還出爲冀州刺史四年詔金率衆從烏蘇道會高祖於晉州仍從攻玉壁軍還高祖使金總督大衆從歸晉陽世宗嗣事侯景據潁川降於西魏詔遣金帥潘樂薛孤延等固守河陽以備西魏使其大都督李景和若干寶領馬步數萬欲從新城赴援侯景金率衆停廣武以要之景和等聞而退走還爲肆州刺史仍率所部於宜陽築楊志百家呼延三戍置守備而還侯景之走南豫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入據潁川世宗遣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等率衆圍之復詔金督彭樂可朱渾道元等出屯河陽斷其奔救之路又詔金率衆會攻潁

川事平復使金率衆從崤坂送米宜陽西魏九曲戍將馬紹隆據
險要鬬金破之以功別封安平縣男顯祖受禪封咸陽郡王刺史
如故其年冬朝晉陽宮金病帝幸其宅臨視賜以醫藥中使不絕
病愈還州二年就除太師帝征奚賊金從帝行軍還帝幸肆州與
金宴射而去四年解州以太師還晉陽車駕復幸其第六宮及諸
王盡從置酒作樂極夜方罷帝忻甚詔金第二子豐樂爲武衛大
將軍因謂金曰公元勳佐命父子忠誠朕當結以婚姻永爲蕃衛
仍詔金孫武都尚義寧公主成禮之日帝從皇太后幸金宅皇后
太子及諸王等皆從其見親待如此後以茹茹爲突厥所破種落
分散慮其犯塞驚撓邊民乃詔金率騎二萬屯白道以備之而虜
帥豆婆吐久備將三千餘戶密欲西過候騎還告金勒所部追擊
盡俘其衆茹茹但鉢將舉國西徙金獲其候騎送之并表陳虜可
擊取之勢顯祖於是率衆與金共討之於吐賴獲二萬餘戶而還
進位右丞相食齊州幹遷左丞相肅宗踐阼納其孫女爲皇太子
妃又詔金相見聽步挽車至階世祖登極禮遇彌重又納其孫女
爲太子妃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
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
尊寵之盛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
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姬人女若無寵天子嫌人我家直以
立勳抱忠致富豈可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爲憂天統二年薨
年八十世祖舉哀西堂後主又舉哀於晉陽宮賜假黃鉞使持節
都督朔定冀幷瀛青齊滄幽肆汾十二州諸軍事相國太尉公錄
尚書朔州刺史酋長王如故贈錢百萬謚曰武子光嗣
光字明月少工騎射以武藝知名魏末從金西征周文帝長史莫

孝暉時在行間光馳馬射中之因擒於陣光時年十七高祖嘉之
即擢爲都督世祖爲世子引爲親信都督稍遷征虜將軍累加衞
將軍武定五年封永樂縣子嘗從世宗於洹橋校獵見一大鳥雲
表飛颺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下至地乃
大鵰也世宗取而觀之深壯異焉丞相屬邢子高見而歎曰此射
鵰手也當時傳號落鵰都督尋兼左衞將軍進爵爲伯齊受禪加
開府儀同三司別封西安縣子天保三年從征出塞光先驅破敵
多斬首虜并獲雜畜還除晉州刺史東有周天柱新安牛頭三戍
招引亡叛屢爲寇竊七年光率步騎五千襲破之又大破周儀同
王敬儁等獲口五百餘人雜畜千餘頭而還九年又率衆取周絳
川白馬繪文翼城等四戍除朔州刺史十年除特進開府儀同三
司二月率騎一萬討周開府曹迴公斬之柏谷城王儀同薛禹生
棄城奔遁遂取文侯鎮立戍置柵而還乾明元年除并州刺史皇
建元年進爵鉅鹿郡時樂陵王百年爲皇太子肅宗以光世載醇
謹兼著勳王室納其長女爲太子妃大寧元年除尚書右僕射食
中山郡幹二年除太子太保河清二年四月光率步騎二萬築勳
掌城於軹關西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三戍三年正月周遣將達
奚成興等來寇平陽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興等聞而退走光逐
北遂入其境獲二千餘口而還其年三月遷司徒四月率騎北討
突厥獲馬千餘匹是年冬周文帝遣其柱國大司馬尉遲迥齊國公
宇文憲柱國庸國公可比雄等衆稱十萬寇洛陽光率騎五萬馳
往赴擊戰於邙山迥等大敗光親射雄殺之斬捕首虜三千餘級
迥憲僅而獲免盡收其甲兵輜重仍以死者積爲京觀世祖幸洛
陽策勳班賞遷太尉又封冠軍縣公先是世祖命納光第二女爲

太子妃天統元年拜爲皇后其年光轉大將軍三年六月父喪去官其月詔起光及其弟羨竝復前任秋除太保襲爵咸陽王并襲第一領民酋長別封武德郡公徙食趙州轉遷太保十二月周遣將圍洛陽壅絕糧道武平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三萬討之軍次定隴周將張掖公宇文桀中州刺史梁士彥開府司水大夫梁景興等又屯鹿盧交道光擐甲執銳身先士卒鋒刃纔交桀衆大潰斬首二千餘級直到宜陽與周齊國公宇文憲申國公拓跋顯敬相對十旬光置築統關豐化二城以通宜陽之路軍還行次安鄴憲等衆號五萬仍躡軍後光縱騎擊之憲衆大潰虜其開府宇文英都督越勤世良韓延等又斬首三百餘級憲仍令桀及其大將軍中部公梁洛都與景興士彥等步騎三萬於鹿盧交塞斷要路光與韓貴孫呼延族王顯等合擊大破之斬景興獲馬千疋詔加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與憲顯敬等相持憲等不敢動光乃進圍定陽仍築南汾城置州以逼之夷夏萬餘戶並來內附二年率衆築平隴衛壁統戎等鎮戍十有三所周柱國枹罕公普屯威柱國韋孝寬等步騎萬餘來逼平隴與光戰於汾水之北光大破之俘斬于計又封中山郡公增邑一千戶軍還詔復令率步騎五萬出平陽道攻姚襄白亭城成皆克之獲其城主儀同大都督等九人捕虜數千人又別封長樂郡公是月周遣其柱國紇干廣略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大戰於城下乃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敕令便放兵散光以爲軍人多有勳功未得慰勞若即便散恩澤不施乃密通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仍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

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光左丞相又別封清河郡公光入常在朝堂
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爾後珽
在內省言聲高漫光適過聞之又怒珽知光忿而賂光從奴而問
之曰相王晨孝徵耶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
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光言於朝
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疋以擬寇難今賜提婆無
乃闕軍務也由是祖穆積怨周將軍韋孝寬忌光英勇乃作謠言
令間諜漏其文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
自崩槲樹不扶自竪祖珽因續之曰盲眼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
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之以告其母令萱萱以饒
舌斤已也盲老公謂珽也遂相與協謀以謠言啓帝曰斛律累世
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
可畏也帝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為不可事寢祖珽又見帝請間唯何
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即欲施行長鸞以為無此理珽未對洪
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決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
洪珍言是也猶豫未決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
敕令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行不軌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
僮千數每遣使豐樂武都處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啓
云軍逼帝京會帝前所疑意謂何洪珍云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
欲反果然帝性至怯悚恐即變發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又恐追
光不從命珽因云正爾召之恐疑不肯入宜遣使賜其一駿馬語
云明日將往東山遊觀王可乘此馬同行光必來奉謝因引入執
之帝如其言頃之光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拉而殺之時年
五十八於是下詔稱光謀反今已伏法其餘家口並不須問尋而

發詔盡滅其族光性少言剛急嚴於御下治兵督衆唯杖威刑版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暴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爲隣敵所憚憚罪既不彰一旦屠滅朝野痛惜之周武帝聞光死大喜赦其境內後入鄴追贈上柱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能至鄴光史所在竝無政績唯事聚斂侵漁百姓光死遣使於州斬之次須達中護軍開府儀同三司先光卒次世雄開府儀同三司次恒伽假儀同三司竝賜死光小子鍾年數歲獲免周朝襲封崇國公隋開皇中卒於驃騎將軍

羨字豐樂少有機警尤善射藝高祖見而稱之世宗擢爲開府參軍事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加安西將軍進封大夏縣戶除通州刺史顯祖受禪進號征西別封顯親縣伯清河三年轉使持節都督幽安平南北營東燕六州諸軍事幽州刺史其年秋突厥衆十餘萬來寇州境羨摠率諸將禦之突厥望見軍威甚整遂不敢戰卽遣使求欵慮其有詐且喻之曰爾輩此行本非朝貢見機始變未是宿心若有實誠宜速歸巢穴別遣使來於是退走天統元年夏五月突厥水汗遣使請朝獻羨始以聞自是朝貢歲時不絕羨有力焉詔加行臺僕射羨以北虜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拒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又導高梁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邊儲歲積轉漕用省公私獲利焉其年六月丁父憂去官與兄光竝被起復任還鎮燕薊三年加位特進四年遷行臺尚書令別封高城縣侯武平元年加驃騎大將軍時光子武都爲兗州刺史羨歷事數帝以謹直見推雖極榮寵不自矜尚至

是以合門貴盛深以爲憂乃上書推讓乞解所職優詔不許其年
秋進爵荆山郡王三年七月光誅敕使中領軍賀拔伏恩等十餘
人驛捕之遣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洛州行臺僕射獨孤永業便
發定州騎卒續進仍以永業代羡伏恩等既至門者白使人衷甲
馬汗宜閉城門羡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見之伏恩把手遂執之死
於長史廳事臨終歎曰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
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世達世遷世辨世酋伏護餘年十五已下
者宥之羡未誅前忽令其在州諸子自伏護以下五六人鎖頸乘
驢出城合家皆泣送之至門曰晚而歸吏民莫不驚異行燕郡守
馬嗣明醫術之士爲羡所欽愛乃竊問之答曰須有禳厭數日而
有此變羡及光竝少工騎射其父母日令其出畋還即較所獲禽
獸光所獲或少必麗龜達腕羡雖獲多非要害之所光常蒙賞羡
或被揶揄人問其故金答云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即下手
其數雖多去兄遠矣聞者咸服其言金兄平便弓馬有幹用魏景
明中釋褐殿中將軍遷襄威將軍正光末六鎮擾亂隸大將軍尉
賓北討軍敗爲賊所虜後走奔其弟金於雲州進號龍驤將軍與
金擁衆南出至黃瓜堆爲杜洛周所破部落離散及歸爾朱榮待
之甚厚以平襲父爵第一領民酋長高祖起義以都督從稍遷平
北將軍顯州刺史加鎮南將軍封固安縣伯尋進爲侯行律州刺
史周文帝遣其右將軍李小光據梁州平以偏師討擒之出爲燕
州刺史入兼左衛將軍領衆一萬討北徐賊破之除濟州刺史侯
景度江詔平爲大都督率青州刺史敬顯儁左衛將軍厙狄伏連
等略定壽陽宿預三十餘城事罷還州加開府進位驃騎大將軍
進爵爲公顯祖受禪別封羡陽侯行兗州刺史以贖貨除名後除

開府儀同三司廢帝卽位拜特進食滄州樂陵郡幹皇建初封定陽郡公拜護軍後爲青州刺史卒贈太尉

史臣曰斛律金以高祖撥亂之始翼成王業忠款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觀其盈滿之戒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誅夷雖爲威權之重蓋荷道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有沈毅之姿戰術兵權暗同韜略臨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四紀以高祖霸王之期屬宇文艸剏之日出軍薄伐屢挫兵鋒而大寧以還東隣侵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領之用武成并吞之壯氣斛律治軍誓衆式遏邊鄙戰則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啓關之策而世亂讒勝詐以震王之威王暗時艱自毀藩籬之固昔李牧之爲趙將也北翦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反間歟何同術而同亡也因令諸將解體外爲强鄰報讎嗚呼後之君子可爲深戒

贊曰赳赳咸陽邦家之光明月忠壯仍世將相聲振關右勢高時望迫此威名易興讒謗始自工言終斯交喪

北齊書卷十七　列傳第九

北齊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孫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也祖通仕沮渠氏爲中書舍人沮渠滅入魏因居北邊及騰貴魏朝贈通使持節侍中都督雍華岐豳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尚書令冀州刺史騰少而質直明解吏事魏正光中北方擾亂騰間關危險得達秀容屬爾朱榮建義騰隨榮入洛倒除冗從僕射壽爲高祖都督府長史從高祖東征邢杲師次齊城有撫宜鎮軍人謀逆將害

督帥騰知之密啓高祖俄頃事發高祖以有備擒破之高祖之爲晉州騰爲長史加後將軍封石安縣伯高祖自晉陽出滏口行至襄垣爾朱兆率衆追高祖高祖與兆宴飲於水湄誓爲兄弟各還本營明旦兆復招高祖高祖欲安其意將赴之臨上馬騰牽衣止之兆乃隔水肆罵馳還晉陽高祖遂東及起義信都騰以誠款常預謀策騰以朝廷隔絕號令無所歸不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散苦請於高祖高祖從之遂立中興主除侍中尋加使持節六州流民大都督北道大行臺高祖進軍於鄴初留段榮守信都尋遣榮鎮中山仍令騰居守及平鄴授相州刺史改封咸陽郡公增邑通前一千三百戶入爲侍中時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居騰欲尚之公主不許侍中封隆之無婦公主欲之騰妒隆之遂相間構高祖啓免騰官請除外任俄而復之騰以高祖腹心入居門下與斛斯椿同掌機密椿既生異端漸至乖謬騰深見猜忌慮禍及已遂潛將十餘騎馳赴晉陽高祖入討斛斯椿留騰行并州事又使騰爲冀相殷定滄瀛幽安八州行臺僕射行冀州事復行相州事天平初入爲尚書左僕射內外之事騰咸知之兼司空尚書令時西魏遣將寇南克詔騰爲南道行臺率諸將討之騰性庇怯無威略失利而還又除司徒初北境亂離亡一女及貴遠加推訪終不得疑其爲人婢賤及爲司徒奴婢訴良者不研虛實率加免之願免千人冀得其女時高祖入朝左右有言之者高祖大怒解其司徒武定中使於青州括浮逃戶口遷太保初博陵崔孝芬養貧家子賈氏以爲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更適鄭伯猷攜賈於鄭氏賈有姿色騰納之始以爲妾其妻袁氏死騰以賈有子正以爲妻詔封丹陽郡君復請以袁氏爵迴授其女違禮肆情多此類也騰早依附高祖契

潤艱危勤力恭謹深見待信及高祖置之內朝寄以心腹遂志氣驕盈與奪由已求納財賄不知紀極生官死贈非貨不行餚藏銀器盜爲家物親狎小人專爲聚斂在鄴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爲四貴非法專恣騰爲甚焉高祖屢加譴讓終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武定六年四月薨時年六十八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等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太師開府錄尚書事謚曰文天保初以騰佐命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高祖廟庭子鳳珍嗣鳳珍庸暗武平中卒於開府儀同三司

高隆之字延興本姓徐氏云出自高平金鄉父幹魏白水郡守爲姑壻高氏所養因從其姓隆之貴魏朝贈司徒公雍州刺史隆之後有參議之功高祖命爲從弟仍云渤海蓨人隆之身長八尺美鬚髯深沈有志氣魏汝南王悅爲司州牧以爲戶曹從事建義初釋褐員外散騎常侍與行臺子暉出討羊侃於太山暉引隆之爲行臺郎中又除給事中與高祖深自結託高祖之臨晉州引爲治中行平陽郡事從高祖起義山東以爲大行臺右丞魏中興初除御史中尉領尚食典御從高祖平鄴行相州事從破四胡於韓陵太昌初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西魏文帝曾與隆之因酒忿競文帝坐以黜免高祖責隆之不能協和乃啓出爲北道行臺轉并州刺史封平原郡公邑一千七百戶隆之請減戶七百并求降已四階讓兄騰竝皆優詔許之仍以騰爲滄州刺史高祖之討斛斯椿以隆之爲大行臺尚書及大司馬清河王亶承制拜隆之侍中尚書右僕射領御史中尉廣費人工大營寺塔爲高祖所責天平初丁母艱解任尋詔起爲并州刺史入爲尚書令右僕射時初給民田貴勢皆占良美貧弱咸受瘠薄隆之啓高祖悉更反易乃得

均平又領營構大將軍京邑制造莫不由之增築南城周迴二十五里以漳水近於帝城起長隄以防汎溢之患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碾磑竝有利於時魏自孝昌已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急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頗爲煩擾隆之表請自非實在邊要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中服用者請亦罷之詔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冒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括得五萬餘人而群小諠囂隆之懼而止詔監起居事進位司徒公武定中爲河北括戶大使追還授領軍將軍錄尚書事尋兼侍中續出行青州事追還拜太子太師兼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遷太保時世宗於尚書省大加責辱齊受禪作宰風俗肅清隆之時有受納世宗於射棚上進爵爲王壽以本官錄尚書事領大宗正卿監國史隆之性小巧至於公家羽儀百戲服制時有改易不循典故時論非之於射棚上立三像人爲壯勇之勢顯祖曾至東山因射謂隆之曰射棚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爲置人終日射人朕所不取隆之無以對初世宗委任兼右僕射崔暹黃門郎崔季舒等及世宗崩隆之啓顯祖竝欲害之不許顯祖以隆之舊齒委以政事季舒等仍以前隙乃譖云隆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已能裁顯祖以其受任既重知有冤狀便宜申滌何得委過要名非大臣義天保五年禁止尚書省隆之曾與元昶宴飲酒酣語昶曰與王交遊當生死不相背人有密言之者又帝未登庸之日隆之意常侮帝將受魏禪大臣咸言未可隆之又在其中帝深銜之因此遂大發怒令壯士築百餘下放出渴將飲水人止之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飲之因從駕死於路中年六十一贈冀定瀛滄幽五州諸軍事大

將軍太尉太保冀州刺史陽夏王竟不得謚隆之雖不涉學而欽
尚文雅搢紳名流必存禮接寡姊爲尼事之如母訓督諸子必先
文義世甚以此稱之顯祖末年既多猜害追忿隆之誅其子德樞
等十餘人竝投漳水又發隆之冢出其屍葬已積年其貌不改斬
截骸骨亦棄於漳流遂絕嗣乾明中詔其兄子子遠爲隆之後襲
爵陽夏王還其財產初隆之見信高祖性多陰毒睚眦之忿無不
報焉儀同三司崔季芬以結婚不果太府卿任集同知營構頗
相乖異瀛州刺史元晏請託不遂前後構成其罪竝誅害之終至
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報應焉

司馬子如字遵業河內溫人也八世祖模晉司空南陽王模世子
保晉亂出奔梁州因家焉魏平姑臧徙居於雲中其自序云爾父
興龍魏魯陽太守子如少機警有口辯好交遊豪傑與高祖相結
託分義甚深孝昌中北州淪陷子如攜家口南奔肆州爲爾朱榮
所禮遇假以中軍榮之向洛也以子如爲司馬持節假平南將軍
監前軍次高都榮以建興險阻往來衝要有後顧之憂以子如行
建興太守當郡都督永安初封平遙縣子邑三百戶仍爲大行臺
郎中榮以子如明辯能說時事數遣奉使詣闕多稱旨孝莊亦接
待焉葛榮之亂相州孤危榮遣子如間行入鄴助加防守葛榮平
進爵爲侯元顥入洛人情離阻以子如曾守鄴城頗有恩信乃令
行相州事顥平徵爲金紫光祿大夫爾朱榮之誅子如知有變自
宮內突出至榮宅棄家隨榮妻子與爾朱世隆等走出京城世隆
便欲還北子如曰事貴應機兵不厭詐天下恟恟惟彊是視於此
際會不可以弱示人若必走北即恐變故隨起不如分兵守河橋
迴軍向京出其不意或可離潰假不如心猶足示有餘力使天下

觀聽懼我威彊於是世隆還逼京城魏長廣王立兼尚書右僕射前廢帝以爲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陽平郡公邑一千七百戶固讓儀同不受高祖起義信都世隆等知子如與高祖有舊疑慮出爲南岐州刺史子如憤恨泣涕自陳而不獲免高祖入洛子如遣使啓賀仍敘平生舊恩尋追赴京以爲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左僕射與侍中高岳侍中孫騰右僕射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見信重高祖鎮晉陽子如時往謁見待之甚厚竝坐同食從旦達暮及其當還高祖及武明后俱有賚遺率以爲常子如性既豪爽兼恃舊恩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無所顧憚與和中以爲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委其黜陟子如至定州斬深澤縣令至冀州斬東光縣令皆稽留時漏致之極刑若言有進退少不合意便令武士頓曳臼刃臨項士庶惶懼不知所爲轉尚書令子如義旗之始身不參預直以高祖故舊遂當委重意氣甚高聚斂不息時世宗入輔朝政內稍嫌之尋以贓賄爲御史中尉崔暹所劾禁止於尚書省詔免其大罪削官爵之轉行并州事詔復官爵別封野王縣男邑二百戶齊受禪以有翼贊之功別封須昌縣公尋除司空子如性滑稽不治檢裁言戲穢褻識者非之而事姊有禮撫諸兄子慈篤當時名士竝加欽愛世以此稱之然素無鯁正不能平心處物世宗時中尉崔暹黃門郎崔季舒俱被任用世宗崩暹等赴晉陽子如乃啓顯祖言其罪惡仍勸誅之其後子如以馬度關爲有司所奏顯祖引子如數讓之曰崔暹季舒事朕先世有何大罪卿令我殺之因此免官久之猶以先帝之舊拜太尉壽以疾薨時年六十四贈使持節都督冀

定瀛滄懷五州諸軍事太師太尉懷州刺史贈物一千段謚曰文明子消難嗣尚高祖女以主壻貴公子頻歷中書黃門郎光祿少卿出爲北豫州刺史鎮武牢消難博涉史傳有風神然不能廉潔在州爲御史所劾又於公主情好不睦公主譖訴之懼罪遂招延隣敵走關西子如兄纂先卒子如貴贈岳州刺史纂長子世雲輕險無行累遷衛將軍潁州刺史世雲本無勳業直以子如故頻歷州郡恃叔之勢所在聚斂仍肆姦穢將見推治內懷驚懼侯景反逐舉州從之時世雲母弟在鄴便傾心附景無復顧望諸將圍景於潁川世雲臨城遙對諸將言甚不遜世宗猶以子如恩舊免其諸弟死罪徙於北邊侯景於渦陽敗後世雲復有異志爲景所殺

世雲弟膺之字仲慶少好學美風儀天平中子如貴盛膺之自尚書郎歷中書黃門郎子如別封須昌縣公迴受膺之膺之家富於財厚自封殖王元景邢子才之流以風素重之以其疎簡傲物竟天保世淪滯不齒乾明中王晞白肅宗除衛尉少卿清河末光祿大夫患泄利積年不起至武平中猶不堪朝謁就家拜儀同三司好讀太玄經注楊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揚子雲周旋齊亡歲以利疾終時年七十膺之弟子瑞天保中爲定州長史遷吏部郎中舉清勤平約遷司徒左長史兼廷尉卿以平直稱乾明初領御史中丞正色舉察爲朝廷所許以疾去職就拜祠部尚書卒贈瀛州刺史謚曰文節子瑞弟幼之清貞有素行少歷顯位隋開皇中卒於眉州刺史子瑞妻令萱之妹及令萱得寵於後主重贈子瑞懷州刺史諸子亦竝居顯職同遊武平末給事黃門侍郎同迴太府卿同憲通直常侍然同遊終爲嘉吏隋開皇中尚書民部侍郎卒於遂州刺史

史臣曰高祖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治兵訓旅遙制朝權京臺機務委寄深遠孫騰等俱不能清貞守道以治亂爲懷厚斂財貨填彼溪壑昔蕭何之鎮關中荀彧之居許下不亦異於是乎賴世宗入輔責以驕縱厚遇崔暹奪其霜簡不然則君子屬厭豈易間焉孫騰幸裙之誠有足稱美隆之勞其志力經始鄴京又竝是潛德寮宋早申任遇崇其名器未失朝序子如徒以少相親重情深昵狎義非艸昧恩結寵私勳德莫聞坐致台輔猶子之愛訓以義方膺之風素可重幼之清簡自立有足稱也

贊曰閎散胥附蕭曹扶翼齊運勃興孫高陳力黷貨無厭多慙袞職司馬滑稽巧言令色

北齊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　終

甄氏收藏圖書印

北齊書卷十九　列傳第十一

賀拔允
蔡儁
韓賢
尉長命
王懷
劉貴
任延敬
莫多婁貸文
高市貴
庫狄迴洛

甄氏收藏圖書印

庫狄盛
薛孤延
張保洛
侯莫陳相
賀拔允字可泥神武尖山人也祖爾頭父度拔俱見魏史允便弓馬頗有膽畧與弟岳殺賊帥衛可胘仍奔魏廣陽王元深上允爲積射將軍持節防滏口深敗歸爾朱榮允父子兄弟並以武藝知名榮素聞之見允待之甚厚建義初除征東將軍光祿大夫封壽陽縣侯邑七百戶永安中除征北將軍尉州刺史進爵爲公魏長廣王立改封燕郡公兼侍中使如還至晉陽值高祖將出山東允素知高祖非常人早自結託高祖以其北士之望允親禮之遂與允出信都參定大策魏中興初轉司徒領尚書令高祖入洛進爵爲王轉太尉加侍中魏武帝之猜忌高祖也以允弟岳深相委託潛使來往當時咸慮允爲變及岳死武帝又委岳弟勝心腹之寄高祖重其舊久全護之天平元年乃賜死時年四十八高祖親臨哭之贈定州刺史五州軍事允有三子長子世文次世樂次難陁與和末高祖並召與諸子同學武定中敕居定州賜其田宅

蔡儁字景彥廣寧石門人也父普北方擾亂奔走五原守戰有功拜寧朔將軍封安上縣男邑二百戶尋卒贈輔國將軍燕州刺史儁豪爽有膽氣高祖微時深相親附與遵西段長太原龐蒼鷹俱有先知之鑒長爲魏懷朔鎮將嘗見高祖甚異之謂高祖云君有康世之才終不徒然也請以子孫爲託與和中啟贈司空公子寧相府從事中郎天保初兼南中郎將蒼鷹交遊豪俠厚待賓旅居於州城高祖客其舍初居處於蝸牛廬中蒼鷹母數見廬上赤氣

屬天蒼鷹亦知高祖有霸王之量每私加敬割其宅半以奉高祖由此遂蒙親識高祖之牧晉州引爲兼治中從事史行義寧郡事及義旗建蒼鷹乃弃家間行歸高祖高祖以爲兼行臺倉部郎中卒於安州刺史儁初爲杜洛周所虜時高祖亦在洛周軍中高祖謀誅洛周儁預其計事泄走奔葛榮除諫議大夫又從平元顯封烏洛縣男隨高祖舉義爲都督高祖平鄴及破四胡於韓陵儁並有戰功太昌中出爲濟州刺史爲治嚴暴又多受納然亦明解有部分吏民畏服之性好賓客頗稱施與後胡遷等據兗州作逆儁與齊州刺史尉景討平之魏武帝貳於高祖以濟州要重欲令腹心據之陰詔御史構儁罪狀欲以汝陽王代儁由是轉行兗州事高祖以儁非罪啓復其任武帝不許除賈顯智爲刺史率衆赴州儁

防守嚴備顯智憚之至東郡不敢前天平中爲都督隨領軍婁昭攻樊子鵠於兗州又與行臺元子思討元慶和俱平之侯深反復以儁爲大都督率衆討之深敗走又轉揚州刺史天平三年秋卒於州時年四十二贈持節侍中都督冀州刺史尚書令司空公諡曰威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高祖廟庭

韓賢字普賢廣寧石門人也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作逆榮破隨例至并州尒朱榮擢克左右榮妻子北走世隆等立魏長廣王曄爲主除賢鎮遠將軍屯騎校尉先是世隆等攻建州及石成賢並有戰功尒朱度律用爲帳內都督封汾陽縣伯邑四百戶普泰初除前將軍廣州刺史屬高祖起義度律以賢素爲高祖所知恐其有變遣使徵之賢不願應召乃密遣群蠻多舉烽火有如寇難將至使者遂爲啓得停賢仍潛遣使人通誠於高祖高祖入洛尒朱

官爵例皆削除以賢遠送誠款令其復舊太昌初累遷中軍將軍
光祿大夫出爲建州刺史武帝西入轉行荆州事天平初爲洛州
刺史民韓木蘭等率土民作逆賢擊破之親自按檢欲收甲仗有
一賊窘迫藏於死屍之間見賢將至忽起斫之斷其脛而卒賢雖
武將性和直不甚貪暴所歷雖無善政不爲吏民所苦昔漢明帝
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在此寺形制
淳朴世以爲古物歷代藏寶賢無故斫破之未幾而死論者或謂
賢因此致禍贈侍中持節定營安平四州軍事大將軍尚書令司
空公定州刺史子裔嗣
尉長命太安狄那人也父顯魏鎮遠將軍代郡太守長命性和厚
有器識扶陽之亂寄居太原及高祖將建大義長命參計策後高
祖破四胡於韓陵拜安南將軍樊子鵠據兗州反除東南道大都
督與諸軍討平之轉鎮范陽城就拜幽州刺史督安平二州事州
居北垂土荒民散長命雖多聚斂然以恩撫民少得安集尋以疾
去職未幾復徵拜車騎大將軍都督西燕幽滄瀛四州諸軍事幽
州刺史卒於州贈以本官加司空謚曰武壯子興敬便弓馬有武
藝高祖引爲帳內都督出爲常山公府參軍事賜爵集中縣伯晉
州民李小興群聚爲賊興敬隨司空韓軌討平之進爵爲侯高祖
攻周文帝於邙山興敬因戰爲流矢所中卒贈涇岐豳三州軍事
爵爲公謚曰閔莊高祖哀惜之親臨弔賜其妻子祿如興敬存焉
子士林嗣
王懷字懷周不知何許人也少好弓馬頗有氣尚值北邊喪亂早
從戎旅韓樓反於幽州懷知其無成陰結所親以中興初叛樓歸
魏拜征虜將軍第一領民酋長武周縣侯高祖東出懷率其部人

三千餘家隨高祖於冀州義旗建高祖以爲大都督從討尔朱兆於廣阿破之除安北將軍蔚州刺史又隨高祖攻鄴克之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爲侯仍從入洛拜車騎將軍改封盧鄉縣侯天平中除使持節廣州軍事梁遣將湛僧珍楊暾來寇懷與行臺元景擊須城拔之擒暾又從高祖襲克西夏州還爲大都督鎮下館除儀同三司元象初爲大都督與諸將西討遇疾卒於建州贈定幽恒肆四州諸軍事刺史司徒公尚書僕射懷以武藝勳誠爲高祖所知志力未申論者惜其不遂皇建初配饗高祖廟庭

劉貴秀容陽曲人也父乾魏世贈前將軍肆州刺史貴剛格有氣斷歷尔朱榮府騎兵參軍建義初以預定策勳封敷城縣伯邑五百戶除左將軍大中大夫尋進爲公榮性猛急貴尤嚴峻每見任使多愜榮心遂被信遇位望日重加撫軍將軍永安三年除涼州刺史建明初尔朱世隆專擅以貴爲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使抗孝莊行臺元顯恭於正平貴破顯恭擒之并大都督裴儁等復除晉州刺史普泰初轉行汾州事高祖起義貴弃城歸高祖於鄴太昌初以本官除肆州刺史轉行建州事天平初除陝州刺史四年除御史中尉肆州大中正其年加行臺僕射與侯景高昂等討獨孤如願於洛陽貴凡所經歷莫不肆其威酷修營城郭督責切峻非理殺害視下如草芥然以嚴斷濟務有益機速性峭直攻許無所廻避故見賞於時雖非佐命元功然與高祖布衣之舊特見親重興和元年十一月卒贈冀定并殷瀛五州軍事太保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忠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建中配享高祖廟長子元孫員外郎肆州中正早卒贈肆州刺史次子洪徽嗣武平末假儀同三司奏門下事

任延敬廣寧人也伯父桃太和初爲雲中軍將延敬隨之因家焉
延敬少和厚有器度初從葛榮爲賊榮署爲王甚見委任榮敗延
敬擁所部先降拜鎮遠將軍廣寧太守賜爵西河縣公後隨高祖
建義中興初累遷光祿大夫太昌初累轉尚書左僕射進位開府
儀同三司延敬位望既重能以寬和接物人士稱之及斛斯椿釁
發延敬弃家北走至河北郡因率士民據之以待高祖魏武帝入
關荆鑾不順以延敬爲持節南道大都督討平之天平初復拜侍
中時范陽人盧仲遷率河北流人反於楊夏西兗州民田龍聚衆
應之以延敬爲大都督東道軍司率都督元整叱列陁等討之尋
爲行臺僕射除徐州刺史時梁遣元慶和及其諸將寇邊延敬破
梁仁州刺史黃道始於北濟陰又破梁儁於單父俘斬萬人又拜
侍中在州大有受納然爲政不殘禮敬人士不爲民所疾苦賴川
長史賀若徽執刺史田迅據城降西魏復令延敬率豫州刺史堯
雄等討之而魏遣其將怡鋒率衆來援延敬等與戰失利收還北
豫仍與行臺侯景司徒高昂等相會共攻賴川拔之元象元年秋
卒於鄴時年四十五贈使持節太保太尉公錄尚書事都督冀定
瀛幽安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子胃嗣胃輕俠頗敏惠少在高祖
左右天平中擢爲東郡太守家本豐財又多聚斂動極豪華賓客
往來將迎至厚尋以贓污爲有司所劾高祖捨之及解郡高祖以
爲都督與和末高祖攻玉壁還以晉州西南重要留清河公岳爲
行臺鎮守以胃隸之胃飲酒遊縱不勤防守高祖責之胃懼遂潛
遣使送款於周爲人斜刻窮治未得其實高祖特免之謂胃曰我
推誠於物謂卿必無此理且黑獺降人首尾相繼卿之虛實於後
何患不知胃內不自安是時儀同尒朱文暢及參軍房子遠鄭仲

禮等並險薄無賴胄厚與交結乃陰圖殺逆武平三年正月十五日因高祖夜戲謀將竊發有人告之令捕窮其事皆得實胄及子弟並誅

莫多婁貸文太安狄那人也驍果有膽氣從高祖舉義中興初除伏波將軍武貞中郎將虞候大都督從擊尔朱兆於廣阿有功加前將軍封石城縣子邑三百戶又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爲侯從平尔朱兆於赤谿嶺兆窮迫自經貸文獲其屍遷左廂大都督解斯椿等釁起魏武帝遣賈顯智據守石濟高祖令貸文率精銳三萬與竇泰等於定州相會同趣石濟擊走顯智天平中除晉州刺史汾州胡賊爲寇竊高祖親討焉以貸文爲先鋒每有戰功還賚奴婢三十人牛馬各五十疋仍爲汾陝東雍晉泰五州大都督後與太保尉景攻東雍南汾二州克之元象初除車騎大將軍儀同南道大都督與行臺侯景攻獨孤如願於金墉城周文帝軍出函谷與高昂議整旅厲卒以待其至貸文請率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不許貸文性勇而專不肯受命以輕騎一千軍前斥候西過源澗遇周軍戰沒贈并肆恒雲朔五州軍事并州刺史尚書右僕射司徒公子敬顯彊直勤幹少以武力見知恒從解律光征討數有戰功光每命敬顯前驅安置營壘夜中巡察或達旦不睡臨敵置陳亦令敬顯部分將士造次之間行伍整肅深爲光所重位至領軍將軍恒檢校虞候事武平中車駕幸晉陽每令敬顯督留臺兵馬糺察盜賊京師肅然七年從後王平陽敗歸并州與唐邕等推立安德王稱尊號安德敗文帝群官皆投周軍唯敬顯走還鄴授司徒周武帝平鄴城之明日執敬顯斬於閶闔門外責其不留平陽也

高市貴善無人也少有武用孝昌初恒州內部敕勒劉崙等聚衆
反市貴爲都督率衆討崙一戰破之累遷撫軍將軍諫議大夫及
尔朱榮立魏莊帝市貴預翼戴之勳遷衛將軍光祿大夫秀容大
都督第一領民酋長賜爵上洛縣伯尔朱榮擊葛榮於滏口以市
貴爲先鋒都督榮平除使持節汾州刺史尋爲晉州刺史紇豆陵
步藩之侵亂幷州也高祖破之市貴亦從行有功除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封常山郡公邑一千五百戶高祖起義市貴預其謀及
樊子鵠據州反隨大都督婁昭討之子鵠平除西兗州刺史不之
州天平初復除晉州刺史高祖壽以洪峒要險遣市貴鎮之高祖
沙苑失利晉州行事封祖業弃城而還州民柴覽聚衆作逆高祖
命市貴討覽覽奔柴壁市貴破斬之是時東雍南汾二州境多群
賊聚爲盜因市貴平覽皆散歸復業後秀容人五千戶叛應山胡
復以市貴爲行臺統諸軍討平之元象中從高祖破周文帝於邙
山重除晉州刺史西道軍司率衆擊懷州逆賊潘集未至遇疾道
卒贈并汾懷建東雍五州軍事太尉公并州刺史子阿那肱貴寵
封成皐王敕令其第二子孔雀承襲
庫狄迴洛代人也少有武力儀貌魁偉初事尔朱榮爲統軍預立
先鋒斬級除朔州刺史破周文於河陽轉授夏州刺史邙山之役
莊帝轉爲別將賜爵母極伯從破葛榮轉都督榮死隸尔朱兆高
祖舉兵信都迴洛擁衆歸義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補都督加
後將軍太中大夫封順陽縣子邑四百戶遷右廂都督從征山胡
力戰有功增邑通前七百戶世宗嗣事從平潁川天保初除建州
刺史肅宗即位封順陽郡王大寧初轉朔州刺史食博陵郡幹轉
太子太師遇疾卒贈使持節都督定瀛恒朔雲五州軍事大將軍

太尉公定州刺史贈物一千段
庫狄盛懷朔人也性和柔少有武用初爲高祖親信都督除伏波
將軍每從征討以功封行唐縣伯復累加安北將軍幽州刺史加
中軍將軍爲豫州鎮城都督以勳舊進爵爲公世宗減封二百戶
以增其邑除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朔州刺史齊受禪改封
華陽縣公又除北朔州刺史以華陽封邑在遠隨例割并州之石
艾縣肆州之平寇縣原州之馬邑縣各數十戶合二百戶爲其食
邑未幾例罷拜特進卒贈使持節都督朔瀛趙幽安五州諸軍事
太尉公朔州刺史
薛孤延代人也少驍果有武力韓樓之反延隨衆屬焉後與王懷
等密計討樓爲樓尉帥乙弗醜所覺力戰破醜遂相率歸行臺劉
貴表爲都督加征虜將軍賜爵永固縣侯後隸高祖爲都督仍
從起義破尔朱兆於廣阿因從平鄴以功進爵爲公轉大都督從
破四胡於韓陵加金紫光祿大夫從追尔朱兆於赤岭除第一
領民酋長孝靜立拜顯州刺史累加車騎將軍天平四年從高祖
西伐至蒲津竇泰於河南失利高祖班師延殿後且戰且行一日
所折刀十五口還轉梁州刺史從征玉壁又轉恒州刺史從破周
文帝於邙山進爵爲縣公邑一千戶高祖嘗閱馬於北牧道逢暴
雨大雷震地前有浮圖一所高祖令延視之延乃馳馬按稍直前
未至三十步雷火燒面延唱殺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眉鬢及馬騣
尾俱燋高祖歎曰薛孤延乃能與霹靂鬬其勇決如此又頻從高
祖討破山胡西攻玉壁入爲左衛將軍改封平泰郡公爲左廂大
都督與諸軍將討賴州延專監造土山以酒醉爲敵所襲據賴州
平諸將還京師讌於華林園世宗啓魏帝坐延於階下以辱之後

兼領軍將軍出爲滄州刺史別封溫縣男邑三百戶齊受禪別賜
爵都昌縣公性好酒率多昏醉而以勇決善戰每大軍征討常爲
前鋒故與彭劉韓潘同列天保二年爲太子太保轉太子太傅八
年除肆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食洛陽郡幹尋改食河間郡幹
張保洛代人也自云本出南陽西鄂家世好賓客尚氣俠頗爲北
土所知保洛少率健善弓馬魏孝昌中北鎮擾亂保洛亦隨衆南
下葛榮僭逆以保洛爲領左右榮敗仍爲尒朱榮統軍累遷揚烈
將軍奉車都尉後隸高祖爲都督從討步蕃及高祖起義保洛爲
帳內從破尒朱兆於廣阿尋遷右將軍中散大夫仍以帳內從高
祖圍鄴城既扳除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從破尒朱兆等於韓陵因
隨高祖入洛加安東將軍後高祖啓減國邑分授將士保洛隨例
封昌平縣薄家城鄉男一百戶魏出帝不協於高祖令儀同賈顯
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壽東趣濟州高祖遣大都督竇泰濟自滑臺
拒顯智保洛隸泰前驅事定轉都督從高祖襲夏州剋之萬俟受洛
干之降也高祖遣保洛與諸將於路接援元象初除西夏州刺史
當州大都督又以前後功封安武縣伯邑四百戶轉行蔚州刺史
從高祖攻周文帝於邙山圍玉壁攻龍門還留鎮晉州世宗即位
以保洛爲左廂大都督後出晉州加征西將軍王思政之援頼州
攻圍未克世宗仍令保洛鎮楊志塢使與揚州爲犄角之勢頼川
平尋除梁州刺史顯祖受禪仍爲刺史所在聚斂爲務民吏怨之
濟南初出爲滄州刺史封敷城郡王爲在州聚斂免官削奪王爵
及卒贈以前官追復本封子默言嗣武平末衛將軍以帳內從高
祖出山東有麴珍段琛牒舍樂尉摽乞伏貴和及弟令和王康德
並以軍功至大官麴珍字舍樂洛西平酒泉人也壯勇善騎射以

帳內從高祖晉州仍起義所在征討武定末封富平縣伯天保初食
黎陽郡幹除晉州刺史武平初遷豫州道行臺尚書令豫州刺史
卒贈太尉段琛字懷寶代人也少有武用從高祖起義信都天保
中兗州刺史牒舍樂武成初開府儀同三司營州刺史封漢中郡公
戰歿關中尉摽代人也太寧初封海昌王子相貴嗣武平末晉州
道行臺尚書僕射晉州刺史爲行臺左丞侯子欽等密赴周武請
師欽等爲內應周武自率衆至城下欽等夜開城門引軍入鏁相
貴送長安尋卒弟相願彊幹有膽略武平末領軍大將軍自平陽
至并州及到鄴每立計將殺高阿那肱廢後主立廣寧王事竟不
果及廣寧被出相願抜佩刀斫柱而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貴
和及令和兄弟武平末並開府儀同三司令和領軍將軍并州未
敗前與領軍大將軍韓建業武衛大將軍封輔相和繼投周軍令
和授柱國封西河郡公隋大業初卒於秦州總管建業輔相俱不
知所從來建業授上柱國封鄫國公隋開皇中卒輔相封上柱國
封郡公周武平并州即以爲朔州總管康德代人也歷數州刺史
并省尚書封新蔡郡王
侯莫陳相代人也祖伏頹魏第一領民酋長父斛右提朔州刺史
白水郡公尋除蔚州刺史仍爲大行臺節度西道諸軍事又遷車
騎將軍顯州刺史入除太僕卿頃之出爲汾州刺史別封安次縣
男又別封始平縣公天保初除太師轉司空公進爵爲白水王邑
一千一百戸累授太傅進食建州幹別封義寧郡公武平二年四
月薨於周年八十三贈假黄鉞使持節督冀定瀛滄濟趙幽并朔
恒十州軍事右丞相太宰太尉公朔州刺史有二子長子貴樂尚
公主駙馬都尉次子晉貴武衛將軍梁州刺史隆化時并州失守

晉貴遣使降周授上大將軍封信安縣公
史臣曰高祖世居雲代以英雄見知後遇爾朱武功漸振鄉邑故
人彌相推重賀拔允以昆季垂離處[illegible]娘之地初以舊望矜護而
竟不獲令終比於吳蜀之安瑾亮方知器識之淺深也劉貴蔡儁
有先見之明霸業始基義深匡贊配饗清廟豈徒然哉韓賢等及
聞義舉競趣戎行憑附末光申其志力化爲公侯固其宜矣
贊曰帝鄉之親世有其人降靈雲朔載挺良臣功名之地望古爲
隣

張瓊
斛律羌舉
堯雄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薛循義
叱利平
步大汗薩
慕容儼

張瓊字連德代人也少壯健有武用魏世自盪寇將軍爲朔州征虜府外兵參軍隨葛榮爲亂榮敗尔朱榮以爲都督討元顥有功除汲郡太守建明初爲東道慰勞大使封行唐縣子邑三百戶轉太尉長史出爲河内太守除濟州刺史尔朱兆敗歸高祖遷汾州刺史天平中高祖襲克夏州以爲慰勞大使仍留鎮之尋爲周文帝所陷卒贈使持節燕恒雲朔四州諸軍事大將軍司徒公恒州刺史有二子長忻次遵業忻普泰中爲都督隨尔朱世隆以功尚魏平陽公主除駙馬都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南鄭縣伯瓊常憂其太盛每語親識曰凡人官爵莫若處中忻位秩太高深爲憂慮而忻豪險放縱遂與公主情好不協尋爲武帝所害時稱瓊之先見遵業討元顥有功封固安縣開國子除寧遠將軍雲州大中正天平中除清河太守尋加安西將軍建州刺史武定中隨儀同劉豐討侯景爲景所擒景敗殺遵業於渦陽喪還世宗親自臨弔贈并肆幽安四州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刺史

斛律羌舉太安人也世爲部落首長父謹魏龍驤將軍武川鎮將羌舉少驍果有膽力永安中從爾朱兆入洛有戰功深爲兆所愛遇恒從征伐高祖破兆方始歸誠高祖以其忠於所事亦加嗟賞天平中除大都督令率步騎三千導衆軍西襲夏州剋之後從高祖西討大軍濟河集諸將議進趣之計羌舉曰黑獺聚兇黨强弱可知若欲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已同困獸若不與其戰而逕趣咸陽咸陽空虛可不戰而剋拔其根本彼無所歸則黑獺之首懸於軍門矣諸將議有異同遂戰於渭曲大軍敗績天平末頼川人張儉聚衆反叛西通關右羌舉隨都督侯景高昂等討破之元象中除清州刺史封密縣侯興和初高祖以爲中軍大都督尋

轉東夏州刺史時高祖欲招懷遠夷令羌舉使於阿至羅宣揚威德前後稱旨甚被知賞卒於州時年三十六高祖深悼惜之贈并恒二州軍事恒州刺史子孝卿少聰敏機悟有風檢頻歷顯職武平末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義寧王知內省事典外兵騎兵機密是時朝綱曰亂政由群竪自趙彥深死朝貴典機密者唯孝卿一人差居雅道不至貪穢後主至齊州以孝卿為尚書令又以中書侍郎薛道衡為侍中封北海王二人勸後主作承先主詔禪位任城王令孝卿齎詔策及傳國璽往瀛州孝卿便詣鄴城歸於周武帝仍從入長安授納言上士隋開皇中位太府卿卒於民部尚書代人劉世清祖拔魏燕州刺史父巍金紫光祿大夫世清武平末侍中開府儀同三司任遇與孝卿相亞情性甚整周慎謹密在孝卿之右能通四夷語為當時第一後主命世清作突厥語翻涅槃經以遺突厥可汗敕中書侍郎李德林為其序世清隋開皇中卒於開府親衛驃騎將軍

堯雄字休武上黨長子人也祖暄魏司農卿父榮員外侍郎雄少驍果善騎射輕財重氣為時輩所重永安中拜宣威將軍給事中持節慰勞恒燕朔三州大使仍為都督從叱列延討劉靈助平之拜鎮東將軍燕州刺史封平城縣伯邑五百戶義旗初建雄隨尔朱兆敗於廣阿遂率所部據定州以歸高祖時雄從兄傑尔朱兆用為滄州刺史至瀛州知兆敗亦遣使歸降高祖以其兄弟俱有誠款便留傑行瀛州事尋以雄為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以代傑進爵為公增邑五百戶于時禁網疎闊官司相與緊斂唯雄義然後取復能接下以寬恩甚為吏民所懷附魏武帝入關雄為大都督隨高昂破賀拔勝於穰城周旋征討三荊仍除二豫揚郢四州都

督豫州刺史元洪威據頴州叛民趙繼宗殺頴川太守邵招據樂口自稱豫州刺史北應洪威雄率衆討之繼宗敗走民因雄之出遂推城人王長爲刺史據州引西魏雄復與行臺侯景討平之梁將李洪芝王當伯襲破平鄉城侵擾州境雄設伏要擊生擒洪芝當伯等俘獲甚衆梁司州刺史陳慶之復率衆過州城雄出與戰所向披靡身被二創壯氣益厲慶之敗奔輜重走後慶之復圍南荆州雄曰白苟堆梁之北面重鎮因其空虛攻之必剋彼若聞難荆圍自解此所謂機不可失也遂率衆攻之慶之果棄荆州來未至雄陷其城擒梁鎮將荀元虞兵二千人梁以元虞和爲魏王侵擾南境雄率衆討之大破慶和於南頓尋與行臺侯景破梁楚二州民上書吏乞雄爲刺史復行豫州事頴州長史賀拔仁徽執刺史田迅據州降西魏詔雄與廣州刺史趙育揚州刺史是育寶等各總當州士馬隨行臺任延敬并勢攻之西魏遣其將怡鋒率衆援之延敬等與戰失利育寶各還本州據城降敬雄收集散卒保大梁州周文帝因延敬之敗遣其右丞韋孝寬等攻豫州雄都督郭丞伯程多寶等舉豫州降敬執刺史馮邕并家屬及部下妻子數千口欲送之長安至樂口雄外兵參軍王恒伽都督赫連儁等數十騎從大梁邀之斬多寶拔雄等家口還大梁西魏以丞伯爲頴川太守雄仍與行臺侯景討之雄別攻破樂口擒丞伯進討懸瓠逐西魏刺史趙繼宗韋孝寬等復以雄行豫州事西魏以是育寶爲揚州刺史據項城義州刺史韓顯據南頓雄復率衆攻之一日拔其二城擒顯及長史丘岳寶遁走獲其妻妾將吏二千人皆傳送京師加驃騎大將軍仍隨侯景平魯陽除豫州刺史雄雖武將而性質寬厚治民頗有誠信爲政去煩碎舉大綱而已撫養兵民

得其力用在邊十年屢有功績豫人於今懷之又愛人物多所施
與賓客往來禮遺甚厚亦以此見稱興和三年徵還京師尋領司
冀瀛定齊青膠兗殷滄十州士卒十萬人巡行西南分守險要四
年卒於鄴時年四十四贈使持節都督青徐膠三州軍事大將軍
司徒公徐州刺史諡武恭子師嗣雄弟奮字彥舉解褐宣威將軍
給事中轉中堅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爵安喜縣子從高祖平鄴
破尔朱兆等進爵爲伯出爲南汾州刺史胡夷畏憚之西魏行臺
薛崇禮舉衆攻奮與戰大破之崇禮兄弟乞降送於相府轉奮驃
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頻州刺史卒贈兗豫梁三州諸軍事司空兗
州刺史雄從父兄傑字壽性輕率嗜酒頗有武用歷給事中羽林
監從高祖破紇豆陵步藩有功除鎮東將軍封樂城縣伯邑百戶
出爲滄州刺史屬義兵起歸高祖從平鄴及破尔朱兆進爵爲侯
後爲都督率衆隨樊子鵠討元樹於譙城平之仍除南兗州多所
賑受然性果決吏民畏之尋加行兗州事元象初拜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出爲磨城鎮大都督轉安州刺史卒於州贈
使持節滄瀛二州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滄州刺史諡曰
宋顯字仲華燉煌效穀人也性果敢有幹用初事尔朱榮爲軍主
擢爲長流參軍永安中除前軍襄垣太守轉榮府記室參軍從平
元顥加平東將軍榮死世隆等向洛復以顯爲襄垣太守普泰初
遷使持節征北將軍晉州刺史後歸高祖以爲行臺右丞樊子鵠
據兗州反前西兗州刺史乙瑗謀郡太守辛景威屯據五梁以應
子鵠高祖以顯行西兗州事率衆討破之斬瑗景威遁走拜西兗
州刺史時梁州刺史鹿永吉據州外叛西魏遣博陵王元約趙郡
王元景神率衆迎接顯勒當州士馬邀破之斬約等仍與左衛將

軍解律平共會大梁拜儀同三司在州多所受納然勇決有氣幹檢御左右咸能得其心力及河陰之戰深入赴敵遂沒于行陣贈司空公顯從祖弟繪少勤學多所博覽好撰述魏時張緬晉書未入國繪依准裴松之注國志體注王隱及中興書又撰中朝多士傳十卷姓系譜錄五十篇以諸家年歷不同多有紕繆乃刊正異同撰年譜錄未成河清五年竝遭水漂失繪雖博聞彊記而天性恍惚晚又遇風疾言論遲緩及失所撰之書乃撫膺慟哭曰可謂天喪予也天統中卒

王則字元軌自云太原人也少驍果有武藝初隨叔父魏廣平王內史老生征討每有戰功老生爲朝廷所知則頗有力初以軍功除給事中賜爵白水子後從元天穆討邢杲輕騎深入爲杲所擒元顯入洛則與老生俱降顯顯疑老生遂殺之則奔廣州刺史鄭先護與同拒顯顯敗遷征虜將軍出爲東徐州防城都督尔朱榮之死也東徐州刺史斛斯椿其枝黨內懷憂怖時梁立魏汝南王悅爲魏主資其士馬送境上椿遂翻城降悅則與蘭陵太守李義擊其偏師破之魏因以則行北徐州事後隸尔朱仲遠仲遠敗始歸高祖仍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初隨荊州刺史賀拔勝後從行臺侯景周旋征討屢有功績天平初行荊州事都督三荊二襄南雍六州軍事荊州刺史則有威武邊人畏服之渭曲之役則爲西師圍逼遂棄城奔梁梁尋放還高祖恕而不責元象初除洛州刺史則性貪慳在州取受非法舊京諸像毀以鑄錢于時世號河陽錢皆出其家武定中復隨侯景西討景於頼川作逆時則鎮栢崖戍世宗以則有武用徵爲徐州刺史景既南附梁遣貞陽侯蕭明率大衆向徐州以爲影響堰泗水灌州城則固守歷時而取

受狼籍鎖送晉陽世宗恕其罪武定七年春卒時年四十八贈青
齊二州軍事司空青州刺史謚曰烈懿則弟敬寶少歷顯位後爲
東廣州刺史與蕭軌等攻建業不見剋没焉
慕容紹宗慕容晃第四子太原王恪後也曾祖騰歸魏遂居於代
祖都岐州刺史父遠恒州刺史紹宗容貌恢毅少言語深沉有膽
畧尔朱榮卽其從舅子也值北邊撓亂紹宗携家屬詣晉陽以歸
榮榮深待之及榮稱兵入洛私告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
俗若不加除剪恐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仍悉誅之爾謂可不
紹宗對曰太后臨朝淫虐無道天下憤惋共所棄之公既身控神
兵心執忠義忽欲殲夷多士謂非長策深願三思榮不從後以軍
功封索盧縣子尋進爵爲侯從高祖破羊侃又與元天穆平邢杲
累遷并州刺史紇豆陵步藩逼晉陽尔朱兆擊之累爲步藩所破
欲以晉州徵高祖共圖步藩紹宗諫曰今天下擾擾人懷覬覦正
是智士用策之秋高晉州才雄氣猛英略蓋世譬諸蛟龍安可借
以雲雨兆怒曰我與晉州推誠相待何忽輒相猜阻橫生此言便
禁止紹宗數日方釋遂割鮮卑爺高祖高祖共討步藩滅之及高
祖舉義信都兆以紹宗爲長史又命爲行臺率軍壺關以抗高祖
及廣阿韓陵之敗兆乃撫膺自咎謂紹宗曰比用卿言今豈至此
兆之敗於韓陵也士卒多奔兆懼將欲潛遁紹宗建旗鳴角招集
義徒軍容既振與兆徐而上馬後高祖從鄴討兆於晉陽兆窘急
走赤徥嶺自縊而死紹宗行到馬突城見高祖追至遂携榮妻子
及兆餘衆自歸高祖仍加恩禮所有官爵竝如故軍謀兵畧時參
預焉天平初遷都鄴庶事未周乃令紹宗與高隆之共知府庫圖
籍諸事二年宜陽民李延孫聚衆反乃以紹宗爲西南道軍司率

都督庫狄安盛等討破之軍還行揚州刺史尋行豫州刺史丞相府記室孫搴屬紹宗以兄爲州主簿紹宗不用搴譖之於高祖云慕容紹宗嘗登廣固城長歎謂其所親云大丈夫有復先業理否由是徵還元象初西魏將獨孤如願據洛州梁頹之間寇盜鋒起高祖命紹宗率兵赴武牢與行臺劉貴等平之進爵爲公除度支尚書後爲晉州刺史西道大行臺還朝遷御史中尉屬梁劉烏黑入寇徐方令紹宗率兵討擊之大破因除徐州刺史烏黑收其散衆復爲侵竊紹宗密誘其徒黨數月間遂執烏黑殺之侯景反叛命紹宗爲東南道行臺加開府轉封燕郡公與韓軌等詣瑕丘以圖進趣梁武帝遣其兄子貞陽侯淵明等率衆十萬頓軍寒山與侯景掎角擁泗水灌彭城仍詔紹宗爲行臺節度三徐二兗州軍事與大都督高岳等出討大破之擒淵明及其將帥等俘虜甚衆乃廻軍討侯景於渦陽于時景軍甚衆前後諸將往者莫不爲其所輕及聞紹宗與岳將至深有懼色謂其屬曰岳所部兵精紹宗舊將宜共慎之於是與景接戰諸將持疑無肯先者紹宗麾兵逕進諸將從之因而大捷景遂奔遁軍還別封永樂縣子初高祖末命世宗云侯景若反以慕容紹宗當之至是竟立功效西魏遣其大將王思政入據潁州又以紹宗爲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等率軍圍擊堰洧水以灌之時紹宗頻有凶夢意每惡之乃私謂左右曰吾迨年二十已還恒有蒜髮昨來蒜髮忽然自盡以理推之蒜者算也吾算將盡乎未幾與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遠近晦冥舟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而死時年四十九三軍將士莫不悲惋朝廷嗟傷贈使持節二青二兗齊濟光七州軍事尚書令太尉青州刺史謚

曰景惠除其長子士肅爲散騎常侍尋以謀反伏誅朝廷以紹宗
功罪止士肅身皇建初配饗世宗廟庭士肅弟建中襲紹宗爵武
平末儀同三司隋開皇中大將軍疊州總管

薛循義字公讓河東汾陰人也曾祖紹魏七兵尚書太子太保祖
魏咸陽王爲司州牧用爲法曹從事魏北海王顥鎮徐州引爲墨
曹參軍正光末天下兵起顥爲征西將軍都督華豳東秦諸軍事
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循義爲統軍時有詔能募得三千人者用
爲別將於是循義還河東仍歷平陽弘農諸郡合得七千餘人即
假安北將軍西道別將俄而東西二夏南北兩華及豳州等反叛
顥進討之循義率所部頗有功絳蜀賊陳雙熾等聚汾曲詔循義
爲大都督與行臺長孫權共討之循義以雙熾是其鄉人遂輕詣
壘下曉以利害熾等遂降拜循義龍門鎮將後循義宗人鳳賢等
作亂圍鎮城循義亦以天下紛擾規自縱擅遂與鳳賢聚衆爲逆
自號黃鉞大將軍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軍未至循義慚悔乃遣
其帳下孫懷彥奉表自陳乞一大將招慰魏孝明遣西北道大行
臺胡元吉奉詔曉喻循義降鳳賢等猶據險屯結長孫稚軍於弘
農珍孫軍靈橋未能進循義與其從叔善樂從弟嘉族等各率義
勇爲攻取之勢與鳳賢書示其禍福鳳賢降拜鳳賢龍驤將軍假
節稷山鎮將夏陽縣子邑三百戶封循義汾陰縣侯邑八百戶爾
朱榮以循義豪猾反覆錄送晉陽與高昂等並見拘防榮赴洛以
循義等自隨置於馳牛署榮死魏孝莊以循義爲弘農河北河東
正平四郡大都督時高祖爲晉州刺史見循義待之甚厚及尔朱

兆立魏長廣王爲主除循義右將軍陝州刺史假安南將軍魏前
廢帝初以循義爲持節後將軍南汾州刺史高祖起義信都破四
胡於韓陵遣徵循義從至晉陽以循義行并州事又從高祖平尔
朱兆武帝之入關也高祖奉迎臨潼關以循義爲關右行臺自龍
門濟河西魏北華州刺史薛崇禮屯陽氏壁循義以書招之崇禮
率萬餘人降樊子鵠之據兗州循義從大司馬婁昭破平之天平
中除衛將軍南中郎將帶汲郡太守頓兵淮陽東郡黎陽五郡都
督遷東徐州元象初拜儀同沙苑之役從諸軍退還行晉州事封
祖業棄城走循義追至洪洞說祖業還守而祖業不從循義還據
晉州安集固守西魏儀同長孫子彥圍逼城下循義開門伏甲以
待之子彥不測虛實於是遁去高祖甚嘉之就拜晉州刺史南汾
東雍陝四州行臺賞帛千疋循義在州掩西魏所署正平太守段
榮顯招降胡酋胡垂黎等部落數千口表置五城郡以安處之高
仲密之叛以循義爲西南道行臺爲摘角聲勢不行尋除齊州刺
史以黷貨除名追其前守晉州功復其官爵仍拜衛尉卿時山胡
侵亂晉州遣循義追討破之進爵正平郡公加開府世宗以高祖
遺旨減封二百戶別封循義爲平鄉男天保初除護軍別封藍田
縣公又拜太子太保五年七月卒時年七十七贈晉泰華三州諸
軍事司空晉州刺史贈物三百段子文殊嗣從弟嘉族性亦豪爽釋褐
員外散騎侍郎稍遷正平太守屬高祖在信都嘉族聞而赴義從
平四胡於韓陵除華州刺史及賀拔岳拒命令嘉族置騎河上以
禦大軍嘉族遂棄其乘馬浮河而度歸於高祖由是拜揚州刺史
卒於官子震字文雄天平初受上黨王鎮守龍門陷於西魏元象中方
得逃還高祖嘉其至誠除廣州刺史後從慕容紹宗討侯景以功

別封膚施縣男天保四年從討山胡破茹茹並有功績累遷譙州
刺史循義從子元賴父光熾東雍州刺史太常卿元賴廉謹有信
義起家永安王參軍行秀容縣事有清名累轉定州別駕寒清平
勤幹除漁陽太守
叱列平字殺鬼代郡西部人也世爲酋帥平有容貌美鬚髯善騎
射襲第一領民酋長臨江伯孝昌末扺陵反叛茹茹餘衆入寇馬
邑平以統軍屬有戰功補別將後牧子作亂劉胡崙斛律可那律
俱時搆逆以平爲都督討定胡崙等魏孝莊初除武衛將軍隨尔
朱榮破葛榮平元顥遷中軍都督右衛將軍封癭陶縣伯邑七百
戶榮死平與榮妻及尔朱世隆等北走長廣王暉立授右衛將軍
加京畿大都督時尔朱氏凌僭平常慮危禍會高祖起義平遂歸
誠從平鄴破四胡於韓陵仲遠既走以平爲東郡大行臺軍還從
高祖平尔朱兆復從領軍婁昭討樊子鵠平之授使持節華州刺
史高仲密之叛平從高祖破周文帝於邙山武定初除廓州刺史
五年加儀同三司鎮河陽八年進爵爲侯天保初授兗州刺史尋
加開府別封臨洮縣子三年與諸將南討江淮克陽平郡陳人攻
圍廣陵詔平統河南諸軍赴援陳人退乃還五年夏卒於州時年
五十一贈瀛滄幽三州軍事瀛州刺史中書監謚曰莊惠子孝中
嗣弟長又武平末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新寧王隋開皇中上柱
國卒於涇州長史雖無他伎前在官以清幹著稱
步大汗薩太安狄那人也曾祖榮仕魏歷金門化正二郡太守父
居龍驤將軍領民別將正光末六鎮反亂薩乃將家避難南下奔
尔朱榮於秀容後從榮入洛以軍功除揚武軍帳內統軍賜爵江
夏子從平葛榮累前後功加鎮南將軍榮死後從尔朱兆入洛補

帳內大都督從兆拒戰於韓陵兆敗薩以所部降高祖以爲第三
領民酋長累遷秦州鎮城都督北雍州刺史天平中轉東壽陽三
泉都督元象中行燕州累遷臨川領民大都督賜爵長廣伯時茹
茹寇鈔屢爲邊害高祖撫納之遣薩將命還拜儀同三司出爲五
城大都督鎮河陽又加車騎大將軍開府進封行唐縣公減勃海
三百戶以增其封仍授晉州刺史別封安陵縣男邑二百戶加驃
騎大將軍齊受禪改封義陽郡公

慕容儼字恃德清都成安人慕容廆之後也父叱頭魏南頓太守
身長一丈腰帶九尺武平初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持
節都督滄恒二州軍事恒州刺史儼容貌出群衣冠甚偉不好讀
書頗學兵法工騎射正光中魏河間王元琛率衆救壽春辟儼左
廂軍主以戰功賞帛五十疋軍次西硤石因解渦陽之圍平倉陵
城荊山戍梁遣將鄭僧等要戰儼擊之斬其將蕭喬梁人奔遁又
襲破王神念等軍擒二百餘人神念僅以身免三年梁遣將攻東
豫州大都督元寶掌討之儼督別將鄭海珍與戰斬其軍主朱僧
珍軍副秦太又擊賊王荀於陽夏平之孝昌中尒朱榮入洛授儼
京畿南面都督永安中西荊州爲梁將曹義宗所圍儼應募赴之
時北育太守宋帶劒謀叛儼乃輕騎出其不意直至城下語云大
軍已到太守何不迎帶劒造次惶恐不知所爲便出迎儼卽執之
一郡遂定又破梁將馬元達蔡天起柳白嘉等累有功除强弩將
軍與梁將王玄眞董當門等戰竝破之解穰城圍尅復南陽新卿
轉積射將軍持節豫州防城大都督尒朱敗與豫州刺史李恩歸
高祖以勳累遷安東將軍高梁太守轉五城太守東雍州刺史沙
苑之敗西魏荊州刺史郭鸞率衆攻儼拒守二百餘日晝夜力戰

大破鸞軍追斬三百餘級又擒西魏刺史郭他時諸州多有翻陷唯儼獲全進號鎮南將軍武定三年率師解襄州圍頻使茹茹又從攻玉壁賜帛七百疋并衣帽等五年鎮河橋五城侯景叛儼擊陳郡賊獲景麾下庫狄昌賴及僞署太守鄭道合兗州刺史王彥夏行臺狄暢等擒斬百餘級旋軍項城又擒景僞署刺史辛光及蔡遵并其部下二千人六年除譙州刺史屢有戰功多所降附七年又除膠州刺史天保初除開府儀同三司三年梁司徒陸法和儀同宋蓋等率其部下以郢州城內附時清河王岳帥師江上乃集諸軍議曰城在江外人情尚梗必須才畧兼濟忠勇過人可受此寄耳衆咸共推儼岳以爲然遂遣鎮郢城始入便爲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禦備瑱等不能剋又於上流鸚鵡洲上造荻筏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絶城守孤懸衆情危懼儼導以忠義又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禱於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祐須臾衝風歘起驚濤涌激漂斷荻筏約復以鐵鏁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復以斷絶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瑱移軍於城北造柵置營焚燒坊郭郭產業皆盡約將戰士萬餘人各持攻具於城南置營壘南北合勢儼乃率步騎出城奮擊大破之擒五百餘人先是郢城卑下兼土疎頹壞儼更修繕城雉多作大樓又造船艦水陸備具工無暫闕蕭循又率衆五萬與瑱約合軍夜來攻擊儼與將士力戰終夕至明約等乃退追斬瑱驍將張白石首瑱以千金贖之不與百三五月瑱約等又相與并力悉衆攻圍城中食少粮運阻絶無以爲計唯煮槐楮桑葉并紵根水萍葛艾等草及靴皮帶觔角等物而食之人有死者即取其肉火別分噉唯

留骸骨儼猶申令將士信賞必罰分甘同苦死生以之自正月至於六月人無異志後蕭方智立遣使請和顯祖以城在江表據守非便有詔還之儼望帝悲不自勝帝呼令至前執其手持儼鬚髮脫帽看髮歎息久之謂儼曰觀卿容貌朕不復相識自古忠烈豈能過此儼對曰臣恃陛下威靈得申愚節不屈豎子重奉聖顏今雖夕死沒而無恨帝嗟稱不已除趙州刺史進伯爲公賜帛一千疋錢十萬九年又討賊有功賜帛一百疋錢十萬十年詔除揚州行臺與王貴顯侯子監將兵衛送蕭莊築郭默若邪二城與陳新蔡太守魯悉達戰大蚘洞破走之又監蕭莊王琳軍與陳將侯瑱侯安都戰於蕪湖敗歸皇建初別封成陽郡公天統二年除特進四年十月又別封尋氏縣公并賜金銀酒鍾各一枚胡馬一疋五年四月進爵爲義安王武平元年出爲光州刺史儼少任俠交通輕薄遨遊京洛間及從征討每立功效經畧雖非所長而有將帥之節所歷諸州雖不能清白守道亦不貪殘卒贈司徒尚書令子顯給事黃門侍郎尒朱將帥義旗建後歸順立功者武威牒舍樂代郡范舍樂亦致通顯牒舍樂少從尒朱榮爲軍主統軍後西河領民都督尒朱兆敗卒衆歸高祖拜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以都督隸侯景破賀拔勝於穰城又與諸將討平青兗荆三州拜鎮西將軍營州刺史天保初封漢中郡公後因戰沒於關中范舍樂有武藝筋力絶人魏末從崔暹李崇等征討有功授統軍後入尒朱榮軍中頻有戰功授都督後隨尒朱兆破步藩於梁郡高祖義旗舉梁兆歸信都從高祖破兆於廣阿韓陵竝有功賜爵平舒男每從征伐多有剋捷除相府左廂大都督尋出爲東雍州刺史世宗嗣事封平舒縣侯拜儀同天保中進位開府又有代人庫狄

伏連字仲山少以武幹事尔朱榮至直閤將軍後從高祖建義賜爵蚰丘男世宗輔政遷武衛將軍天保初儀同三司四年除鄭州刺史尋加開府伏連質朴勤於公事直衛宮闕曉夕不離帝所以此見知鄙吝愚狠無治民政術及居州任專事聚斂性又嚴酷不識士流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伏連加以捶撻逼遣築牆武平中封宜都郡王除領軍大將軍尋與瑯琊王儼殺和士開伏誅伏連家口有百數盛夏之日料以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飢色冬至之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伏連問此豆因何而得妻對向於食馬豆中分減充用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之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貯在別庫遣侍婢一人專掌管籥每入庫檢閱必戒妻子云此是官物不得輒用至是簿錄並歸天府

史臣曰高祖霸業始基招集英勇張瓊等雖識非先覺而運屬時來驅馳戎旅日不暇給義宣徼倖契協宏圖臨敵制勝有足稱也慕容紹宗兵機武畧在世見推昔事尔朱固執忠義不用范增之言終見烏江之禍侯景狼戾固非後主之臣末命緒言實表知人之鑒寒山渦水徃若摧枯算盡數奇逢斯厄運悲夫

贊曰霸圖立肇主業是因偉哉諸將寔曰功臣永懷耿賈無累清塵

北齊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三

高乾　弟昂　弟季式

封隆之　子子繪

高乾字乾邕勃海蓨人也父翼字次同豪俠有風神爲州里所宗敬孝昌末葛榮作亂於燕趙朝廷以翼山東豪右卽家拜渤海太守至郡未幾賊徒愈盛冀部率合境徙居河濟之間魏因置東冀州以翼爲刺史加鎮東將軍樂城縣侯及爾朱榮弑莊帝翼保境自守謂諸子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社稷阽危人神憤怨破家報國在此時也尔朱兄弟性甚猜忌忌則多害汝等宜早圖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時不可失也事未輯而卒中興初贈使持節侍中太保錄尚書事冀定瀛相殷幽六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文宣

武英殿聚珍版

北齊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三

武英殿聚珍版

乾性明悟俊偉有知畧美音容進止都雅少時輕俠數犯公法長而修改輕財重義多所交結魏領軍元义權重當世以意氣相得接乾甚厚起家拜員外散騎侍郎領直後轉太尉士曹司徒中兵遷員外魏孝莊之居藩也乾潛相託附及尔朱榮入洛乾東奔於翼莊帝立遥除龍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乾兄弟本有從橫志見榮殺害人士謂天下遂亂乃率河北流人反於河濟之間受葛榮官爵屢敗齊州士馬莊帝尋遣右僕射元羅巡撫三齊乾兄弟相率出降朝廷以乾爲給事黄門侍郎爾朱榮以乾前罪不應復居近要莊帝聽乾解官歸鄉里於是招納驍勇以射獵自娛榮死乾馳赴洛陽莊帝見之大喜時尔朱徒黨擁兵在外莊帝以乾爲金紫光祿大夫河北大使令招集鄉閭爲表裏形援乾垂涕奉詔弟昂拔劒起舞請以死自效俄而尔朱兆入洛遣其監軍孫白鷄百餘騎至冀州託言普徵民馬欲待乾兄弟送馬因收之乾既宿有報復之心而白鷄忽至知將見圖乃先機定策潛勒壯士襲據州城傳檄州郡殺白鷄執刺史元仲宗推封隆之權行州事爲莊帝舉哀三軍縞素乾昇壇誓衆辭氣激揚涕淚交下將士莫不哀憤北受幽州刺史劉靈助節度共爲影響俄而靈助被殺屬高祖出山東揚聲來討衆情莫不惶懼乾謂其徒曰吾聞高晉州雄畧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殺主虐民正是英雄效義之會也今日之來必有深計吾當輕馬奉迎密參意旨諸君但勿憂懼聽我一行乾乃將十數騎於關口迎謁乾既曉達時機閑習世事言辭慷慨雅合深旨高祖大加賞重仍同帳寢宿時高祖雖內有遠圖而外跡未見尔朱羽生爲殷州刺史高祖密遣李元忠舉兵襲其城令乾率衆僞往救之乾遂輕騎入見羽生與指畫軍計羽

生與乾俱出因擒之遂平殷州又共定策推立中興主拜乾侍中司空先是信都草昧軍國權輿乾遭喪不得終制及武帝立天下初定乾乃表請解職行三年之禮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封長樂郡公邑一千戶乾雖求退不謂便見從許既去內侍朝廷罕所關知居常怏怏武帝將貳於高祖望乾爲已用曾於華林園讌罷獨留乾謂之曰司空弈世忠良今日復建殊效相與雖則君臣實亦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對曰臣世奉朝廷遇荷殊寵以身許國何敢有貳乾雖有此對然非其本心事出倉卒又不謂武帝便有異圖遂不固辭而不啓高祖及武帝置部曲乾乃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勳賢而招集群豎數遣元士弼王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爲荊州刺史外示疎忌實欲樹黨令其兄弟相近冀據有西方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啟高祖高祖屢啓詔書竟不施行乾以頻請不遂知變難將起密啟高祖求爲徐州乃除使持節都督三徐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指期將發而帝知乾泄漏前事乃詔高祖云曾與乾邕私有盟約今復反覆兩端高祖便取乾前後數啓論時事者遣使封送武帝帝召乾邕示之禁於門下省對高祖使人責乾前後之失乾曰臣以身奉國義盡忠貞陛下既立異圖而乃云臣反覆以匹夫加諸罪尚或難免況人主推惡復何逃命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功大身危自古然也若死而有知庶無負莊帝遂賜死時年三十七乾臨死神色不變見者莫不歎息焉時武衛將軍元整監刑謂乾曰頗有書及家人乎乾曰吾兄弟分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全

者兒子既小未有所識亦恐巢傾卵破夫欲何言後高祖討斛斯
椿等次盟津謂乾弟昂曰若早用司空之策豈有今日之舉也天
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冀定滄瀛幽齊徐青光兗十州軍事太師錄
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文昭長子繼叔襲祖洛城縣侯令第二子
呂兒襲乾爵乾弟慎字仲密頗涉文史與兄弟志尚不同偏爲父
所愛魏中興初除滄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太昌初遷光州刺
史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天下初定聽慎以本鄉部曲數千
人自隨慎爲政嚴酷又縱左右吏民苦之兄乾死客棄州將歸高
祖武帝敕青州斷其歸路慎間行至晉陽高祖以爲大行臺左丞
轉尚書當官無所廻避時咸畏懼之自義旗之後安州民恃其邊
險不賓王化尋以慎爲行臺僕射率衆討平之天平末拜侍中加
開府元象初出爲兗州刺史尋徵爲御史中尉選用御史多其親
戚鄉閭不稱朝望世宗奏令改選焉慎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爲
慎所棄暹時爲世宗委任慎謂其構己性既狷急積懷憤恨因是
罕有糺劾多所縱舍高祖嫌責之彌不自安出爲北豫州刺史遂
據武牢降西魏慎先入關周文帝率衆東出高祖破之於邙山慎
妻子將西度於路盡禽之高祖以其勳家啓慎一房配沒而已
昂字敖曹乾第三弟幼稚時便有壯氣長而俶儻膽力過人龍眉
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爲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
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與
兄乾數爲劫掠州縣莫能窮治招聚劒客家資傾盡鄉閭畏之無
敢違迕父翼常謂人曰此兒不滅我族當大吾門不直爲州豪也
建義初兄弟共舉兵既而奉旨散衆仍除通直散騎侍郎封武城
縣伯邑五百戶乾解官歸與昂俱在鄉里陰養壯士爾朱榮聞而

惡之密令刺史元仲宗誘執昂送於晉陽永安末榮入洛以昂自隨禁於駝牛署既而榮死魏莊帝卽引見勞勉之時爾朱世隆還逼宮闕帝親臨大夏門指麾處分昂旣免縲紲被甲橫戈志凌勍敵乃與其從子長命等推鋒徑進所向披靡帝及觀者莫不壯之卽除直閤將軍賜帛千疋昂以寇難尚繁非一夫所濟乃請還本鄉招集部曲仍除通直郎常侍加平北將軍所在義勇競來投赴尋值京師不守遂與父兄據信都起義殷州刺史爾朱羽生潛軍來襲奄至城下昂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之羽生退走人情遂定後廢帝立除使持節冀州刺史以終其身仍爲大都督率衆從高祖破爾朱兆於廣阿及平鄴別率所部領黎陽又隨高祖討爾朱兆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事今當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雜於意如何昂對曰敎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前後戰鬬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合勝則爭功退則推罪願自領漢軍不煩更配高祖然之及戰高祖不利軍小却兆等方乘之高嶽韓匈奴等以五百騎衝其前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昂與蔡儁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兆軍兆衆由是大敗昂等高祖幾殆太昌初始之冀州尋加侍中開府進爵爲侯邑七百戶兄乾被殺乃將十餘騎奔晉陽歸於高祖及斛斯椿釁起高祖南討令昂爲前驅武帝西遁昂率五百騎倍道兼行至於崤陝不及而還尋行豫州刺史仍討三荊諸州不附者並平之天平初除侍中司空公昂以兄乾薨於此位固辭不拜轉司徒公時高祖方有事關隴以昂爲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山道峻隘昂已爲寇所守險昂轉鬬而進莫有當其鋒者遂攻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企并將帥數十人會

寶泰失利召昂班師時昂爲流矢所中創甚顧謂左右曰吾以身許國死無恨矣所可歎息者不見季式作刺史耳高祖聞之卽馳驛敕季式爲濟州刺史昂還復爲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治兵於武牢御史中尉劉貴時亦率衆在北豫州與昂小有忿爭昂怒鳴鼓會兵而攻之侯景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干救解乃止其俠氣凌物如此于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服於昂高祖每申令三軍常鮮卑語昂若在列則爲華言昂嘗請相府掌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高祖知而不責元象元年進封京兆郡公邑一千戶與侯景等同攻獨孤如願於金墉城周文帝率衆救之戰於邙陰昂所部失利左右分散單騎東出欲趣河陽南城門閉不得入遂爲西軍所害時年四十八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滄瀛殷五州諸軍事太師大司馬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諡忠武子突騎嗣早卒世宗復召昂諸子親簡其第三子道豁嗣皇建初追封昂永昌王道豁襲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於黃州刺史

季式字子通乾第四弟也亦有膽氣中興初拜鎮遠將軍正員郎遷衛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加散騎常侍領主衣都統太昌初除尚食典御天平中出爲濟州刺史山東舊賊劉盤陁史明曜等攻劫道路剽掠村邑齊兗青徐四州患之歷政不能討季式至皆破滅之尋有濮陽民杜靈椿等攻城剽野聚衆將萬人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陽平路叔文徒黨緒顯等立營柵爲亂季式討平之又有群賊破南河郡季式遣兵臨之應時斬戮自茲以後遠近清晏季式兄弟貴盛竝有勳於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戈甲器仗皆備故凡追督賊盜多致剋捷有客嘗謂季式曰濮陽陽

平乃是畿內既不奉命又不侵境而有何急遣私軍遠戰萬一失脫豈不招罪季式曰君言何不忠之甚也我與國義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且賊知臺軍卒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救未備之間破之必矣兵尚神速何得後機若以獲罪吾亦無恨元象中西寇大至高祖親率三軍以禦之陣於邙北師徒大敗河中流尸相繼敗兵首尾不絕人情騷動謂世事艱難所親部曲請季式曰今日形勢大事去矣可將腹心二百騎奔梁既得避禍不失富貴何爲坐受死也季式曰吾兄弟受國厚恩與高王共定天下一旦傾危亡去不義若社稷顛覆當背城死戰安能區區偷生苟活是役也司徒殺焉入爲散騎常侍與和中行晉州事解州仍鎮永安戍高慎以武牢叛遣信報季式季式得書驚懼即狼狽奔告高祖高祖嘉其至誠待之如舊武定中除侍中尋加冀州大中正時世宗先爲此任啓以迴授爲都督從清河公岳破蕭明於寒山敗侯景於渦陽還除衛尉卿復爲都督從清河公攻王思政於頼川拔之以前後功加儀同三司天保初封乘氏縣子仍爲都督隨司徒潘樂征討江淮之間爲私使樂人於邊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尋而赦之四年夏發疽卒年三十八贈侍中使持節都督滄冀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恭穆季式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勳功不拘檢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遊款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朝廷知而容之兄慎叛後少時解職黃門郎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高祖之壻勢盛當時因退食暇尋季式與之酣飲留宿旦日重門竝閉關籥不通消難固請云我是黃門郎天子侍臣豈有不參朝之理且已一宿不歸家君必當大怪今若又留我狂飲我得罪無辭

恐君亦不免譴責季式曰君自稱黃門郎又言畏家君怪欲以地勢脅我邪高季式死自有處初不畏此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云我留君盡與君是何人不爲我痛飲命左右索車輪括消難頸又索一輪自括頸仍命酒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欣笑而從之方乃俱脫車輪更留一宿是時失消難兩宿莫知所在內外驚異及消難出方具言之世宗在京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輿并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讌集其被優遇如此翼長兄子永樂次兄子延伯並和厚有長者稱俱從翼舉義永樂官至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冀州大中正出爲博陵太守以民事不濟自殺贈使持節督滄冀二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子長命本自賤出年二十餘始被收舉猛暴好殺然亦果於戰鬬初於大夏門拒爾朱世隆以功累遷左光祿大夫高祖

光祿下應有大夫二字

遥授長命雍州刺史封沮陽鄉男一百戶尋進封鄢陵縣伯增二百戶武定中隨儀同劉豐討侯景爲景所殺贈冀州刺史延伯歷中散大夫安州刺史封萬年縣男邑二百戶天保初加征西將軍進爵爲子卒贈太府少卿自昂初以豪俠立名爲之羽翼者呼延族劉貴珍劉長狄東方老劉士榮成五彪韓願生劉桃棒隨其建義者李希光劉叔宗劉孟和竝仕宦顯達孟和名協浮陽饒安人也孟和少好弓馬率性豪俠幽州刺史劉靈助之起兵也孟和亦聚衆附昂兄弟昂遥應之及靈助敗昂乃據冀州孟和爲其致力會高祖起義冀州以孟和爲都督中興初拜通直常侍二年除安東將軍尋加征東將軍金紫光祿以建義勳賜爵長廣縣伯天平中衛將軍上黨內史罷郡除大丞相司馬武定元年坐事死叔宗字元纂樂陵平昌人和謹頗有學業舉秀才稍遷滄州治中永安

中加鎮遠將軍諫議大夫兄海寶少輕俠然爲州里所愛昂之起義也海寶率鄉閭襲滄海以應昂昂以海寶權行滄州事前范陽太守刁整心附爾朱遣弟子安壽襲殺海寶叔宗仍歸於昂中興初高祖除前將軍廷尉少卿太昌初加鎮軍將軍光祿大夫天平二年卒贈使持節儀同定州刺史老宇安德高人家世寒微身長七尺膂力過人少麤獷無賴結輕險之徒共爲賊盜鄉里患之魏末兵起遂與昂爲部曲義旗建仍從征討以軍功除殿中將軍累遷平遠將軍除魯陽太守後除南益州刺史領宜陽太守賜爵長樂子老頻爲二郡出入數年境接群蠻又隣西敵至於攻城野戰率先士卒屢以少制衆西人憚之顯祖受禪別封陽平縣伯遷南兗州刺史後與蕭軌等渡江戰沒希光勃海脩人也父紹魏長廣太守希光隨高乾起義信都中興初除安南將軍安德郡守後爲世祖開府長史武定末從高岳平頴川封義寧縣開國侯歷頴梁南兗三州刺史天保中揚州刺史與蕭軌等渡江戰沒贈開府儀同三司西兗州刺史子子令尚書外兵郎中武平末通直常侍隋開皇中卒於揚州刺史希光族弟子貢以與義旗之功官至吏部郎後爲兗州刺史坐貪暴爲世宗所殺顯祖責陳武廢蕭明命儀同蕭軌率希光東方老裴英起王敬寶步騎數萬伐之以七年三月渡江襲剋石頭城五將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爲軍司蕭軌與希光竝爲都督軍中抗禮不相服御競說謀畧動必乖張頓軍丹陽城下值霖雨五十餘日及戰兵器竝不堪施用故致敗亡將帥俱死士卒得還者十二三所沒器械軍資不可勝紀蕭軌王敬寶事行史闕其傳裴英起河東人其先晉末渡淮寓居淮南之壽陽縣祖彥先隨薛安都入魏官至趙郡守

父約勃海相英起聰慧滑稽好劇談不拘儀檢仕魏至定州長史
世宗引爲行臺左丞天保中都官尚書兼侍中及戰沒贈開府尚
書左僕射

封隆之字祖裔小名皮勃海蓨人也父回魏司空隆之性寬和有
度量弱冠州郡主簿起家奉朝請領直後汝南王悅開府爲中兵
參軍初延昌中道人法慶作亂冀方自號大乘衆五萬餘遣大都
督元遙及隆之擒獲法慶賜爵武城子俄兼司徒主簿河南尹丞
時青齊二州士民反叛隆之奉使慰諭咸卽降款永安中除撫軍
府長史尒朱兆等屯據晉陽魏朝以河內要衝除隆之龍驤將軍
河內太守尋加持節後將軍假平北將軍當郡都督未及到郡屬
尒朱兆入洛莊帝幽崩隆之以父遇害常懷報雪因此遂持節東
歸圖爲義舉時高乾告隆之曰尒朱暴逆禍加至尊弟與兄竝荷
先帝殊常之眷豈可不出身爲主以報讎恥乎隆之對曰國恥家
怨痛入骨髓乘機而動今實其時遂與乾等定計夜襲州城剋之
乾等以隆之素爲鄉里所信乃推爲刺史隆之盡心慰撫人情感
悅尋高祖自晉陽東出隆之遣子子繪奉迎於滏口高祖甚嘉之
既至信都集諸州郡督將僚吏等議曰逆胡尒朱兆窮凶極虐天
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捐棄今所在蜂起此天亡之時也欲與諸
君剪除凶羯其計安在隆之對曰尒朱暴虐天亡斯至神怒民怨
衆叛親離雖握重兵其彊易弱而大王乃心王室首唱義旗天下
之人孰不歸仰願大王勿疑中興初拜左光祿大夫吏部尚書爾
朱兆等軍於廣阿十月高祖與戰大破之乃遣隆之持節爲北道
大使高祖將擊尒朱兆等於韓陵留隆之鎮鄴城尒朱兆等走以
隆之行冀州事仍領降俘三萬餘人分置諸州尋徵爲侍中時高

祖自洛還師於鄴隆之將赴都因過謁見啓高祖曰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尔朱中復乖阻及討仲遠又與之同猜忍之人志欲無限又叱列延慶侯念賢皆在京師王授以名位此等必構禍隙高祖經宿乃謂隆之曰侍中昨言實是深慮尋封安德郡公邑二千戶進位儀同三司于時朝議以尔朱榮佐命前朝宜配食明帝廟庭隆之議曰榮爲人臣親行殺逆安有害人之母與子對饗考古詢今未見其義從之詔隆之參議麟趾閣以定新制又贈其妻祖氏范陽郡君隆之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轉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從之後爲斛斯椿等構之於魏帝逃歸鄉里高祖知其被誣召赴晉陽魏帝尋以本官徵之隆之固辭不赴仍以隆之行并州刺史魏清河王亶爲大司馬長史天平初復入爲侍中領遷都之議魏靜帝詔爲侍講除吏部尚書加侍中以本官行冀州事陽平民路紹遵聚衆反自號行臺破定州博陵郡虜太守高永樂南侵冀州隆之令所部長樂太守高景等擊破之生擒紹遵送於晉陽元象初除冀州刺史尋加開府時初召募勇果都督孛八高法雄封子元等不願遠戍聚衆爲亂隆之率州軍破平之興和元年復徵爲侍中隆之素得鄉里人情頻爲本州留心撫字吏民追思立碑頌德轉行梁州事又行濟州事徵拜尚書右僕射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遣使陰通消息於冀州豪望使爲內應輕薄之徒頗相扇動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世宗密書與隆之云仲密枝黨同惡向西宜悉收其家累以懲將來隆之以爲恩旨既行理無追改今若收治示民不信脫或驚擾所虧殊大乃啓高祖事遂得停隆之自義旗始建首參經畧奇謀妙算密以啓聞手書削藁罕知於外高祖嘉其忠謹每多從之復以本官行

濟州事轉齊州刺史武定三年卒官年六十一詔遣主書監神貴就弔賻物五百段贈使持節都督滄瀛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司徒公高祖以隆之勳舊追榮未盡復啟贈使持節都督冀瀛滄齊濟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太保餘如故謚曰宣懿高祖後至冀州境次於交津追憶隆之顧謂冀州行事司馬子如曰封公積德履仁體通性達自出納軍國垂二十年契闊艱虞始終如一以其忠信可憑方以後事託之何期報善無徵奄從物化言念忠賢良可痛惜爲之流涕令參軍宋仲羨以太牢就祭焉長子早亡第二子子繪嗣子繪字仲藻小名搔性和理有器局釋褐秘書郎中爾朱兆之害魏莊帝也與父隆之舉義信都奉使詣高祖至信都召署開府主簿仍典書記中興元年轉大丞相主簿加伏波將軍從高祖征爾朱兆及平中山軍還除通直常侍左將軍領中書舍人母憂解職尋復本任太昌中從高祖定并汾肆數州平尒朱兆及山胡等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魏武帝末斛斯椿等佞倖用事父隆之以猜忌懼難潛歸鄉里子繪亦棄官俱還孝靜初兼給事黃門侍郎與太常卿李元忠等並持節出使觀省風俗問人疾苦還赴晉陽從高祖征夏州二年除衞將軍平陽太守尋加散騎常侍晉州北界霍山舊號千里徑者山坂高峻每大軍往來士馬勞苦子繪啟高祖請於舊徑東谷別開一路高祖從之仍令子繪領汾晉二州夫修治旬日而就高祖親總六軍路經新道嘉其省便賜穀二百斛後大軍討復東雍平紫壁及喬山紫谷絳蜀等子繪恒以太守前驅慰勞徵兵運糧軍士無乏興和初自郡徵補大行臺吏部郎中武定元年高仲密以武牢西叛周文帝擁衆東侵高祖於邙山破之乘勝長驅遂至潼關或諫不可窮兵

極武者高祖總命群僚議其進止子繪言曰賊帥才非人雄偷竊名號遂敢驅率亡叛送死伊瀍天道禍淫一朝殄解雖僅以身免而魂膽俱喪混一車書正在今日天與不取反得其咎時難遇而易失昔魏祖之平漢中不乘勝而取巴蜀失在遲疑悔無及已伏願大王不以爲疑高祖深然之但以時既盛暑方爲後圖遂命班師三年父喪去職四年高祖西討起爲大都督領冀州兵赴鄴從高祖自潞口西趣晉州會大軍於玉壁復以子繪爲大行臺吏部郎中及高祖病篤師還晉陽引入內室面受密旨銜命山東安撫州郡高祖崩秘未發喪世宗以子繪爲勃海太守令馳驛赴任世宗親執其手曰誠知此郡未久勳望但時事未安須卿鎮撫且衣錦晝遊古人所貴善加經畧綏靜海隅不勞學習常太守向州參也仍聽收集部曲一千人後進秩一等加驃騎將軍天保二年除太尉長史三年頻以本官再行南青州事四年坐事免六年行南兗州事尋除持節海州刺史不行七年改授合州刺史到州未幾值蕭軌裴英起等江東敗沒行臺司馬恭發歷陽徑還壽春疆場大駭兼在州器械隨軍畧盡城隍樓雉虧壞者多子繪乃脩造城隍樓雉繕治軍器守禦所須畢備人情漸安尋敕於州營造船艦子繪爲大使總監之陳武帝曾遣其護軍將軍徐度等率輕舟從柵口歷東關入巢湖經龔合肥規燒舡舫以夜一更潛寇城下子繪率將士格戰陳人奔退九年轉鄭州刺史子繪曉達政事長於綏撫歷宰州郡所在安之徵爲司徒左長史行魏尹事乾明初轉大司農尋正除魏尹皇建中加驃騎大將軍大寧二年遷都官尚書高歸彥作逆召子繪入見昭陽殿帝親詔子繪曰冀州密邇京甸歸彥敢肆凶悖已敕大司馬平原王段孝先總勒重兵乘機電

發司空東安王婁敞督率諸軍絡繹進卿世載名德恩洽彼州故遣參贊軍事隨便慰撫宜善加謀畧以稱所寄卽以其日馳傳赴軍子繪祖父世爲本州百姓素所歸附旣至巡城諭以禍福民吏降欵日夜相繼賊中動靜小大必知賊平仍敕子繪權行州事尋徵還敕與群官議定律令加儀同三司後突厥入逼晉陽詔子繪行懷州事乘馹之任還爲七兵尚書轉祠部尚書河清三年暴疾卒年五十世祖深歎惜之贈使持節瀛冀二州軍事冀州刺史開府儀同尚書右僕射謚曰簡子寶蓋嗣武平末通直常侍子繪弟子繡武平中勃海太守霍州刺史陳將吳明徹侵畧淮南子繡城陷被送揚州齊亡後逃歸隋開皇初終於通州刺史子繡外貌儒雅而俠氣難忤司空婁定遠子繡兄之壻也爲瀛州刺史子繡在勃海定遠過之對妻及諸女讌集言戲徵有褻慢子繡大怒鳴鼓集衆將攻之俄頃兵至數千馬將千匹定遠免冠拜謝久乃釋之隆之弟延之字祖業少明辨有世用起家員外郎中興初除中堅將軍高祖以爲大行臺左光祿大夫封郯城縣子行勃海郡事以都督從婁昭討樊子鵠事平除青州刺史延之好財利在州多所受納後行晉州事高祖沙苑失利還延之棄州北走高祖大怒同罪人皆死以隆之故獨得免興和二年卒年五十四贈使持節都督冀殷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徒冀州刺史謚曰文恭子孝籙嗣隆之弟子孝琬字子蒨父祖曹魏冀州平北府長史以隆之佐命之功贈雍州刺史殿中尚書孝琬七歲而孤獨爲隆之所鞠養慈愛甚篤年十六本州辟主簿魏永熙二年隆之故以父爵富城子授焉三年釋褐開府參軍事天平中輕車將軍司徒主簿武定中爲顯祖開府主簿遷從事中郎將領東宮

洗馬天保二年卒時年三十六帝聞而歎惜焉贈左將軍太府少卿孝琬性恬靜頗好文詠太子少師邢劭七兵尚書王昕並先達高才與孝琬年位懸隔晚相逢遇分好遂深孝琬靈櫬言歸二人送於郊外悲哭悽慟有感路人孝琬弟孝瑜字士光少脩飾學尚有風儀年十六辟州主簿釋褐秘書郎天保元年爲太子舍人出入東宮甚有令望丁母憂解任除晉州法曹參軍尋徵還復除太子舍人乾明初爲中書舍人皇建初司空掾秘書丞散騎常侍爲聘陳使主已發道途遥授中書侍郎還坐事除名天統三年除并省吏部郎中南陽王友赴晉陽典機密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爲義孝有一士人亦哭在限孝瑜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其後會黃門郎李懷奏南陽王綽專恣士開因譖之曰孝瑜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部伍別行戲話時孝瑜女爲范陽王妃爲禮事因假入辭帝遂決馬鞭百餘放出又遣高阿那肱重決五十幾致於死還京在集書省上下從是沉廢士開死後爲通直散騎常侍後與周朝通好趙彦深奏之詔以爲聘周使副祖珽輔政又奏令入文林館撰御覽孝瑜文筆不高但以風流自立善於談謔威儀閑雅容止進退人皆慕之嘗謂祖珽云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爲恨尋以本官兼尚書左丞其所彈射多承意旨時有道人曇獻者爲皇太后所幸賞賜隆厚車服過度又乞爲沙門統後主意不許但太后欲之遂得居任然後主常憾焉因有僧尼以他事訴競者辭引曇獻上令有司推劾孝瑜案其受納貨賄致於極法因搜索其家大獲珍異悉以没官由是正授左丞仍令奏門下事性頗簡傲不諧時俗恩遇漸高彌

自矜誕舉動舒遲無所降屈識者鄙之與崔季舒等以正諫同死
時年五十一子開府行參軍君確君靜等二人徙北邊少子君嚴
君贊下蠶室南安之敗君確二人皆坐死
史臣曰高封二公無一人尺土之資奮臂而起河朔將致勤王之
舉以雪莊帝之讎不亦壯哉既剋本藩成其讓德異夫韓馥懾袁
紹之威然力謝時雄才非命世是以奉迎麾旆用叶本圖高祖因
之遂成霸業重以昂之膽力氣冠萬物韓陵之下風飛電擊然則
齊氏元功一門而已但以非頼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心之寄有
所未允露其啓疏假手天誅枉濫之極莫過於此子繪才幹可稱
克荷堂構弈世載德斯爲美焉
贊曰烈烈文昭雄圖斯契灼灼忠武英資冠世門下之酷進退惟
谷黄河之濵跼義亡身封公矯矯共濟時屯比承明德暉光日

北齊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四

李元忠

盧文偉

李義深

李元忠趙郡栢人人也曾祖靈龕定州刺史鉅鹿公祖恢鎮西將軍父顯甫安州刺史元忠少厲志操居喪以孝聞襲爵平棘子魏清河王懌爲司空辟爲士曹參軍遷太尉復啟爲長沙參軍懌後爲太傅尋被詔爲營構明堂大都督又引爲主簿元忠粗覽史書及陰陽數術解鼓箏兼好射彈有巧思遭母憂去任未幾相州刺史安樂王鑒請爲府司馬元忠以艱憂固辭不就初元忠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於方技性仁恕見有疾者不問

琴川毛鳳枝圖書印

貴賤皆為救療家素富實其家人在鄉多有舉貸求利元忠每焚契免責鄉人甚敬重之魏孝明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羊以食之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送奴如其言賊皆捨避永安初就拜南趙郡太守以好酒無政績值洛陽傾覆莊帝憂崩元忠棄官還家潛圖義舉會高祖率衆東出便自往奉迎乘露車載素等濁酒以見高祖因進從橫之策備陳誠款深見嘉納時刺史尔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先聚衆於西仍與大軍相合擒斬羽生即令行殷州事中興初除中軍將軍衛尉卿二年轉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後以從兄瑾年長以中正讓之尋加征南將軍武帝將納后即高祖之長女也詔元忠與尚書令元羅致娉於晉陽高祖每於宴席論敘舊事因撫掌欣笑云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匹元忠戲謂高祖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高祖荅曰建義處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為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高祖鬚而大笑高祖亦悉其雅意深相嘉重後高祖奉送皇后仍田於晉澤元忠馬倒被傷當時殞絶久而方蘇高祖親自撫視其年封晉陽縣伯邑五百戶後以徵譴失官時朝廷離貳義旗多見猜阻斛斯椿等以元忠淡於榮利又不以世事經懷故不在嫌嫉之地尋兼中書令天平初復為太常後加驃騎將軍四年除使持節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振貸俟秋徵收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為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而已徒有虛名不救其弊遂出十五萬石以振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與和末拜侍中元忠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之內羅種果藥親朋尋詣

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携壺遨遊里閈遇會飲酌蕭然自得常布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志力已衰久忝名官以妨賢路若朝廷厚恩未便放棄者乞在閑冗以養餘年武定元年除東徐州刺史固辭不拜乃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曾貢世宗蒲桃酒一盤世宗報以百練縑遺其書曰儀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出藩入侍備經要重而猶家無擔石室若懸磬豈輕財重義奉時愛已故也久相嘉尚嗟詠無極恒思標賞有意無由忽辱蒲桃良深佩戴聊用絹百匹以酬清德也其見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元忠其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謂二公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顧歎息而去大餉米絹衣服元忠受而散之三年復以本官領衛尉卿其年卒於位年六十詔贈縑布五百匹使持節督定冀殷幽四州諸軍事大將軍司徒定州刺史謚曰敬

惠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火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此謂光照先人終致貴達矣子搔嗣搔字德況少聰敏有才藝音律博弈之屬多所通解曾來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其思理起家司徒行參軍累遷河內太守百姓安之入爲尚書儀曹郎天保八年卒元忠族弟容字希邕平棘人也祖伯膺魏東郡太守贈幽州刺史父煥治書侍御史河內太守贈青州刺史容少有節操屬爾朱兆殺逆乃陰結豪右與勃海高昂爲報復之計屬高祖出山東密以兵從舉義遥授并州刺史封容城縣侯邑四百戶爾朱兆至廣阿高祖令容募殷定二州兵五千人鎮黃沙井陘二道及兆韓陵敗還晉陽隨軍平兆高祖乃以薛循義行并州事授容建州刺史在州十餘年甚得安邊之術威信聞於外境高祖頻降手書勞問并賜口馬侯景外

昇當作昂

叛誘容執之授以官爵景敗歸朝朝廷以容從景非元心不之罪也天保初以舊功授散騎常侍復本爵縣侯卒贈殿中尚書濟州刺史密性方直有行檢因母患積年得名醫治療不愈乃精習經方洞曉針藥母疾得除當世皆服其明解由是亦以醫術知名魏末行護軍司馬武邑太守天保初司空長史太寧武平中清河廣平二郡守銀青光祿大夫齊亡後卒子道謙武平中侍御史道謙弟道貞南青州司馬爲逆賊邢杲所殺贈北徐州刺史元忠宗人慤字魔憐形貌魁傑見異於時少有大志年四十猶不仕州郡唯招致豪俠以爲徒侶孝昌之末天下兵起慤潛居林慮山觀候時變賊帥鮮于脩禮毛普賢作亂詔遣大都督長孫稚討之稚素聞慤名召兼帳內統軍軍達呼陁賊來逆戰稚軍爲賊所敗慤遂歸家安樂王元鑒爲北道大行臺至鄴以賊衆盛疆未得前遣使懲慤表授武騎常侍假節別將鎮鄴城東郭葛榮之圍信都餘黨南抄陽平以北皆爲賊有鑒命慤爲前驅別討之頗有斬獲及鑒謀逆慤乃詐患暴風鑒信之因此得免未幾大都督源子邕屯安陽大都督裴衍屯鄴城西討鑒慤棄家口奔子邕仍被徵赴洛除奉車都尉持節鎮汁河汁河在鄴之西北重山之中并相二州交境以葛榮南逼故用慤鎮之榮遣其叔樂陵王葛萇率精騎一萬擊慤慤據險拒戰萇不得前爾朱榮至東關慤乃見榮榮欲分賊勢遣慤別道向襄國襲賊署廣州刺史田怙軍慤未至襄國已擒葛榮即表授慤建忠將軍分廣平易陽襄國南趙郡之中立三縣爲易陽郡以慤爲太守賜爵襄國侯永安末假平北將軍持節當郡洛京傾覆慤率所部西保石門山潛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及高昇兄弟安州刺史盧曹等同契義舉助

敗愍遂入石門高祖建義以書招愍愍奉書擁衆數千人以赴高祖高祖親迎之除使持節征南將軍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兼尚書西南道行臺當州都督令愍率本衆西還舊鎮高祖親送之愍至鄉據馬鞍山依險爲壘徵糧集兵以爲聲勢爾朱兆出井陘高祖破兆於廣阿愍統其本衆屯故城以備爾朱兆相州既平命愍還鄴除西南道行臺都官尚書復屯故城爾朱兆等將至高祖徵愍參守鄴城太昌初除太府卿後出爲南荆州刺史當州大都督此州自孝昌以來舊路斷絶前後刺史皆從間道始得達州愍勒部曲數千人徑向懸瓠從北陽復舊道且戰且前三百餘里所經之處即立郵亭蠻左大服梁遣其南司州刺史任思祖隨郡太守桓和等率馬步三萬兼發邊蠻圍逼下淺戍愍躬自討擊破之詔加車騎將軍愍於州內開立陂渠溉稻千餘頃公私賴之轉行東荆州仍除驃騎將軍東荆州刺史當州大都督加散騎常侍天平二年卒贈使持節定殷二州軍事儀同定州刺史元忠族叔景遺少雄武有膽力好結聚亡命共爲劫盜鄉里毎患之永安末其兄南鉅鹿太守無爲以贓罪爲御史糾劾禁於州獄景遺率左右十餘騎詐稱臺使徑入州城劫無爲而出之州軍追討竟不能制由是以俠聞及高祖舉義於信都景遺赴於軍門高祖素聞其名接之甚厚命與元忠舉兵於西山仍與大軍俱會擒刺史爾朱羽生以功除龍驤將軍昌平縣公邑八百戸爾朱兆來伐又力戰有功除使持節大都督左將軍太昌初進爵昌平郡公增邑三百戸加車騎將軍天平初出爲二州軍事大將軍開府殷州刺史未幾爲前頼川太守元洪威所襲殺贈侍中殷滄二州軍事大將軍開府殷州刺史子伽林襲盧文偉字休族范陽涿人也爲北州冠族父敞出後伯假文偉少

孤有志尚頗涉經史篤於交遊少爲鄉閭所敬州辟主簿年三十八始舉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說刺史裴儁按舊迹修督亢陂溉田萬餘頃民賴其利修立之功多以委文偉文偉既善於營理兼展私力家素貧儉因此致富孝昌中詔兼尚書郎中時行臺常景啓留爲行臺郎中及北方將亂文偉積稍穀於范陽城時經荒儉多所賑贍彌爲鄉里所歸尋爲杜洛周所虜洛周敗復入葛榮榮敗歸家時韓樓據薊城文偉率鄉閭屯守范陽與樓相抗乃以文偉行范陽郡事防守二年與士卒同勞苦分散家財拯救貧乏莫不人人感說爾朱榮遣將侯深討樓平之文偉以功封大夏縣男邑二百戶除范陽太守深乃留鎮范陽及榮誅文偉知深難信乃誘之出獵閉門拒之深失據遂赴中山莊帝崩文偉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同謀起義靈助克瀛州留文偉行事自率兵赴定州爲爾朱榮將侯深所敗文偉棄州走還本郡仍與高乾邕兄弟共相影嚮屬高祖至信都文偉遣子懷道奉啟陳誠高祖嘉納之中興初除安東將軍安州刺史時安州未賓仍居帥府行幽州事加鎮軍正刺史時安州刺史盧曹亦從靈助舉兵助敗因據幽州降爾朱兆兆仍以爲刺史據城不下文偉不得入州即於郡所爲州治太昌初遷安州刺史累加散騎常侍天平末高祖以文偉行東雍州事轉行青州事文偉性輕財愛賓客善於撫接好行小惠是以所在頗得人情雖有受納吏民不甚苦之經紀生資常若不足致財積聚承候寵要餉遺不絕興和三年卒於州年六十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殷三州軍事司徒尚書左僕射定州刺史謚曰孝威子恭道性溫良頗有文學州辟主簿李崇北征以爲開府墨曹參軍自文偉據范陽屢經寇難恭道常助父防守七兵尚

書郭秀素與恭道交欵及任東事每稱薦之高祖亦聞其名天平初特除龍驤將軍范陽太守在郡有德惠先文偉卒贈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軍事幽州刺史度支尚書謚曰定子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章華靡爲後生之俊舉秀才入京李祖勳嘗宴文士顯祖使小黃門敕祖勳曰茹茹既破何故無賀表使者佇立待之諸賓皆爲表詢祖俄頃便成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爲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詢祖初襲爵封大夏男有宿德朝士謂之曰大夏初成應聲荅曰且得燕雀相賀天保末以職出爲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快遂毀容服如賤役者以見楊愔愔曰故舊皆有所縻唯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既至役所作築長城賦其畧曰板則紫栢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荆棘邢邵曾戲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羞以自安邵甚重其敏贍既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已見二陸兩源森然與槐柳齊列蓋謂彥師仁惠與文宗邠延也邢邵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既諸謗毀日至素論皆薄其爲人長廣太守邢子廣目二盧云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冰稜文舉後頗折節歷太子舍人司徒記室卒官有文集十卷皆致遺逸嘗爲趙郡王妃鄭氏製挽歌詞其一篇云君王盛海內伉儷盡寰中女儀掩鄭國嬪容映趙宮春豔桃花水秋度桂枝風遂使簪臺夜明月滿床空恭道弟懷道性輕率好酒頗有慕尚以守范陽勳出身員外散騎侍郎文偉遣奉啓詣高祖中

興初加平西將軍光祿大夫元象初行臺薛琡表行平州事徵赴霸府興和中行汾州事懷道家預義舉高祖親待之出爲烏蘇鎮城都督卒官懷道弟宗道性麤率重任俠歷尚書郎通直散騎常侍後行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遊滿坐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箜篌女妓云手甚纖素宗道卽以此婢遺士達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將赴營州於督亢陂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舊門生酒醉言辭之間微有疎失宗道遂令沈之於水後坐酷濫除名文偉族人勇字季禮父璧魏丁邳太守勇初從兄景裕俱在學其叔同稱之曰白頭必以文通季禮當以武達興吾門在二子也幽州反者僕骨那以勇爲本郡范陽王時年十八後葛榮作亂又以勇爲燕王義旗之起也盧文偉召之不應爾朱滅後乃赴晉陽高祖署勇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運山東鄉租輸皆令載實違者治罪令勇典其事琅邪公主虛傚千餘車勇縄劾之公主訴於太祖而勇守法不屈太祖謂郭秀曰盧勇懍懍有不可犯之色眞公直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直納租而已遷汝北太守行陝州事轉行洛州事元象元年官軍圍廣州數旬未拔行臺侯景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勇進觀形勢於是率百騎各籠一匹馬至大隗山知魏將李景和率軍將至勇多置幡旗於樹頭分騎爲十隊鳴角直前擒西魏儀同程華斬儀同王征蠻驅馬三百匹通夜而還廣州守將駱超以城降高祖令勇行廣州事以功授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鎮宜陽叛民韓木蘭陳忻等常爲邊患勇大破之啟求入朝高祖賜勇書曰吾委卿揚州唯安枕高臥無西南之慮矣但依朝廷所委表啟宜停卿之妻子任在州佳當使漢兒之中無在卿前者武定二年卒年三十二勇

有馬五百匹繒造甲仗六車遺啓盡獻之朝廷賻物之外別賜布
絹四千匹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武貞侯

李義深趙郡高邑人也祖眞魏中書侍郎父紹宗殷州別駕義深
學涉經史有當世才用解褐濟州征東府功曹參軍累加龍驤將
軍義旗初歸高祖於信都以爲大行臺郎中中興初除平南將軍
鴻臚少卿義深見爾朱兆兵盛遂叛高祖奔之兆平高祖恕其罪
以爲大丞相府記室參軍累遷左光祿大夫相府司馬所經稱職
轉并州長史時刺史可朱渾道元不親細務民事多委義深甚濟
機速復爲大丞相司馬武定中除齊州刺史好財利多所受納天
保初行鄭州事轉行梁州事尋除散騎常侍爲陽夏太守段業告
其在州聚斂被禁止送梁州窮治未竟三年遇疾卒於禁所年五
十七子駒駼有才辯尚書郎鄴縣令武平初兼通直散騎常侍聘
陳爲陳人所稱後爲壽陽道行臺左丞與王琳等同陷周末逃歸
開皇初永安太守卒於絳州長史子正藻明敏有才幹武平末儀
同開府行參軍判集書省事以父駒駼沒陳正藻便謝病解職憂
思毀瘠居處飲食若在喪之禮人士稱之隋開皇中歷尚書工部
員外郎盩厔縣令卒於宜州長史駒駼弟文師中書舍人齊郡太
守義深兄弟七人多有學尚第二弟同軌以儒學知名第六弟稚
廉別有傳義深族弟神威曾祖融魏中書侍郎神威幼有風裁傳
其家業禮學粗通義訓又好音樂撰集樂書近於百卷魏武之末
尚書左丞天保初卒贈信州刺史

史臣曰元忠本自素流有聞教義人倫之譽未以縱橫許之屬莊
帝幽崩群胡矯擅士之有志於力者皆望勤王之師及高祖東轅事
與心會一遇雄姿遂瀝肝膽以石投水豈徒然哉既享功名終知

止足進退之道有可觀焉文偉望重地華早有志尚間闕夷儉之際終遇英雄之主雖禮秩未弘亦爲佐命之一詢祖詞情豔發早著聲名負其才地肆情矜矯京華人士莫不畏其舌端任遇未聞弱年夭逝若得終介眉壽通塞未可量焉

氛始終之操清濁斯分義深參贊有謝忠勤

贊曰晉陽大夏抱質懷文踽仁履義感會風雲盧婁貨殖李慇罰

甄公忠圖藏 氏圖庵南崇

魏蘭根 崔悛 子瞻

魏蘭根鉅鹿下曲陽人也父伯成魏太山太守蘭根身長八尺儀兒奇偉況覽羣書誦左氏傳周易機警有識悟起家北海王國侍郎歷定州長流參軍丁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根以卓凶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伐栢爲槨傍人或勸之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遭父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憂毀殆於滅性後爲司徒掾出除本郡太守並有當官之能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爲本郡都督率衆討茹茹以蘭根爲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鎮

甄公忠圖藏 氏圖庵南崇

空擲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激發中原强宗子弟或國之肺
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厮養官婚班齒
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更張琴瑟
今也其時靜境密邊事之大者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
悉免爲民入仕次叙一准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
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以奏聞事寢不報軍還除冠軍將軍轉司
徒右長史假節行豫州事孝昌初轉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寅討
破宛州俘其民人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界
於强虜皇威未接無所適從故成背叛今當寒者衣之饑者食之
奈何將充僕隸乎盡以歸其父兄部內麥多五穗隣州田鼠爲災
犬牙不入岐境屬秦隴反叛蕭寶寅敗於涇州高平虜賊逼岐州
州城民逼囚蘭根降賊實至雍州牧輯散亡兵威復振城民復
斬賊刺史侯莫陳仲和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西土人心加
持節假平西將軍都督涇州東秦南岐四州軍事兼四州行臺尚
書尋入拜光祿大夫孝昌朱河北流人南渡以蘭根兼尚書使齊
濟二克四州安撫幷置郡縣河間杲反於青兗之間杲蘭根之
甥也復詔蘭根御命慰勞杲不下仍隨元天穆討之還除太府卿
辭不拜轉安東將軍中書令莊帝之將誅爾朱榮也蘭根聞其計
遂密告爾朱世隆榮死蘭根恐莊帝知之憂懼不知所出時應詔
王道習見信於莊帝蘭根乃託附之求得在外立功道習爲啟聞
乃以蘭根爲河北行臺定州刺史蘭根率募鄉曲欲防井陘時爾朱榮將侯
深自范陽趣中山蘭根與戰大敗走勃海高乾屬兄弟舉義因在
中山高祖至以蘭根宿望深禮遇之中興初加車騎大將軍尚書
右僕射及高祖將入洛陽遣蘭根先至京師時廢立未決令蘭根

觀察魏後廢帝帝神采高明蘭根恐於後難測遂與高乾兄弟及
黃門崔稜同心固請於高祖言廢帝本是胡賊所推今若仍立於
理不允高祖不得已遂立武帝廢帝素有德業而爲蘭根等構毀
深爲時論所非太昌初除儀同三司尋加開府封鉅鹿縣侯邑七
百戶啟授兄子同達蘭根既預義勳位居端揆至是始叙復岐州
封永興縣侯邑千戶高乾之死蘭根懼去宅避於寺武帝大加譴
責蘭根憂怖乃移病解僕射天平初以病篤上表求還鄉里魏帝
遣舍人石長宣就家勞問猶以開府儀同門施行馬歸於本鄉二
年卒時年六十一贈冀定殷三州軍事定州刺史司徒公侍中謚
曰文宣蘭根雖以功名自立然善附會出處之際多以計數爲先
是以不爲清論所許長子相如祕書郎中以建義勳尋加將軍襲
父爵遷安東將軍殷州別駕入爲侍御史武定三年卒次子敬仲

肅宗時佐命功臣配享而不及蘭根敬仲表訴帝以詔命既行難
於追改擢敬仲爲祠部郎中卒於章武太守蘭根族弟明朗頗涉
經史粗有文性累遷大司馬府法曹參軍兼尚書金部郎中元顯
入洛陽明朗爲南道行臺郎中爲顯所擒後棄顯逃還除龍驤將
軍中散大夫賜爵鉅鹿侯永安末蘭根爲河北行臺引明朗爲左
丞及蘭根中山之敗俱歸高祖中興初拜撫軍將軍出爲安德太
守後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武定初爲顯祖諮議參
軍出爲平陽太守爲御史所劾因被禁止遇病卒明朗從弟愷少
抗直有才辯魏末辟開府行參軍稍遷尚書郎齊州長史天保中
聘陳使副還青州長史固辭不就楊愔以聞顯祖大怒謂愔云何
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明日將過我自共語是時顯祖已失德朝
廷皆爲之懼而愔情兒坦然顯祖切責之仍云死與長史孰優任

汲古閣本作止

卿選一處愷答云能殺臣者是陛下不受長史者是愚臣伏聽明詔顯祖謂愷云何慮無人作官職苦用此漢何爲放其還家永不收採由是積年沉廢後遇楊愔於路微自披陳楊答曰發詔授官咸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公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此言及爲簡要更不須多語數日除霍州刺史在職有治方爲邊民悅服大寧中卒於膠州刺史愷從子彥卿魏大司農季景之子武平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彥卿弟澹學識有詞藻武平初殿中御史遷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隋開皇中太子舍人著作郎撰後魏書九十二卷甚得史體時稱其善云

崔悛字長孺清河東武城人也父休魏七兵尚書贈僕射悛狀貌偉麗善於容步有名望爲當時所知初爲魏世宗挽郎釋褐太學博士永安中坐事免歸鄉里高祖於信都起義悛歸焉高祖見之甚悅以爲諮議參軍尋除給事黃門侍郎遷將軍右光祿大夫高祖入洛議定廢立太僕蔡儁盛稱普泰王賢明可以爲社稷主悛曰若期明聖自可待我高王徐登九五既爲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中興普泰皆廢更立平陽王爲帝以建義功封武成縣公邑一千四百戶進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領黃門郎爲御史糺劾因還鄉里過赦始出高祖以悛本預義旗復其黃門天平初爲侍讀監典書尋除徐州刺史給廣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千人悛性豪慢寵妾馮氏假其威刑恣情取受風政不立初悛爲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曰魏收輕薄之徒耳更引祖鴻勛爲之既居樞要又以盧元明代收爲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

徐州悛傳刺史鹵簿而送之使人相聞魏曰勿怪儀儀多稽古之力也收報曰白崔徐州建義之勳何稽古之有悛自以門閥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挫之罷州除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趙郡李渾嘗讌聚名輩詩酒正讙渾後到一坐無復談話者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欬爲洪鍾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鄒得不畏服悛每以籍地自矜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傳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高祖崩後悛又竊言黃頷小兒堪當重任不暹外兄李愼以悛言告暹暹啟世宗絕悛朝謁悛要拜道左世宗發怒曰黃頷小兒何足拜也於是鏁悛赴晉陽而訊之悛不伏暹引邢子才爲證子才執無此言悛在禁謂子才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子才出告悛子瞻云尊公意正應欲結姻於陳元康瞻有女乃許妻元康子求其父元康爲言之於世宗曰崔悛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處言語便以殺之世宗曰若免其性命猶當徙之遐裔元康曰悛若在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世宗曰既有季珪之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嘗讀崔琰傳追恨魏武不弘悛若在作所而殞後世豈道公不殺也世宗曰然則奈何元康曰崔暹合死朝野莫不知之公誠能以寬濟猛特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乃舍之悛進謁奉謝世宗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名作黃頷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天保初除侍中監起居以禪代之際參掌儀禮別封新豐縣男邑二百戶廻授第九弟約悛一門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爲當時所稱婁太后爲博陵王納悛妹爲妃敕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顯祖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悛奏曰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五年出爲東兗州刺史復攜馮氏之部悛尋遇

偏風而馮氏驕縱受納狠籍爲御史所劾與悛俱召詣廷尉尋有別敕斬馮於都市悛以疾卒於獄中年六十一悛歷覽羣書兼有詞藻自中興立後迄於武帝詔誥表檄多悛所爲然率性豪侈溺於財色諸弟之間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譏之悛素與魏收不協收既專典國史悛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笑而憾不釋子瞻嗣

瞻字彥通聰朗强學有文情善容止神采凝然言不妄發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王簿清河公嶽辟爲開府西閤祭酒崔暹爲中尉啟除御史以才望見收非其好也高祖入朝還晉陽被召與北海王師陪從俱爲諸子賓友仍爲相府中兵參軍轉王簿世宗崩祕未發喪顯祖命瞻兼相府司馬使鄴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其父悛侍宴又敕瞻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問邢邵等曰此詩何如其父咸云悛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譏罷共嗟賞之咸云今日之譏併爲崔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譏罷共嗟賞憂起爲司徒屬楊愔欲引瞻爲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因問思道曰我此日多務都不見崔瞻文藻卿與其親通理當相悉思道答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愔云此言有理便奏用之事既施行愔又曰昔裴瓚晉世爲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之貌亦當無媿裴子皇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與趙郡李槩爲莫逆之友槩將東還瞻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詼詞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瞻患氣兼性遲重雖居二省竟不堪敷奏加征虜將軍除清河邑中正肅宗踐祚皇太子就傅受業詔除太子中庶子徵赴晉陽敕專在東宮調護講讀及進退禮

度皆歸委焉太子納妃斛律氏敕贍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仍面受別旨曰雖有舊事恐未盡善可好定此儀以爲後式太寧元年除衛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贍詞韻温雅南人大相欽服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其見重如此還除太常少卿加冠軍將軍轉尚書吏部郎中因患取急十餘日舊式百日不上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褊急以贍舉指舒緩曹務繁劇遂附驛奏聞因而被代贍遂免歸鄉里天統末加驃騎大將軍就拜銀青光祿大夫武平三年卒時年五十四贈使持節都督濟州軍事大理卿刺史謚曰文贍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飡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贍食便往造焉贍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箸裴坐觀贍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携匕箸恣情飲噉贍方謂裴云我初不嗔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目請鵝炙豈亦異於是乎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悛昆季仲文有學尚魏高陽太守清河內史與和中爲丞相掾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以渡河波中乍沒乍出高祖望見之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既濟勞之曰卿爲君爲親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加中軍將軍天保初拜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七年卒年六十子偃武平中歷太子洗馬尚書郎偃弟僊學識有才思風調甚高武平中琅邪王大司馬中兵參軍參定五禮待詔文林館隋仁壽中卒於通直散騎常侍叔仁魏頴川刺史子彥武有識用朝歌令隋開皇初魏州刺史子偘魏末兼通直常侍聘梁使子極武平初太子僕卒於武德郡守子聿魏東莞太守子約司空祭酒悛族叔景鳳字鸞叔悛五世祖逞玄孫也景鳳涉學以醫術知名魏尚藥典

御天保中譙州刺史景鳳兄景哲魏大中大夫司徒長史子國字
法峻幼好學汎覽經傳多佐藝尤工相術天保初尚藥典御乾明
拜高陽郡太守太子家令武平六年從駕在晉陽嘗語中書侍郎李德林云此日看高相王
武平六年從駕在晉陽嘗語中書侍郎李德林云此日看高相王
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唯第一人更應富貴當
在他國不在本朝吾亦不及見也其精妙如此悛族子肇師魏尚
書僕射亮之孫也父士太諫議大夫肇師少時疎放長遂變節更
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襲父爵樂陵男釋褐開府東閤祭酒
轉司空外兵參軍遷大司馬府記室參軍天平初轉通直侍郎爲
慰勞青州使至齊州界爲土賊崔迦葉等所虜欲逼與同事肇師
執節不動諭以禍福賊遂捨之乃巡慰青部而還元象中數以中
舍人接梁使武定中復兼中正員郎送梁使徐州還敕修起居注
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副使轉中書舍人天保初參定禪代禮
儀封襄城縣男仍兼中書侍郎二年卒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蘭根早有名行爲時論所稱長孺才望之美見重當世並
功參覇迹位過通顯與李元忠盧文偉益義旗之人物歟魏之要
幸附會崔以門地驕狠雖有周公之美猶以爲累德況未足喻其
高下也瞻詞韻温雅風神秀發亦一時之領袖焉
贊曰崔魏才望見重覇初名教之跡其猶病諸彦通尚志家風有
餘

北齊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五終

甯波市圖書館藏